



READERS

# 读者®

■ 鼓舞    ■ 人生中的四季    ■ 工作的未来    ■ 沙之书



ISSN 1005-1805



《读者》杂志订阅



读者读书会

# 2020·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02期 一月上

## 摄影作品欣赏



上图 秘鲁，2019达喀尔拉力赛第8赛段的赛况

下图 孟加拉国博格拉，伊萨莫蒂河上绿色的水藻随着水流舞动 莫明摄

# 卷首语



墨鼠 齐白石 水墨

## 震撼

●潘向黎

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在“二战”期间，一群流浪汉保护了原本计划被炸毁的科隆大教堂。我最初以为是夸大其词，结果是真的。

当时，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每天晚上栖身于科隆大教堂地下的甬道。“二战”后期，盟军决定轰炸德军在西线的据点科隆。科隆人纷纷逃离。流浪汉知道无力保护大教堂不被炸毁，于是决定将教堂的彩色玻璃画都拆卸下来，保存起来留给后人。

他们不分昼夜地奋战，就在快要拆到最高层的时候，盟军的轰炸机呼啸而至。这些流浪汉放弃逃命的机会，继续拆卸，好几个人仅绑着一根绳子，整个身体悬在塔外，而轰炸机近在咫尺。

奇迹发生了，轰炸机的炸弹避开了大教堂。整个科隆被夷为平地，只有大教堂依然耸立。当时做出决定的盟军军官说：“当你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将自己悬在高高的塔尖之上，不顾生死地抢救彩色玻璃画时，相信你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虽然“震撼”这个词已经被滥用得不成样子，但我还是要以这个词最初的、纯净的意义说：“我，被震撼了！”

如果人能够豁出性命，许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奇迹也是会发生的。

如果这些流浪汉认为，靠他们在战火中保护教堂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在飞机到达之前害怕了，那么教堂是保不住的。但是，他们没有。

如果愿望没有实现，不要归咎于他人、时代或者命运，不要说原本就不可能，请扪心自问：豁出性命去争取，我敢不敢？自然，命只有一条，人只能活一次，要何等强烈的热爱、心愿、念头，才能让人豁出性命呢？

（张秋伟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万念》一书）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 主管/主办 ·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任伟  
副总编辑

· 编辑部 ·

执行主编 张涛 陈天竺

责任编辑 南衡山

编辑 贾真 李霞

马逸尘 李永康

李弘毅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 经营部 ·

(0931) 8773310(传真)

主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洋 8773094

区域发行经理

夏玉柱 8773092 顾慧雄 8845947

韩超 8634336 王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广告经理 尹莲 8773042

·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

主任 王伟 8722496

行政助理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 新媒体部 ·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桂洋 (010)64701208

目 录 2020年第1期

文苑

【卷首语】 1 / 震撼 潘向黎

【文苑】 4 / 大象 斯沃瓦米尔·姆罗热克

6 / 拜访狼巢 方方

28 / 普拉特尔的春天 斯蒂芬·茨威格

54 / 女人的白夜 铁凝

68 / 青城山 何大草

70 / 沙之书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诗笺】 72 / 假如一定要有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人物

【人物】 14 / 人生中的四季 杨宙

38 / 带着汉语的乡愁离去 艾江涛

社会

【杂谈随感】 20 / 在哪座山唱哪山的歌 吴军

25 / 先开始再说 张佳玮

62 /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薛兆丰

69 / 翻译家的气质 尹画

【话题】 22 / 工作的未来 吴晨

人生

【人世间】 10 / 鼓舞 李桂

【人生之旅】 8 / 记忆中的那碗汤圆 毕飞宇

41 / 带雨的韭 陈思呈

44 / 苏东坡的南渡北归 祝勇

【婚姻家庭】 42 / 相见时难别亦难 张爽

【两代之间】 32 / 时间的河流与母亲的光阴故事 韩良露

49 / 被嫌弃将是父母一生的命运 毛利

生活

【经营之道】 34 / 爵士乐队领导力 徐珊

【生活之友】 64 / 为什么我们人生中的样本太少 罗尔夫·多贝里

【乐活】 13 / 差旅高手 明前茶

60 / 茶在江湖漂 李树波

(总第702期) 一月(上)

生活

【品位】 58 / 什么成就了经典 田艺苗

文明

【风情录】 56 / 你会点菜吗 宿亮

【在海外】 18 / 一个“被禁止”的社会 蒋丰

【知识】 52 / 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碳 袁越

【历史一页】 66 / 对抗大帝国的骑士 段宇宏

【文化茶座】 46 / 世界科学中心的五次大转移 向由

【人与自然】 50 / 举国哀悼与“永恒”坠落 安德里·马纳松

悦读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6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26 / 上善若水

【智趣】 57 / 神秘的洞

点滴

【意林】 53 / 妙在简淡 陈迅  
 53 / 宽阔人生 蔡志忠  
 53 / 老守一井 冯唐  
 53 / 智圆行方 陈传席  
 53 / 用什么衡量“爱” 罗振宇  
 53 / 纸上生活 安东尼·德·梅勒

【点滴】 7 / 与心灵共生 马洛伊·山多尔  
 9 / 如何不写 刘墉  
 19 / 地铁上的盲女与狗 阮义忠  
 35 / 发脾气 亦舒  
 40 / 魔法师之死 迭戈·穆尼奥斯·瓦伦苏埃拉  
 48 / 灭掉灯 河合隼雄  
 57 / 何必等待 余秋雨  
 65 / 看开不看破 曾仕强  
 67 / 袁枚的纸房子 蓬山

艺术

【封面】 跃(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1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

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

搜索读者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读者》书房订阅



读者微信



中国邮政订阅

· 读者读书会 ·

执行长 温彬 (0931)8773703

服务热线 (0931)8636587

· 印刷发行 ·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3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0931) 4607222转527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另有《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出版



## 大象

● [波兰] 斯沃瓦米尔·姆罗热克

◎ 茅银辉 易丽君 译

动物园的领导是一个野心家，对他来说，园中的动物不过是自己的进身之阶。至于他所管辖的单位应该具有的教育年轻人的职能，他一点儿都不在意。动物园的长颈鹿脖子很短，獾没有自己的窝，旱獭对

一切都漠不关心，极少叫唤。这些情况不应该出现在动物园，尤其是在这座经常有学校组织学生参观的动物园。

这是一座省级动物园，但是缺少几种基本的动物，例如大象。但他们饲养了三千只野

兔，以此暂时顶替。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动物园也要逐渐完善。终于轮到填补大象空缺的时候了。恰值七月二十二日，动物园接到通知，大象的配给批文终于下达。动物园的那些全情投入此事的工作人员感到无比高兴。然而他们得知动物园的总经理给华沙方面写了一封请愿书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惊诧——这封请愿书拒绝了大象的配给，还阐述了用更加经济的手段获得大象的计划。

请愿书是这么写的：“我和全体工作人员都意识到，饲养大象会给波兰的矿工和炼钢工人带来巨大负担。我们想降低自己的成本，建议用‘我们自己的大象’来替代批文配给的大象。我们可以用胶皮制作一头大象，按照真大象的尺寸来做，内部充气，并用围栏将其围起来。这头‘大象’在细节处理和描绘上也力求逼真，即使从近处审视也无法辨别其真伪。让我们记住，大象是一种笨重的动物，不会进行任何跳跃和奔跑的动作，也不会打滚儿。我们还要在围栏边立一块牌子，说明这是一头非常愚笨的大象。由此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制造一架新的喷气式飞机或者修复一批教堂古迹。请注意，这个创意以及本计划的编制都是我对我们共同事业和战斗的微薄献礼。”下面还有签名。

这封请愿书显然到了一名尸位素餐的官员手上，这名官员并不探究事情的本质，只是



遵循节省成本的原则接受了这个计划。在得到肯定的批复后，动物园总经理就命人制作巨大的橡胶皮囊，然后充上空气。

给大象充气的任务交到了两个看门人手上，他们从皮囊的两端分别往里充气。出于谨慎考虑，这项工作必须在当夜完成。城市的居民已经知道动物园要来一头大象，都想先睹为快。此外，总经理也在催促施压，因为他期望获得一笔奖金——如果他的设想获得成功的话。

两个看门人把自己锁在工棚里，开始充气，这里是一个手工工作间。然而经过两个小时的努力，他们发现，灰色的皮囊只是在地面上方凸起了并不明显的一点，形成了一个扁平的鼓包，根本看不出大象的样子。夜越来越深，喧嚣和嘈杂的人声早已隐去，动物园里只飘荡着胡狼的号叫声。两个筋疲力尽的人休息了片刻，还要提防着好不容易充进去的那些气跑掉。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并不习惯于这样的体力活。

“要是这样下，恐怕我们天亮才能完成。”其中一人对同伴说，“到家之后，我该怎么跟老婆解释呢？要知道，如果我说，我一夜都在给大象充气，她肯定不相信我。”

“那当然，”另一个人赞同道，“给大象充气这种事说出来谁信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总经理是个投机分子。”

又折腾了半个小时后，他

们实在累坏了。大象的躯干又膨大了一些，但离充满的状态还差得很远。

“干得越来越辛苦了！”第一个人抱怨。

“是啊，累死了，我们歇一会儿吧。”第二个人附和道。

当他们休息时，其中一人注意到墙上凸出来的煤气阀。他突发奇想，是否可以用煤气代替空气把大象充满呢？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伴。

于是他们决定试一试。把煤气阀接上大象，结果事情的发展正如他们希望的那样，不一会儿，工作间里就站起了一头大象，庞大的躯干、粗壮的腿、巨大的耳朵和特有的长鼻子，栩栩如生，大小和真的一样。总经理被野心驱使，力图仿真，努力将大象模型做得无比巨大，哪还会考虑由此带来的种种困难。

“棒极了！”那个想到用煤气的看门人高兴地说，“我们可以回家了。”

清早，有人把大象搬到了特意为它准备的带有围栏的场地——就在动物园的中心位置，猴笼的旁边。大象被摆在天然岩石的背景下，看起来颇具威严。前面还竖着一块牌子，上书“特别笨重，根本不会跑”几个大字。

这天来参观的第一批观众中有一群由老师带领的当地小学生。老师想用实地观摩的方式来给学生们讲授关于大象的课程。全班学生在大象围栏前站好后，老师开始讲课：“大象是一种食草动物。它们在长

鼻子的帮助下拽下嫩树枝，吃上面的叶子。”

围在大象周围的小学生们充满惊奇地看着大象，等待着看大象如何折下树枝，然而，大象站在围栏里纹丝不动。

“大象和已经灭绝了的猛犸象有着共同的祖先。因此毫不奇怪，大象是目前陆地上生存着的最大的动物。”

勤奋好学的学生们唰唰地做着笔记。

“只有鲸鱼比大象重，但是它们生活在海里。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陆地之王就是大象。”

一阵轻风吹过动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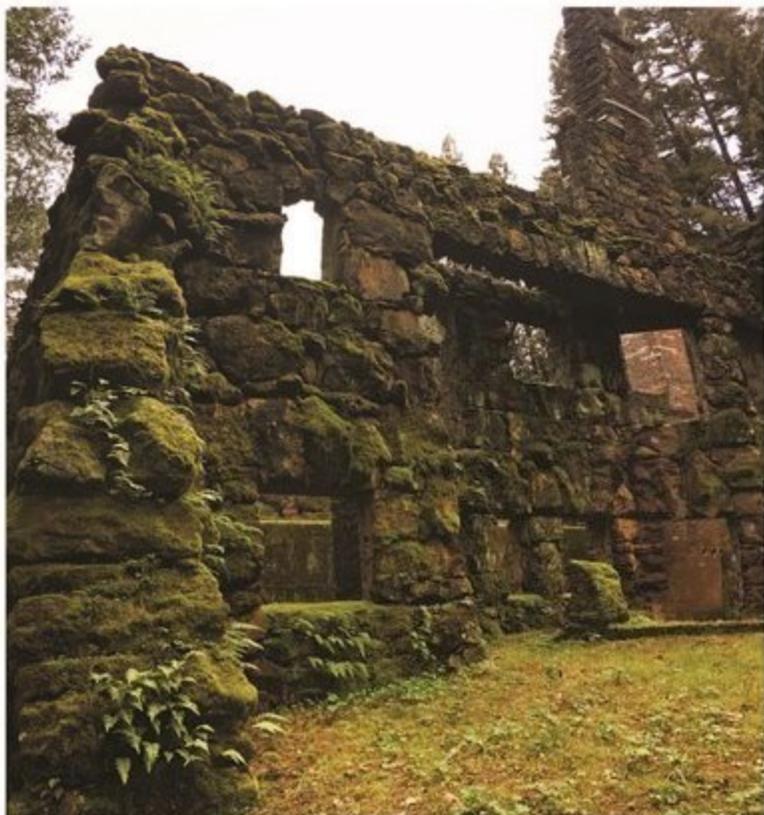
“成年象的体重在四千千克到六千千克。”

突然，大象抖动起来，开始飘向空中。它在地面上方逡巡了一会儿，但在风的吹动下继续向上攀升，整个庞大的身躯飘荡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又过了一会儿，它飞得越来越高了，向地面的观众展示着四条张开的圆柱形粗腿、鼓鼓的肚子和长鼻子。然后它随风横向飞过围栏，消失在树丛上方。吓傻了的猴子仰天发呆。

后来，大象在附近的植物园里被找到，它跌落在仙人掌上，被扎破了。

那些去动物园的小学生，后来都中途辍学，成了无赖和流氓，整天喝伏特加、砸别人家的玻璃。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大象。

（星河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大象》一书，尹成伟图）



被焚毁的狼巢

## 拜访狼巢

●方方

20世纪90年代，我应邀去美国进行为期四周的访问。在翻译的陪同下，我由东而西，一路走过。最后一站是旧金山。有一天，翻译把我交给当地义工。按行程安排，是由他们陪同我参观旧金山郊外的葡萄园。

陪我的义工是来自中国甘肃省的一位老师，她的先生是美国人，他们正上中学的儿子也与我们同行。惭愧的是，岁月已久，我已忘记他们姓甚名谁。老师的美国先生开车，带领我们参观。介绍旧金山葡萄园的历史时，也主要由他讲述。他领着我们去看一座很老旧的葡萄园作坊，说最初的作坊就是那个样子。这里几无游人，四处陈旧不堪。放眼望去，环绕它的，却是一望无际的葡萄园。我们就在这个旧作坊的空地处吃着自带的午餐。美国先生突然说：“你是作家，你知道杰克·伦敦吗？”

这个名字对我来说，简直太熟悉了。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开始读杰克·伦敦的作品。无论是《荒野的呼唤》，还是《热爱生命》，还有他的《白牙》《马丁·伊登》，都曾是我喜爱的作品。说到作家本人，杰克·伦敦充满野性和张力的人生，更是我等平庸之辈所羡慕、所向往却

无法拥有的。

我立即回答：“当然知道。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美国先生高兴起来，他说：“杰克·伦敦的墓就在附近，你想去看看吗？”我大声说：“太好了！他还有座狼巢，被烧掉了。”美国先生见我知狼巢，更高兴了，说：“是的，也在那里。树林很大，我也是很久以前去的，要寻找一下。”

于是我们马上驱车前往。其实美国先生对道路很熟，稍微转了一下，就找到那片森林。森林之大之荒凉之寂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正值秋天，满林子被季节熏染过的或黄或红的树叶与一些常青树木重叠交错，满眼斑斓混杂的景象。我们踏上一条林中小路。小路两边，灌木和大树高低错落，不时有乱枝横挡在眼前。这里似乎从未有过人迹，但覆盖着树叶的小路已被人踩实，可见来过的人也不会太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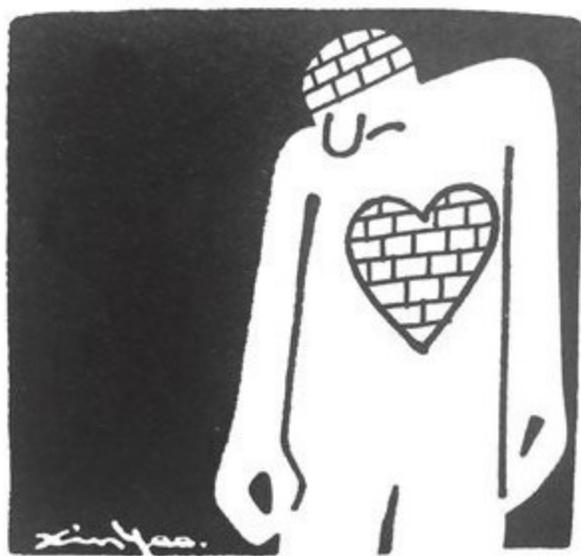
依着指示路牌，在林中小路上走了十几分钟，我们先到了杰克·伦敦的墓地。没有墓碑，没有坟包，也没有墓志铭，有的只是一块巨大的石头。石头在雨露风霜下，覆盖着层层苔藓，老的死去，新的再生。杰克·伦敦的肉身就埋在这块石头之下，而石头被一圈业已陈旧的木栅栏围护着。真不知道他狂放不羁的灵魂能否被这石头压扁或遭栅栏围困。好在杰克·伦敦并不孤独，邻旁便是他儿女的墓地。

从墓地到狼巢，步行只需三五分钟。尽管已知狼巢建在密林之中，但当它出现在我眼前时，我仍然有点儿心惊。没有料到，它给我的感觉竟然有些悲壮。它被四周的参天大树围绕。被焚过的狼巢，尽管火痕历历，但其轮廓依然清晰，在斑驳的阳光下，一派风光地挺立着。

狼巢的外墙所用石块呈赭红色，大小不



杰克·伦敦的墓地



## 与心灵共生

◎[匈牙利]马洛伊·山多尔

◎舒荪乐 译

与心灵共生，与另一种更神秘、更隐匿，比世界之潮的涌动更难以捉摸的生活节奏保持和谐。人的心脏伴随着律动的节奏，每分钟搏动80下。不要像马拉松运动员一样生活，要经常聆听我们的身体发出的神秘电码，这种细腻而富有活力的讯息框定了真实的生活范围。野心和欲望钝化了感觉，使其再也听不见这种声音。这样的人与身体、心灵和世界的节奏对立，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会因此而受到惩罚。❁

(林冬冬摘自译林出版社《草叶集》一书，郑辛遥图)

一，交错砌就。据说附近的山谷叫月亮谷，石头都是在那里运来的。时日已久，石块表层一如墓地的石头，也生长着些许苔藓，东一片西一片地粘在石墙上。室内已被烧得不成形状，但巨大的浴缸仍清晰可见。最显著的是狼巢的烟囱，有四五个，高耸着，威武而挺拔。纵然已成废墟，但其粗犷坚定的风格，还保有杰克·伦敦式的气质，与我脑海中的印记很是吻合。

狼巢是杰克·伦敦的心血之作。据说他花了好些年的时间，延请名家设计，精心构筑。内部豪华，外观壮丽。但意外的是，在他即将搬入的前两三天，一场大火将它烧毁，至今都没有人能说清火灾的缘由。这场火似乎也烧掉了杰克·伦敦的野心和生命，大概3年后，杰克·伦敦去世。他是自杀身亡还是因病去世，我已经记不太清，所记得的只是，他死时只有40岁——这本是何等风华正茂的年龄。

离开时，我们都没有说什么。甚至，我连其所在的地名都没有问。

一晃过去了十几年，我再次来到旧金山——是路过。秋阳下狼巢的样子，不时在脑海中浮现，我突然很想再去看看。有同学居住在旧金山，特意来酒店看我。我问他：“你去过杰克·伦敦的狼巢吗？”同学吃了一惊，说他居然完全不知道。我说：“我去过，但我还想去看看。”同学立即说：“我陪你去。”于是他向朋友打听了路线，第二天我们便驱车前往。

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在旧金山北部的索诺玛县，这一带正是盛产葡萄的区

域，索诺玛山脉环绕着这里密集的葡萄酒庄。100年前，杰克·伦敦在这里买下了一个农场，看上去，他试图过一种边耕种边写作的生活。狼巢便建在他的农场之内。

当年的农场现已是杰克·伦敦历史公园。经过一棵老树，我看到一幢石屋。同学看了介绍说：“这是杰克·伦敦纪念馆。”房屋是杰克·伦敦去世后，其夫人仿狼巢风格建造的，新近才被设为纪念馆。

馆内很清静，墙上挂着杰克·伦敦的照片，柜中陈列着杰克·伦敦的遗物和手稿。虽然触碰不到，但走近它们时，似乎仍然能感觉到杰克·伦敦的气息。想到这些曾是杰克·伦敦亲用之物、亲抚之纸，难免不让人怦然心动。

再一次踏上那条小路。墓地和狼巢与我十多年前看到的完全一样。时间在此，仿佛凝固了。它们仿佛潜伏在这片森林之中，不动声色地看春来秋去，人世沧桑，只是苔藓更密更厚了一些而已。甚至，这一切给我的感受，与十几年前相比，也没什么两样。

有时候，什么也不为，只因为你读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影响过你的人生，于是，你就想来看看。看看就好。

而实际上，你看到的可能是微缩的人生：你的奋斗，你非常努力的奋斗；你的不放弃，你异常顽强的不放弃。但它们往往就只剩残垣断壁式的结果，留下一块苔痕累累的石头，在夕照下，闪耀着光芒。它或许照亮后人的内心，又或许给他们的只是更深重的阴影。❁

(云 图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拜访狼巢》一书)



## 记忆中的那碗汤圆

● 毕飞宇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总之，那一天我得到了一碗汤圆。但我们乡下人要土气一些，把汤圆叫作“圆子”。我的碗里一共有4个圆子，后来，有几个大人又给了我一些，我把它吃光了。以我当时的年纪，我的母亲认为，我吃下去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的实际能力，所以，她不停地重复，她的儿子“爱吃圆子”，“他吃了8个”。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我自己也知道了，我爱吃圆子，一顿可以吃8个。

我相信吃酒席大致也是这样。如果你在某一场上酒席上喝了一斤酒，人们就会记住，还会不停地传播：某某能喝，有一斤的量。记忆都有局限，

记忆都有它偏心的选择——人们能记住你与酒的关系，却时常会忽略你与马桶的关系。

直到现在，我都快五十了，我的母亲仍认定她的儿子“爱吃圆子”。其实我不喜欢。在那样一个年代，在“吃”这个问题上，爱和不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有”。在“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只有一个态度，或者说一个行为：能吃就吃。这句话还可以说得更露骨一点：逮住一顿是一顿。

我还想告诉我的母亲，其实那一次我吃伤了。很抱歉，“吃伤了”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可我会原谅自己。在那样的年代，有机会的话，我

相信所有的孩子都会吃伤。

我为什么至今还记得那碗汤圆呢？倒不是因为“吃伤了”，首要的原因是汤圆属于“好吃的”。吃好吃的，在当时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的父亲有一句口头禅，说的就是“好吃”与“记忆”的关系：饿狗记得千年屎。那碗汤圆离我才40多年，960年之后我也未必能够忘记。

“好吃的”有什么可说的吗？有。

我们村有一个很特殊的风俗，在日子比较富裕的时候，如果哪一家做了“好吃的”，关起门来独享是一件十分不得体的事情，是要被人瞧不起的。我这么说也许有人要质疑：你不说你们家做了“好吃的”，人家怎么会知道呢？这么说的人一定没有过苦日子。我要告诉大家，人的嗅觉是十分神奇的，在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的基因会变异，你的嗅觉会变得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这么说吧，你家在村东，如果你家的锅里烧了红烧肉，村子西边的鼻子会因为你们家的炉火而亢奋——除非你生吃。

所以，乡下人永远都不会去烧单纯的红烧肉，他们只会做青菜烧肉、萝卜烧肉、芋头烧肉，一做就是满满的一大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要送。左边的邻居家送一碗，右边的邻居家送一碗，三舅妈家送一碗，陈先生（我母亲）家送一碗。因为有青菜、萝卜和芋头垫底，好办了，肉就成了一点“意思”，点缀在最上头。



我们乡下人就是这样的，也自私，也狠毒，但是，因为风俗，大家都有一种思维上的惯性：自己有一点儿好的马上就会想起别人。它是普遍的，常态的。这些别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这家外来户。

柴可夫斯基有一首名曲，叫《如歌的行板》。它脱胎于一首西亚的民歌，作者不详。这首歌我引用过好几次了，我还是忍不住，决定再一次引用它。它是这么唱的：

瓦尼亚将身坐在沙发，  
酒瓶酒杯手中拿。  
他还没有倒满半杯酒，  
就叫人去喊卡契卡。

这首歌的旋律我很早就熟悉了，但是，第一次读到歌词是在1987年的冬天。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一个人在宿舍。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几乎没有过渡，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不需要回忆，不需要。往事历历在目。在我的村庄，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刻，伟大而温润的中国乡村传统依然没有泯灭，它在困厄里流淌，延续：每一个乡亲都是瓦尼亚，每一个乡亲都是卡契卡。我就是卡契卡，可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瓦尼亚，就离开了我的村庄。这是我欠下的。

很可惜，在我还没有离开乡村的时候，这个风俗已经出现了衰败的态势，最终彻底没落了。

风俗和法律没有关系，可我愿意这样解释风俗和法律的关系——风俗是最为亲切的法律，而法律则是最为彪悍的风俗。

风俗在一头，法律在另一头。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好和坏不是从一头开始的。好，从两头开始好；坏，也是从两头开始坏。在任何时候，好风俗的丧失都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不是我危言耸听。

分享，多么芬芳的一个东西，它到哪里去了呢？

“一块给狗的骨头不是慈善，一块与狗分享的骨头才是慈善。”

这句话是杰克·伦敦说的。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正上大学二年级，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图书馆里。这句话至今还像骨头一样生长在我的肉里。杰克·伦敦揭示了分享的本质，分享源于慈善，体现为慈善。

我要感谢杰克·伦敦，他在我的青年时代给我送来了最为重要的一个词：分享。此时此刻，我愿意与所有的朋友分享这个词：分享。这个词可以让一个男孩迅速地成长为一个男人——他曾经梦想着独自抱着一根甘蔗，从清晨啃到黄昏。

如果有一天，即便我的身体里只剩下最后一根骨头，这一根骨头也足以支撑起我的人生。这不是因为我高尚，不是，我远远没有那么高尚。但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和我分享过他们的骨头，我自然有分享的愿望。“愿望”有它的逻辑性和传递性，愿望就是动作——父亲抱过我，我就喜欢抱儿子。儿子也许不愿意抱我，可这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他的怀里将是我的孙子。是的，所谓的世世代代，

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一个现象，“分享”这个词的使用率正在上升。我渴望着有那么一天，“分享”终于成为汉语世界里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而“分享”也真的成为我们切实可感的“民风”。

（海棠无香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一书，李 旻图）

## 如何不写

● 刘 墉



海明威曾经说过，庞德是真正教他“如何写作和如何不写的人”。“如何写作”好比教我们如何获得一样东西；“如何不写”则是当我们已经获得后，教我们怎样将不必要的东西放弃。前者容易，后者就困难多了。我们往往在辛苦追逐到一样东西之后，便巴不得把所有的都一网打尽，结果不但拿不走，反而压垮了自己。

据说庞德曾将艾略特的得意之作《荒原》删除了二分之一，这固然是庞德伟大的地方，而艾略特能够接受，更是他的过人之处。

（勇往直前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萤窗小语》一书）



廖智和女儿 尹夕远摄

## 鼓舞

●李桂

从暗处一步步走向舞台，廖智身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红色高跟鞋。

细长的鞋跟踩在地板上，发出“嗒嗒”的声响。鞋里是一小块硅胶材质的、肤色的“脚背”，“脚背”往上是两个黑色的球状“脚踝”，“脚踝”上有两根银色的、像棍子一样的连接管，这些组成了廖智的“小腿”；再向上，是两段金色的腿形接受腔，它们就像膝盖，把廖智肉体的大腿和人工的“小腿”连在一起。

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廖智失去了自己的两条小腿。当时，这个年仅23岁的姑娘被埋在废墟下26小时，一条钢筋从她的右脚穿过，一直延伸到小腿。被人从废墟下“拽”出来后，她签署了自己的截肢手术同意书，之后，便是漫长的与义肢相伴的日子。

穿红色高跟鞋时搭配的那双义肢，是廖智最常用的，她更喜欢把它们叫作“我的腿”。

“走在路上，经常有人喜欢多看我两眼，我相信是因为我这双独特的腿。但我更愿意相信，他们觉得我非常特别和可爱。”廖智嘴角上翘，眼睛弯成月牙的形状，脸上挂着甜甜的笑。

### 与众不同的“腿”

“在我的生命中，有七八双‘腿’。”2019年11月1日，在北京大望路附近的一处公寓里，廖智又一次拿自己的义肢开起玩笑。阳光从窗口洒进来，廖智站在窗台边，整个人被一层金色的光芒笼罩着。阳光下，她穿着那双搭配红色高跟鞋的“腿”。

之所以对这双“腿”青睐有加，是因为大部分义肢的假脚与连接管呈垂直状态，这是为了保证受力均匀。但这双义肢是廖智的丈夫查尔斯为她量身定做的，查尔斯是义肢技师，这双义肢可以在黑色球状脚踝处调试出倾斜的角度：正

好可以把假脚放进高跟鞋里。

除了这双义肢，廖智还有很多“腿”：一双是美术学院的学生送的，上面有凤凰样式的雕花，“像一件艺术品”；一双的接受腔是白色的，廖智经常穿着它们搭配短裤；一双被做得像南非运动员“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的义肢，底部微微弯曲，有弹性，廖智会穿着它们出去跑步；还有一双真腿和假腿的联结处不能固定，一次廖智跳舞时，它们像暗器一样被甩进观众席……

那之后的义肢经过定制、改良，不会再出现跳着舞就“飞出去”的情况。医生问廖智还有什么要求时，她“夹带了私货”。“我跟医生说，你帮我调一下，我想长到1.6米。”廖智说。

在国内，许多穿戴义肢的人会用塑料泡沫把金属连接管包裹起来，外面再加上一层肤色的硅胶，这样的义肢更像真腿。但廖智不会，她喜欢连接管裸露在外面的感觉，因为这样看起来很酷。

每次去幼儿园接女儿，廖智都会因为自己的“腿”被小朋友围观。“他们每次都说‘那个机器人阿姨又来了’，还有的小朋友会问：‘阿姨，你怎么又换腿了？’”廖智说。每当这时，廖智的小女儿就会一把抱住妈妈的义肢，说：“这是我妈妈的腿，你去找你妈妈的腿。”

与许多残疾人不同，廖智不会因为自己的“腿”而感到不好意思，甚至有时认为义肢给自己带来了方便。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后，廖智和志愿者们到震区救灾。为了节省空间，大家挤在一辆汽车里，后排坐了4个人。廖智最后一个上车，上半身刚进去，腿就没地方放了。她把义肢取下来，往肩膀上一扛，车就这么开走了。

### 你一定要活着出来

廖智失去真正的腿，已经11年了。如果不是那个她至今不知道名字的男孩，她失去的或许不仅仅是自己的腿。

2008年5月12日，廖智与婆婆、不到1岁的大女儿虫虫待在绵竹市汉旺镇的家中。地震发生后，她被埋在了自家房子的废墟里，身上压满了混凝土预制板。救援人员不敢用吊车，怕脆弱的预制板发生断裂，对廖智造成二次伤害；又怕人工打洞耗时太长，耽误救援。就在救援工作一筹莫展时，一名个子小小的男生钻到废墟里，来到廖智跟前。

廖智确定，这个人不是救援队的，就是一个讲方言的本地人。被埋了十几个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外面的人”，这让廖智非常激动。她抓住男生的手，舍不得让他走。“他说没事的，我就是来救你出去的。”廖智回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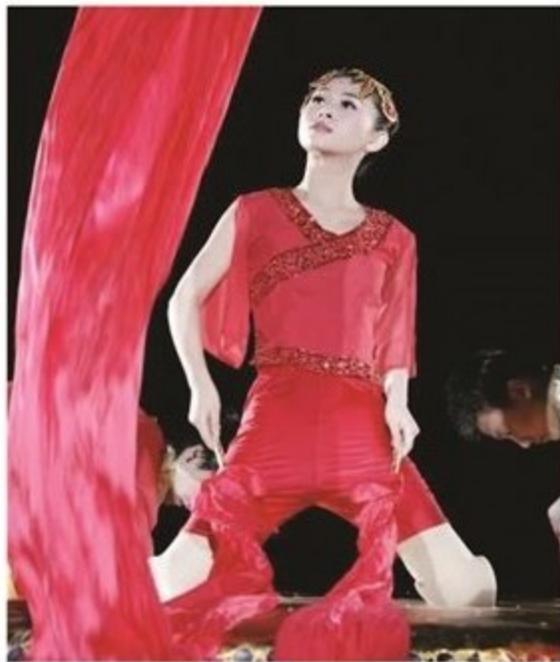
男生带了铁锹、凿子之类的工具，与廖智轮流在她左腿上方打洞，外面的人员也在配合，一小时后，终于敲出了一个小小的口子。余震到来前，男生被叫了出去。余震后，男生又钻了回来，他哭着说：“你一定不能死在里面，我们

救了你这么久，你一定要活着出来。”

被埋了26小时后，廖智真的活着出来了，但她的大女儿虫虫和婆婆都没了。

2008年5月21日，廖智转院到重庆时，导演任虹霖正在那里筹备“世界小姐”重庆赛区的比赛，他带了一群工作人员到医院慰问。他听说过廖智的故事：一个失去了孩子的“80后”母亲的故事。

站在病房门口，任虹霖看到一名个子小小的女孩坐在床



廖智在表演《鼓舞》

上，和人说说笑笑，他不确定这是不是廖智。因为其他从震区转来的伤者都哭丧着脸，这个女孩更像是去慰问的。

任虹霖对廖智的印象太深了，知道她曾是舞蹈老师，便琢磨着能不能以艺术的形式做一个节目，去感染那些灾难中的幸存者。“我问她，你还不想跳舞？她很惊讶，说我想，但是我还能跳吗？我说能跳啊，只要你想，就能跳。”任虹霖说，那番对话后，《鼓舞》应运而生。

在廖智看来，有人为她创作一支舞蹈，让她可以因此多一些收入，这很现实，也是对她的帮助。这些人和那个帮她求生的男孩一样，不图回报。在那个时刻，廖智认为自己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完成《鼓舞》，或许人们会从她的经历中看到另外一种诠释生命的可能：没有了双腿，我依然可以创造价值。

但对于一个失去双腿的人，跪在鼓上跳舞并不容易，更何况当时廖智的双腿只经过了简单的截肢处理，残肢下还有许多突兀的骨刺。每次练舞前，她都会为双腿裹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纱布，可无论裹成什么样，训练结束后纱布都会变成“两包血”。

任虹霖看不下去了，主动表示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预估。“要不就不跳了。”任虹霖说。但廖智依然坚持，顶着重庆夏天40℃的高温，在不吹空调、不让伤口感染的条件下，练了一个多月。

2008年7月14日，《鼓舞》首演当天，800人的场地座无虚席。从廖智亮相开始，所有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直鼓掌、叫好，直到节目结束。任虹霖站在台下跟着观众一起哭，他说：“这不是最好的舞美，没有最好的灯光，但一定是最好的表达。”

### 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因为《鼓舞》，廖智成了名人，代表了那场震惊世人的灾难中鼓舞人心的力量。2009年年底，她受灾区的一所学校



邀请，去探望地震中重伤的孩子。那里的许多孩子和她一样，做过截肢手术。

廖智发现，这些孩子总是穿长裤，特别害怕被人看到自己的义肢，而且不愿坐轮椅。有时东西就掉在眼前，他们也不愿站起来捡，要等老师或志愿者帮忙。

廖智不愿看到孩子们这样生活下去。一天下课后，她取下自己的义肢，一手举着一条“腿”，说：“你们知道吗？我的两条腿都有名字，左腿叫大象，右腿叫粽子，你们看像不像？你们的腿有名字吗？”

孩子们愣住了，但很快笑成一片，兴奋地讨论着要给义肢起名字。从那天起，他们对义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第二天，廖智带着轮椅来到学校，她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接受轮椅。

以往上课时，中间会有休息时间，但那一次，廖智站着讲了一小时，孩子们也站着听了一小时。她还让人撤走了教室里的凳子，直到下课后，才请朋友推进来几把轮椅。

站累了的女孩子，先在轮椅上落座了。男孩子们却看了看彼此，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廖智假装没看见，带着坐在轮椅上的孩子们做起了游戏，开火车、接龙、旋转，孩子们越玩越开心。男孩子们这才渐渐坐上轮椅，加入游戏的队伍。廖智说，他们忽然发现，坐轮椅不是一件羞耻的事，而且很正常，“坐在轮椅上，照样可以很快乐”。

“一个健全的人去给孩子

们做心理辅导，人家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廖智不一样。”任虹霖说，廖智是在用行动告诉那些肢体残障的人：我们的条件是一样的，我可以做到的事，你也可以做到。

### 站起来，走出去

廖智知道，当孩子们愿意接受自己时，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会在街头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根本不会走上街头。

廖智接触过一位家长，因为孩子是聋哑人，家长从不带他出门。还有一位妈妈，孩子的听力没问题，只是天生没有耳郭，可妈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甚至说过“恨不得从来没生过这个孩子”。

“这些家长有很强的病耻感，为什么别人的孩子都健健康康，只有我的孩子是这样？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廖智说。但这个群体人数不少，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中国的残疾人有8500万。

当大部分残疾人不愿出门时，出门的那些就可能被当作异类。

廖智的朋友文壹阳记得，第一次和廖智见面时，她穿了一条短裤。文壹阳之前和她在网上有过交流，了解她的故事，对她的腿很好奇。但他只敢看她的脸，不敢看她的腿甚至身体，只能趁低头拿手机时偷偷瞄两眼。“我很尊敬她，不想伤害她，但我不知道是看她的腿比较好，还是不看比较

好。”文壹阳说。

汶川地震前，廖智从未在生活中见过穿戴义肢的人，现在，她想鼓励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走出去，被人看到了，才会解决问题。”在她看来，很多时候，大家对残疾人群体缺乏了解，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类人：见不到，更不要说相处之道了。

廖智到美国换义肢时发现，在那里没人把义肢和身体残障当回事，义肢上的金属都是露在外面的，穿义肢的人还可以当模特参加时装秀。“这就跟戴眼镜一样，我相信第一个戴眼镜的人也受到过很多关注，但现在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没人会因为你戴眼镜而多看你两眼。”廖智说，自己从那时开始去掉了义肢的肤色外壳，穿上一条短裙，就出门逛街了。

2013年从美国回来后，廖智和查尔斯组织了多次残疾人的聚会，大家分享工作、生活中的趣事和烦恼，再一起尝试着解决问题。他们想到的方法，是在国内推广残疾人和健全人“共融”的理念，比如在网上帮助残疾人创业、举办由残疾人主导的时装秀等，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残疾人找到自身价值。

“发现别人的价值和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廖智说，“我不觉得这是在帮助别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也是在帮助自己。”

（子野摘自微信公众号“剥洋葱 people”）



在电影中，去远方的旅行总是伴随着各种奇遇，仿佛推开了一扇生锈的门，看到了新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恐怕连与旅伴相谈甚欢的机会都没有。区别在哪儿呢？我的朋友小苏说，因为电影中的人从不带着笨重的硬壳行李箱出门，当然，他们也不会穿着需要熨烫的硬领衬衫出门。

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就为充满惊喜与奇遇的旅行提供了一个典范。火车上偶然相识的一对青年男女，男主角突发奇想，邀请女主角在他的漫游地逗留24小时，他们一同行走、聊天、喝酒，说着自己的过往与对未来的憧憬。这时就显出法国女生与美国男生都是旅行高手的一面来：女主角只带了一个软质的小行李袋，男主角背着一个双肩背包，火车站最小的行李寄存柜都可轻轻松松装下它们。正因为男女主人公都是轻装出行，都不为行李所累，这部对白多、很深情的电影才诞生了。如果女主角带着最大号的奢侈品牌行李箱、吹风机与折叠熨衣板出门，还会跟着男主角下车吗？观众还有望看到陌生人之间最微妙的试探与靠拢吗？

越是旅行高手，就越明白自己要什么。小苏就是那类短途出差只带一瓶乳液、一条长裙的女子。每次出差，她都把仅有的两三件换洗

的衣服整整齐齐卷好，放进上班时用的大号手提袋，再放入手提电脑，竟然还有富余的空间。于是她再带上一套旅行茶具，从家中的普洱茶饼上敲下一角，包好带上。

## 差旅高手

◎明前茶

一次偶然的旅途中，她邀请对座那个一路与父母顶嘴的半大小子喝茶。她郑重地用保温杯打来开水，烫杯、沏茶。也许是她长年在外企工作而形成的说一不二的气势镇住了那

孩子，也许是因为那孩子也急于摆脱父母的唠叨从而享受片刻宁静，他端起杯子迟疑地喝了一口，苦涩让他皱起了眉。然而，当他勉强下咽之后，那股意外涌现的回甘，让他长满青春痘的桀骜不驯的脸舒展开来。小苏反复地沏茶，与那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品尝每一泡茶水微妙的不同。她的缄默与和气，反而让少年产生了兴趣。

少年问她这是要到哪里去，为何出门在外不带行李箱，却要带茶具。小苏笑一笑说，曾经，她一年的差旅时间超过180天，每次拎着大行李箱上下地铁站的台阶，排长队过安检时，都会有一种自由生活被剥夺的怨愤。“后来呢，我想，尝试把出差当作一次快乐的郊游会如何？我只要带着一个拎包或双肩包出门。包里带上一本我喜欢的书，这趟旅行也许就不会成为折磨了。”

小苏在高铁的点餐页面上点了蓝莓蛋挞，与萍水相逢的孩子一同佐茶。她还把自己正在看的书《故宫的文物之美》送给即将下车的男孩。

真正的差旅高手都是在不经意间就拨动了萍水相逢的旅人的心弦。某一天，当那个少年再看到飞驰而过的火车，再看到一个枫叶色的真皮拎包，再看到小巧玲珑的茶具映衬着某个女子的长发，那点陌生人所给予的善意，那点不伤自尊的启发，又会随回忆而至，在心湖上泛起阵阵涟漪。

（松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8期，〔马来西亚〕Tang Yau Hoong 图）



# 人生中的四季

◎杨 宙

## 2019年·秋

长排的物理楼坐落在玛珈山上，如一座信号塔俯视着远处碧蓝的渤海，好多条爬坡山路蜿蜒通向这里，初秋里行人气喘吁吁。已经是暑假末了，午后的山上空旷无人，太阳把地而烤得发烫，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慢慢沿着斜坡朝物理楼走来。

他背着双肩包，黑色的帽子压得很低。距离上课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他独自前来在此备课。

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物理楼的这堂数论课只在暑假进行。讲课的这位老人是张益唐。人们知道他，大多是因为2013年那次闻名世界的天才证明——孪生素数猜想，以及他背后那个从落魄的打工者到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的传奇故事。在那以后，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得终身教授职位。每年暑假，他会来中国待两个月，把自己研究的高等数论带到中国课堂。

今年暑假，他先是在北大待了一个月，那是他的母校；接着去山大，国内数论专业最强的高校之一。高等数论的精髓当然不是在一两个月里可以讲完的。每年回到中国的课堂，张益唐更重要的目标是找到那些真正热衷于他的聪明学生。这些年来，他亲手带的学生其实不多，在圣巴巴拉分校，他正式带过两个博士生，

一个来自越南，一个来自印度。

他是学生眼中真正的大师。每当博士生陷入那些繁复冗长的计算时，导师张益唐总能立即辨析出“最关键的那一步”。有时候，他的指导时间短到不超过10分钟，倒不是因为他忙，而是每次问题摆在面前时，他总是能以最尖锐而精准的目光直击问题所在，按学生的话说，“像一位精确度无与伦比的世界级外科医生”。

而且，这位“外科医生”的大门常常谦虚地向同事和学生

间是在北大度过的。在北大的未名湖边，在俄文楼里，20多岁的他作为数学系的一名年轻助教，在黑板上写下公式，引导着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学弟、学妹，用微积分的方法把一个东西一直对半分，去证明它最后是否无限趋近于零。

## 1999年·冬

他的脚早在多年前扭伤了，是在美国东北部下雪天的树林里。那时候，他是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一名临时讲师，租



数学家张益唐

生敞开。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待在数学系位于南楼6楼的小办公室里，没有沉重的教学任务，没有科研压力。他一待就是一整天，大多数时候，而前只有一支笔和一张纸。

他享受这样安宁的日子。首先，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清静世界，并且，做一名数学老师也是贯穿他一生的课题。他常说，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

的房子在距离学校13公里的小镇上，没有电脑，只有一张床垫。每周7天，他乘坐校车到办公室工作。

新罕布什尔的冬天，雪有时候堆积到齐膝高，校车停运了，他只好走上一段路去乘火车。他喜欢在路上思考数学问题。有一天，他正沉浸其中，一不留神崴了脚，栽在雪地里，落下跛脚的毛病。

数学，很多时候，他的心



里只有数学。当时“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是他心中最大的问题，那是他自青年时代以来一直在做的研究。身边的同事很少知道他在研究着大问题，或者说可能也没几个人相信他能研究大问题。那一年，他44岁，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按日结薪，也没有研究经费，可对他来说，这些似乎并不太重要。

更早之前，他还只是肯塔基州一家赛百味加盟店的会计，帮朋友算账、收钱。他的人生本不该如此，尽管后来被称为传奇，但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他是无奈与落魄的。

1992年博士毕业时，在普渡大学读博的他与导师不欢而散，没有拿到推荐信，没能找到一份教职。博士毕业后，他便开车四处漂泊，找工作总是到处碰壁。这可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意外。但他的有些选择连朋友也看不懂。比如在北大时，他已经显现了数学天赋，那时的美国正值IT行业蒸蒸日上，按理来说，他在那些行业一定是深受欢迎的。

但他从来没有尝试过那些新路子，在赛百味，他就算有空，也不会帮忙做三明治，尽管他会做。实际上，他把空闲时间都花在了肯塔基州立大学图书馆的数学期刊上。与好友们通电话时，也总是在讲奇点、霍金、爱因斯坦，抑或是雨果、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类。总之，他更像是一个在赛百味兼职的大学教授。

有时候，好友会怂恿他一起去拉斯韦加斯的赌场，毕竟

他对数字的记忆力极好，别说6副牌，哪怕是60副也不在话下，但他不去。后来，他无意中帮一位北大的师弟解决了网络设计中技巧性极强的纯数学问题，还申请了一项专利。就这样，师弟把他推荐到另一位校友那里，由此他第一次进入学术圈，尽管他只是一所普通大学里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临时讲师。

那时候也有人赏识他，支持他研究那些大问题，但那只是人群中的少数。当时的系主任肯尼思·阿佩尔读完他在《杜克数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意识到他具备高深的研究能力，有意将他提升到教授级别，但提议在其他同事的反对下不了了之。事实上，直到50岁时，他才真正成为一名讲师。

## 2012年·夏

许多时候，朋友回忆起来，那段时间的张益唐甚至是乐在其中的。他会在电话那头哼起刚刚听过的一段交响乐，还时时关心自己支持的篮球队——杜克大学蓝魔队的比分和排位。尽管生活不富裕，但他总是会在朋友的女儿过生日时，寄去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以示祝福。

数学本身足以给他无尽的快乐，那种快乐因其本身的深邃与复杂而更具诗意。那种诗意，数学家哈代早在许多年前形容过，“数学定理的美极大地依赖于它所包含的严肃性，就像在诗歌中，一行诗句的优美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它

所包含的思想的重要程度”。当时哈代还想到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的韵律里与之相关的美：After life's fitful fever he sleeps well。（该句出自《麦克白》，意为“经过了一场人生的热病，他现在睡得好好的”。——编者注）

沉浸在东北部的寒冷里，他甚至不知道遥远的西海岸发生了什么。2008年，一批世界顶尖的数论专家被一道世界级数学难题难倒了，3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学家花了将近40年也没有攻破。他并没有听说这一切，更不知道这一问题已经被钉上了“不可能解答”的标签。

两年之后，他无意中遇到了这个问题——孪生素数猜想，结果已经无限逼近了，如一位数学家的形容——似乎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目标似乎就在不远处，他暂时放下一直研究的大问题，独自来到孪生素数这条岔路小径。

他并不是很着急，一边教学，一边研究。他平日里照常上课，与同事们一起上下班，也没有讨论自己手头的挑战。周末到了，他就给同住的几个中国学生炸花生米、包饺子。人来人往，疏离又自由。假期来了，他还可以乘坐灰狗巴士，到好友家短住。

现在可以说，那是个不同寻常的夏天。一切就发生在短短的一个下午，甚至就在那么一瞬间。2012年的夏天，张益唐来到老朋友齐雅格家中，准备参加他的一场交响音乐会。张益唐没有带书或者论

文，甚至连纸和笔都没带，他纯粹想给自己放个假。

那是在科罗拉多州，朋友家的后院宽敞，夏天时常有梅花鹿前来乘凉。就在那一年的7月3日，美国国庆日的前一天，张益唐独自走到朋友家的后院里散步。不知道在那天下午的哪一刻，他迈过了“那根头发丝般的距离”。

那一天，梅花鹿没有来，但张益唐或许已经知道人生会有一点变化了。他没有跟任何人说，也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表现，而是轻松地陪着朋友前去排练。

### 2013年·春

真正一锤定音是在2013年5月。世界顶级数学期刊《数学年刊》给张益唐寄来一封信，告知他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已经被接受，并且打破了该杂志创刊以来接受文章速度的纪录。但他也不过是和同事到附近的小餐馆里，随便点了些吃的，算是庆祝。即使在冬日漫长的北方，4月底时积雪也已经渐渐融化，真正的春天已然来临。

他的研究成果之美妙，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教授爱德华·弗伦克尔这样形容：具有文艺复兴之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贡献也是在数学发展历史上被等待着的一跃。那是外人难以理解的一种等待——等待天才的降临。如数学家蒂莫西·高尔斯的比喻，“数学中绝大多数影响深远的贡献，是由‘乌龟’而不是

‘兔子’做出的。随着数学家的成长，他们都会逐渐学会这个行当里的各种方法，部分来自其他数学家的工作，部分来自自己对这个问题长时间的思考”。

但同时，站在时间之河里，人们也无法预测，一个神迹般的数学成就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意味着什么。而张益唐这样看待时间：“时间作为一种力量来讲，它应该是无往不利、无坚不摧的。因为有



张益唐和父母、妹妹的合影

了时间，你才能够坚持下去，有足够的时间，同时能坚持做，就能做出很多开始时你自己不敢想象，别人也想象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在那篇论文被接受的几天之后，张益唐被邀请到马萨诸塞州。在哈佛大学，他第一次以一名数学学者的身份站上讲台，给同行们做关于孪生素数的报告。几个月之后，他受邀回到中国，到北大、清华，第一次以一名国际数学家的身份做公开演讲。他第一次讲起自己的家庭环境，自己的数学启蒙、“文革”经历、在北大求学和在普渡大学受挫的往事。

他说：“数学让我心灵澄净。即使在打工的岁月里，我

也没有放弃对数学的思考。孪生素数的证明我大概花了两年时间，但和之前的思考息息相关。”

后来，他去牛津大学参加工作坊，邂逅了著名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也就是那个用8年时间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巨匠，同时也是在孤独的研究路上一直激励着张益唐的那个人。他认出了张益唐，并且去听了他的报告会，还做了笔记。

怀尔斯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茫茫迷雾：“就像踏入一幢黑暗的大楼。第一个房间是那么黑，我被家具磕磕绊绊。慢慢地，我摸清了每一件家具的位置，然后大约在6个月以后，我终于找到电灯开关，于是整个房间被一下子照亮了。接下来，我到了下一个房间，在黑暗中再待上6个月。这样，每一次突破，也许只是一两天的事，但若没有之前6个月的摸索，它们根本不可能发生。”

长夜里的迷雾早已散去。张益唐还是回到他的那条主路，继续攻克原来的大问题。

几年前，他到清华、北大演讲，曾与他人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您看武侠小说吗？您觉得自己像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

“我喜欢《笑傲江湖》，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令狐冲。”

（冲 盈摘自《人物》2019年第10期）



心有灵犀的爱情与独自支配的财富。

——最幸福的两件事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脑洞”不够，平行宇宙。

——听上去“高大上”，关键是懂的人少

我更喜欢追科学巨星。

——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大会上，作为最年轻的青少年科学家，15岁的谈方琳婉拒媒体采访

有些人下次找我聊天，应该就是“集五福”的时候了。

——“双十一”式友谊的真实写照

成家立业，贤妻良母。

——这8个字无论正着读，还是反着读，都很有道理

是否承认“我错了”。

——科学和迷信的分界点

快发工资时心心念念，发工资时信心百倍，发工资后心有不甘。

——工资与态度的倒“U”形变化

以美国的大学为例，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看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

——浙江大学前任校长杨卫对大学发展的看法



自救式消费。

——形容年轻人用“买买买”的方式来缓解生活压力、奖励自己

绝大多数赚钱的股票实际上集中在少数几只好股票上。

——巴菲特

我不再是我，而是许许多多数据的组合。

——现实生活中众多领域都被各种算法攻陷，喜好、行为和观点都被收集分析，注意力被热点长期占据，“流行”的套路越来越相似

知道说什么靠知性，知道不说什么要靠品性。

——说与不说

爱人在身边，朋友在隔壁。

——抱团养老，也许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

——阐释了为何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必须结合起来

每当我找到成功的钥匙，就发现有人已经换掉了锁。

——许多人靠高喊口号强化信心，以为这样做就足以迈向成功，殊不知，这种洗脑式的自我催眠，最缺乏的就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行动力

中彩票其实是最困难的致富方式，却是很多人最愿意去尝试的一种。

——彩票贩卖的不是中奖概率，而是白日梦

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就是抽时间进行户外运动，凭自律戒掉不良习惯。

——很简单，却很考验毅力和决心

喂鸡种树，走路捐步。

——年轻人的田园与远方

吃人家东西嘴短，求人家拍照腿短。

——求老公拍照心得

少购物，更幸福。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囤货”并不能使人快乐。对消费持“清心寡欲”态度的人，心理压力较小，幸福指数更高

只有不合适的剧本，没有骗不到的人。

——许多骗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摸准了人性的贪婪

繁体的“聽”是个多有耐心的字。

——倾听需要耐心



# 一个“被禁止”的社会

●蒋 丰

初来日本生活的外国人或多或少都会感到行动上的拘束，仿佛自己干什么都是错的，不经意就会违反日本社会无形的规矩。与大喊“自由”的美国截然相反，日本社会到处都是条条框框，甚至连日本人自己也发出“日本人规矩真多”的自嘲。来日本自由行的中国人可能已经发现了，日本何止是无形的规矩多，有形的禁止告示也到处都是。

走进地铁站，“禁止奔跑”的红色大图标，就贴在最醒目的位置，让人一下子就紧张起来。穿过检票口，贴在扶

梯旁的警示语厉声警告着低头族：“走路的时候集中注意力！低头看手机容易撞人、跌倒甚至不小心掉入轨道！”好不容易走进站台，墙上又是一溜儿“禁止奔跑”的标识，回过头来，另一面墙上则挂着“摄像头监控中”的牌子。终于站到地铁的防护门前，一抬头，好家伙，真是让人脑袋一晕！原来在门上整齐地贴着数个红色的标识：禁止倚靠、禁止拥挤、禁止把身体伸入防护门、注意脚下等。像这样的标识在世界各国的地铁上都能看到，这不算什么，只不过和之

前看到的标识加在一起，就显得有些繁复了。不想去看那鲜艳的红色禁止告示，转身却在身后的站内信息牌上看到红色的提示语：发生火灾时的对策。仿佛是为了回应来往的外国人，这份火灾对策还附有英文、中文和韩文的翻译，让人一下子又紧张起来，本来不会思考关于火灾的事，可一看这提示语……万一呢？车厢内，贴着“打电话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等标语。紧张兮兮地终于坐到目的地了，从地铁站出来，大松一口气，可一抬头，又看到路灯上挂着红彤彤的“此处禁止停车”的牌子。

是的，这就是日本，欢迎来到日本！一个由条条框框组成的非常安全的国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统计的2017年全球最安全城市中，日本东京位居榜首，大阪排名第三。在这种安全的背后，却是让外国人一时间无法适应的窒息感。这个国家，把一切不和谐的因素都提前禁止了。

我们常说，防患于未然。日本就是这句话的最佳践行者。如何防呢？就是用这些标识充实生活中零碎的角落，通过这些禁止事项或标语时时刻刻提醒每一个人。日本社会总能提前想到事情的方方面面，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的条条框框虽然会让初来日本的外国人感到不适，却维护了日本社会的基本安全。





那天，在地铁永宁站的入口处，我看到一个牵着导盲犬的盲女，好奇心大起。此处线路复杂，要爬好几处楼梯，拐好几个弯才能抵达月台，普通人都有可能转迷糊，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人，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我决定扮演侦探的角色一路跟随，并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没想到她的动作竟如此流畅，双脚上下楼梯的起落比我这关节不好的人还利落；行经闸机，更是卡一掏便放在刷卡处。视障不但没打败她，还让她拥有了一份常人罕见的从容。任何一件我们认为平常的小事，她却是经过了长期训练，以至一举一动都拿捏得恰到好处，仿佛舞蹈般优雅。

那条拉布拉多犬就是她的双眼，对地上的一切，看得比人认真多了。脖子上拴的那条

皮带仿佛神经线，将它与主人连为一体，任何的轻微晃动都能让主人知晓路况。把主人妥妥帖帖地引入车厢后，狗儿便趴在座位下，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戴着墨镜的盲女非常灵敏，每当地铁进站，便细心地用脚护着狗儿的腿、爪，以防

## 地铁上的盲女与狗

◎阮义忠



其实，不仅是“基本的安全”，连个人的感受也被纳入“被禁止”的范围。在日本的图书馆里，自习的桌子上贴着“敲打键盘的声音会影响他人”的告示。的确，因噼里啪啦的键盘声感到烦躁的大有人在，但这样的告示在任何外国人看来都相当不可思议。毕竟在现代社会，带着笔记本电脑去图书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如此之多的被禁止事项，自然也遭到日本人自己的疯狂吐槽。有一段时间，日本网络上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吐槽奇葩的禁止事项。有人说自己家附近的公园常年没人，因为该公园禁止所有的球类运动、禁止

喧哗、禁止遛狗、禁止玩滑板、禁止骑自行车、禁止喂鸟……那么这个公园到底是给谁用的呢？还有人上传了一个儿童乐园的说明牌的照片，上面所列的禁止事项足有18种。日本人在网上感叹道，为何不只写出允许的事项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社会如此热衷于设置各类警示牌，自然和地理环境脱不开关系。日本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在如何有效减少灾后损失、避免次生灾害等课题上走在世界前列。而在这些课题之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预防”二字。无论是提升建筑的防震技术，还是预留好绿色逃

被上下车的乘客不小心踩到或踢到，就像护着孩子的母亲。除了眼睛，我相信她的其他感官都不输常人，她心灵的视界绝对比我想象的多彩多姿。虽然看不见自己的穿着，她全身的打扮却十分时髦，鼓鼓的背包，轻便的牛仔裤、休闲鞋，两条辫子垂在鸭舌帽外，胸前还挂着 iPod。整个人看起来高高兴兴的，不带丝毫哀怨。

见她在最热闹的西門町下车，我真是羡慕极了，心想，将来老了，走不动了，我也要买辆电动代步车，坐着它在地铁站横出直入，于大街小巷任意穿梭。任何障碍都不该阻碍人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也没人可以不珍惜生命、不感恩环境提供给我们的种种美好！

（江一城摘自译林出版社《云水读年》一书）

生通道，都是防患于未然。像地震时使用电梯、地震后打开煤气等行为也一并被禁止了。被禁止的效果显著，规避了大量风险，自然而然就被沿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加上日本人历来奉行的集体主义观念，整个社会就“被禁止”了起来，大家共同生活在这提前规定好的范围内。

“被禁止”的日本社会造就了十分安全的城市，为此，日本人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恣意自由，只留下寂静沉闷的空间。

（郢歌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日本的细节》一书，勾犇图）



# 在哪座山唱哪山的歌

●吴 军

在决定人命运的因素中，时代因素占了很大比例。生在一个好的时代，生活幸福、事业有成的概率就大。著名作家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把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他认为好的时代会给予个人更多机遇。但是，他的观点还有两个需要补充的地方。

第一，即便在财富增长是大概率事件的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有很多失败的投资人，包括大文豪马克·吐温、著名科学家和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以及曾经的世界首富范德比尔特及其后代。这样的人还不少。

第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杰出人物，只是他们的成就来自不同的领域。法国在拿破仑时期名将如云，数量超过了法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总和，以至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即使没有拿破仑，也会出现“张破仑”“李破仑”。

人的命运是由大环境和自己做事情的方法决定的。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出生的年代和地点，但是人们可以通过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选择做事的方法和方向。这就如同中国老话所讲，在哪座山就唱哪山的歌。

我曾分析过人类历史上各种重大发明和发现所需要的先决技术和社会条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改变世界的科技成就其实是时代的必然产物。而改变历史的科学巨匠，无一不是了解了那个时代的条件，把已经具备的先决条件凑在一起，才创造出先前没有的

发明或者形成新知。当然，他们的发明和发现会成为下一代人前进的基础，文明就是这样不断进步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下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梦想——飞行——是如何实现的。

像鸟类一样飞行是人类很早就有的梦想，我们能找到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从中国古代的风筝，到古希腊人制造的机械鸽，再到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设计的飞行器等，都反映出人类对飞行的渴望。但是，任何不具备先决条件的尝试都是难以成功的。虽然达·芬奇在科学地研究了鸟类的飞行之后，写了《论鸟的飞行》一书，但是，他设计的

模拟鸟的飞行器其实根本不可能飞上天。

到了17世纪，意大利的科学家博雷利从生物力学的角度研究了动物肌肉、骨骼和飞行的关系。他指出，人类没有鸟类那样轻质的骨架、发达的胸肌和光滑的流线型身体，因此，人类的肌肉力量不足以让人像鸟类那样通过振动翅膀飞行。博雷利的结论宣告了人类各种模仿鸟类飞行的尝试都不可能成功。与此同时，人类对力学、空气的压强、浮力有了更系统的了解。于是，接下来的两百年，人类在研制飞机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所有和飞行有关的成果都集中在研发各种气球上。这就是在哪座山唱哪





山的歌。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想成为飞行家，那他们就得去造气球，而不能造飞机。

不过，制造比空气还重、能够像鸟一样持续飞行的飞行器，依然是人类的梦想。转眼到了19世纪，力学和机械加工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多由机械驱动的交通工具有被发明出来，比如在水中运行的蒸汽船、在地上跑的火车。在这样的新条件下，英国的乔治·凯利爵士开始了对飞行器的新一轮探索。经过一些不成功的尝试，比如仿造中国的竹蜻蜓设计直升机，模仿鸟类制造机翼能振动的飞机，凯利爵士发现，有关飞行的理论都不够成熟。于是他回到原点，研究飞行所需的升力问题。

经过研究鸟类的飞行和鸟类翅膀的形状，凯利爵士认识到，鸟类的翅膀不只提供动力，它们特殊的形状还为鸟类在往前飞行时提供了升力。于是，他提出通过固定机翼（而非振翼）提供飞行升力的想法，并且由此发展出空气动力学。后来，凯利爵士被誉为“空气动力学之父”。

建立空气动力学理论是实现飞行的先决条件，而第一个尝试用这个理论指导飞行的，依然是凯利爵士。1849年，已经76岁的凯利爵士制造了一架三翼滑翔机。他让一个10岁的小孩坐在上面，由人用绳子牵引着从山顶滑下，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载人滑翔飞行。4年后，即1853年，凯利爵士又制造出可以操控的滑翔机，并成功说服一个

成年人（他的马车夫）坐上滑翔机实现了滑翔飞行。这次飞行的具体时长和距离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过程可能有点儿凶险，因为这个马车夫随后就辞职不干了。

不过，关于这架滑翔机的设计和当时的一些飞行记录，凯利爵士写成了论文《改良型1853年有舵滑翔机》，并且把它送到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航空学会——法国航空学会。这让100多年后的英国空军飞行员、滑翔机爱好者皮戈特得以仿制出凯利当年制造的滑翔机，并成功试飞，从而证明了当年凯利爵士的理论设计的正确性和试验的真实性。

凯利爵士在流体力学理论研究和飞行试验两方面都堪称天才，他最大的不幸在于生错了时代。当时能够提供最强动力的设备是蒸汽机，可它过于笨重而且效率太低，根本不可能作为飞机的动力来源。因此，凯利爵士自带动力的飞行梦想注定无法实现。1857年，已经84岁高龄的凯利爵士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可仍努力设计轻质量的蒸汽机，终无所成。但是，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生对了时代。他出生得足够早，以至成了空气动力学的开山祖师；他出生得足够晚，以至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已经搭建起来。而且，内燃机很快出现了，他写在《论空中航行》一文中的空气动力学理论将很快被证实。

证实凯利爵士的理论并实现他的遗愿的，是美国著名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即威尔

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1903年12月17日，他们实现了自带动力飞机的载人飞行。奥维尔·莱特在1912年讲过，他们的成功完全要感谢凯利这位英国绅士写下的飞行器理论。奥维尔说：“乔治·凯利爵士提出的有关航空的原理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到19世纪末，他所出版的作品都毫无错误，实在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文献。”而他的哥哥威尔伯·莱特也说：“我们设计飞机的时候，完全是采用凯利爵士提出的非常精确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的。”

莱特兄弟可以算是研制飞机的先驱中最幸运的两个人：他们出生得足够早，以至飞机还没有被发明；当然，他们出生得也足够晚，不仅凯利爵士已经提出了颇为完备的飞行理论，德国发明家尼古拉斯·奥古斯特·奥托还为他们准备好了内燃机。

认清了时代，认清了环境，选择对了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能否做成，就看怎么做了。

（长水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格局》一书，王原图）

一个人要驯服不完美的自己，梦想是唯一可以拿来使用的武器。

——斯蒂芬·金

洞察力来自思维的积极活动，它不会从懒惰或迟钝的头脑中产生。

——拉尔夫·爱默生



# 工作的未来

◎吴晨

## 职场的变化

如果梳理一下历史上科技变革给工作和职场带来的变化，可以简单总结为3次主要的转型，而伴随着每次转型都有大量工作被消灭，同时又有大量新工作被创造出来。

第一次转型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起始于18世纪；第二次转型是电脑的广泛运用所推动的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起始于1973年个人电脑的兴起；第三次转型则是以2015年作为起始点，开启了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推动力的迈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

中国，作为前两次大转型的跟随者和追赶者，在第三次转型中，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三重挑战，或者说三重叠加。

在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职场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每个人都有机会寻找合适的工作。在变化剧烈的职场，找到和抓住合适的机会对个人的发展而言变得至关重要，职场的进阶之路不再循规蹈矩。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面临更多挑战，因为职场晋升的传统被打破了。很多职业从原先的向上晋升，变成了左右运动。这种左右运动需要的可能不只是跨越公司的边界（也就是不断跳槽），可能还需要跨越不同的行业（跨界）。

有三大因素推动了此次转

型，分别是哈维尔定律、摩尔定律和网络效应。

哈维尔定律。以谷歌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维尔命名的这条定律，认为未来的创新是聚合式创新，即从各种领域内现有的模块化技术出发，进行创意的合并与组合，以推出全新的高估值产品和服务。因为组合方式有非常多的可能，创新也就变得日益多元化。

摩尔定律。最早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摩尔提出的这一定律强调，硬件的运算速度平均每18个月翻一番。在过去50多年里，摩尔定律基本上准确地描述了计算能力的几何级提高。步入数字经济时代，这种算力的增长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其次是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量的增长，这种数据量的增长甚至比摩尔定律描述的更快。二者相辅相成，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

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最简单的解释是一个数字平台上的产品和服务，使用的人越多，最新的使用者的获得感就越强。具备网络效应的平台，它的价值随着平台上所聚集的人数的增长而迅速增加，提供免费服务的平台聚合起来就可能变成高估值的公司。

哈维尔定律、摩尔定律、网络效应，这三大推动力正在推动数字经济时代所呈现的爆炸式增长。问题是，人们对数

字经济带来的转变，对机器取代工作过程的理解，更像是“温水煮青蛙”。与去工业化过程中大型工厂关闭带来的失业和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失的巨大冲击和阵痛不同，这一轮转型带来的改变很难让人马上意识到。

当苹果手机刚刚面世时，谁也没有预测到它竟然是一个改变人类工作和生活方方面面的产品。最早的苹果手机基本上是一个使用触摸屏的进阶版 iPod，甚至电话功能还因为天线问题而不甚完善。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发生了本质改变。新的围绕着智能手机作为终端的产品和服务，诸如地图、外卖、单车等，层出不穷。只是，如果问什么是数字化转型的分水岭，大多数人说不出米。

## 历史的借鉴

科技变革到底是如何在消灭旧工作的同时又创造出新工作的？科技、商业和社会之间到底会如何相互碰撞，产生作用？历史上有不少例子值得我们借鉴。

先来看一下汽车取代马车的历程。1865年，面临蒸汽机车可能会大规模取代马车作为运输工具，甚至在由蒸汽机驱动的“汽车”会成为道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并危及马车和车夫的时候，英国推出了一条法案，俗称“红旗法案”。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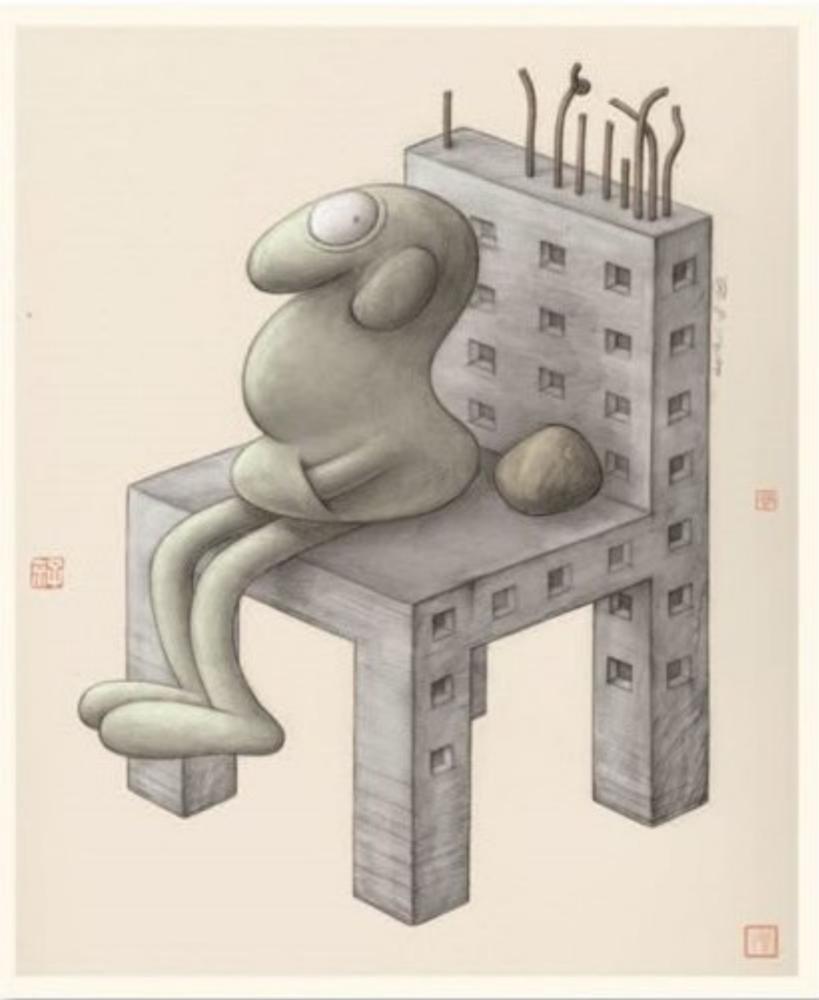
案规定，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也就是使用机器动力的车辆），需要至少3个人来操控，其中一个人需要在车辆前面几十米的地方步行，举着一面红旗，让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知道即将有汽车经过。此外，法案还规定了汽车的限速标准，在乡村是6.4千米每小时，在城市是3.2千米每小时。这个法案有效地抑制了蒸汽动力在工业革命后发展最快的英国全面淘汰马车的步伐。法案直到30年后才被废除。此时，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力方式——内燃机。

那么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在发明之后多久才全面替代了马车呢？仔细梳理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量产的汽车替代马车也花了整整20年的工夫。马车发展的极盛时期，并不是在汽车发明之初，而是在1910年左右，那个时候福特已经开始用流水线生产福特T型车了。

预测科技带来的变革特别难。1894年的伦敦《泰晤士报》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预言：到1940年，伦敦每条街道都将被埋在3米深的马粪下面。虽然1885年配备汽油发动机的汽车已经发明，但是到1910年，马粪的确成了最令纽约市政府头疼的问题，可以说《泰晤士报》准确预测了马

车持续增长了几十年后的情况。它没有预测到的是，随后马车的拥有量会断崖式下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马匹总量就只剩下十几年前鼎盛时期的零头。

再看一下集装箱颠覆航运业的过程。有关标准集装箱的概念很早就有人提出，但是要真正推动集装箱的使用，需要各个利益相关方——主要是船



运、卡车和火车货运公司，还有码头——确定标准，这并不容易。其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码头的装船工人，装卸散装船需要几百名码头工人花上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散装货船装船时非常危险，经常有工人受伤甚至丧命。此外，散装货轮的运量也有限。而装卸集装箱只需要几个小时，运量就会大幅提升。

虽然集装箱明显优于散装货轮，但是如果转用集装箱，可能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转变首先就会遇到港口工人的抵制。另一方面的挑战则来自卡车司机。和码头工人一样，在散装船时代，任何能运货的车辆都能到码头参与运货，虽然集装箱的采用可以让卡车装卸更便捷，但是这意味着卡车司机需要花大价钱购买标准的集

装箱货车，对这些司机而言，科技变革带来的痛苦不言而喻。

航运业很早就意识到采用集装箱会给货运业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但是要真正全面采用这一新技术，需要克服来自劳工方面的阻力。事实上，推动航运业这次重大变革的，并非创新者，而是一位很有前瞻性眼光的商人麦克林——他抓住了一场历史的机遇。

20世纪60年代末，美军陷入“越战”泥潭，不断往越南增兵之后需要运输大量补给。当美军向商界询问谁能提供更有效的物流支持时，麦克林毛遂自荐，推荐采用集装箱。而集装箱被证明在一个整合的物流系统（整合了火车、航运和卡车）中最有效率。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讲完。大量码头装卸散装船的熟练工人面临失业，怎么解决？最终的妥协方案是让港口在享受新



技术带来的效率和吞吐量激增的同时，对既有的熟练工人给予保护，被称作额外照顾。这种额外保护规定，码头按照集装箱货轮出现之前的工人总数雇用工人，即使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仍然要确保他们不会失去工作。类似的做法在柴油机取代蒸汽机车时也是如此，英国的铁路在同一时期就曾经规定，在使用柴油机之后，仍然在车上设立铲煤工的职位——也就是给锅炉加煤的岗位——即使柴油车不再有锅炉，也不再需要加煤了。两个类似的规定，都给那些因为科技变革而失去工作的技术工人提供一个有保障的缓冲期。

### 如何预测工作的未来

预测工作的未来，有两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是：“未来不会是现在的改进版或者增强版，一台电脑绝对不是一台更好的打字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用线性的思维来预测未来，一定会纰漏百出。1894年《泰晤士报》对马车未来的预测之所以谬以千里，就是用线性思维推想经济发展会带来马车需求的激增，从而导致满街的马粪无人清扫，却没想到汽车因动力的提升完成了对马车的整体取代。

汽车因规模生产而变得价廉物美和在发达国家被广泛使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这是无论什么人在100多年前都难以预见的。比如汽车推动的美国郊区化运动给大城市的布局带来了根本性变化，而高

速公路网的建设也催生了零售与连锁业的变革。可以说，汽车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创造出的全新岗位，是无人能预料到的。

第二条思路则是：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这是不是与第一条相矛盾？不是刚说过，别一看见键盘，就把未来的电脑想象成升级版的打字机吗？

事实上，的确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历史是不断重复的。比如加州关于无人驾驶运输车辆行驶的规定就和150多年前的“红旗法案”类似。法律规定无人驾驶汽车需要有人在旁边监督，需要插上红旗来标识它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2016年伦敦两万多名出租车司机罢工，抗议优步给他们带来的生计上的困难，就和200年前卢德分子在英国制造的骚乱类似。伦敦出租车司机指责优步司机“不专业”“不安全”，这恰恰代表了“技术+全球化”给职场带来的“不公平”的感觉，和卢德分子指责自动纺织机抢了有经验的手工织工的饭碗如出一辙。

两条思路都直指一个预测未来工作的关键点：不要去保护职业岗位。在科技变革面前，旧工作被取代，新工作被创造出来，司空见惯，却很难准确预测。需要去思考的是如何保护劳动者，为他们构建避风港。职场虽然要更灵活，但是在工作中有保障对于劳动者适应变革最重要。

面对科技带来的变革，全社会都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态

度。科技变革会给商业带来巨大的变化，一味去阻碍变革是不可能的，但变革也一定会带来苦痛。关键问题是，应该由谁去承担变革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和失业的苦痛？怎么才能让更多人，至少让资本和劳动者能够共同分担变革的成本。

从这一角度去看“红旗法案”，就不难理解它其实是在高科技突飞猛进的道路上人为设置路障，它所采用的规定岗位和限制速度等方式，看起来是阻挠先进技术的采用，但又何尝不是在保护马车车夫既有的权益。同样，无论是额外照顾法案，还是保留锅炉工的岗位，本质上都是通过制定法规的方式，确保不只是由工人来承担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失业痛苦。

为劳动者提供工作的保障，在数字化转型的变革中将更加困难，因此也更加重要。在当下，颠覆既有的工作模式，用机器取代人工，注定可以盈利。创造新工作，尤其是那些未知的工作，却很难确定有利可图。或许2019年8月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对公司宗旨的重新定义是一个标志性的开始，近200家大公司的总经理都赞同，股东利益不再是一家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美好的社会，需要从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开始。✿

（纆玉摘自《经济观察报》2019年10月14日，刘宏图）



## 先开始再说

●张佳玮

“乘兴而行”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

王徽之在山阴，冬夜见大雪，酌酒，看四处皎然，彷徨，咏左思《招隐诗》。他想起戴逵在剡，连夜坐小船去见，天亮到门前了，转身回家，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事听上去，像苏轼夜游承天寺的翻转版，“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造门不前而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张？’”，人们总感觉这不像苏轼做的事。

且说王徽之这么做，被《世说新语》列入“任诞”，意思是任性放纵。的确，他的心情不难理解，人做事，三分钟热度，也许天寒下雪，一路坐船赶去时已经不爽，到门前，

耐心用完了。但大多数人，哪怕耐心用完了，总会寻思，来都来了，于是顺便见一见戴逵。

王徽之就是不在意这“来都来了”。这一夜的沉没成本不要了，走。他是能割舍得下的人。

《世说新语》的另一个故事，也说王徽之很舍得下。他弟弟王献之过世，王徽之就将王献之的琴摔了，是谓“人琴俱亡”。

普通人的心中，为什么会有诸多舍不下的东西呢？经济学家会念叨沉没成本，来都来了，已经为此付出了，总得有始有终吧。

但许多人未必有这么理性的经济学头脑吧？1927年，布鲁玛·蔡格尼克指出，相对于已完成的工作，人比较容易在意未完成的、被打断的工作。这也就是所谓的蔡格尼克

效应。

比如苏轼去访张怀民看月亮，这事完成了，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王徽之雪夜访戴逵，没完成就回去了，大家就觉得有些怪。

所以电视连续剧要告诉你未完待续，评书的章回之间会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未尽未完之事，总能惹人情肠，这算是人的普遍心理。

故此才显得王徽之真是舍得，真是狠得下心。

乐毅离开燕国后，写了著名的书信：“臣闻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但他这话其实也是事后的说辞了，毕竟，他也是被燕王的猜忌逼走的。

这种心理，自然也有积极的用途。

威廉·福克纳和雷蒙德·钱德勒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们偶尔会先构思好一部小说的结尾，然后编织情节，看故事如何到达这个结尾。这样写起来很有动力。

尼尔·盖曼说他写作的诀窍：“写，写完一个，持续写。”

吉恩·沃尔夫更干脆：“开始写下一个！”

别再思前想后，先开始了再说。

除非你恰好是王徽之那样的性情，否则，“未完成”的心理会一直啮咬你，让你自己继续下去。

先开始再说。

（啸吟摘自《看天下》2019年第28期，阎广鸿图）



游船驶过老哈里岩石 [英国] 乔谢·利



盗梦空间 [荷兰] 库诺·德·布鲁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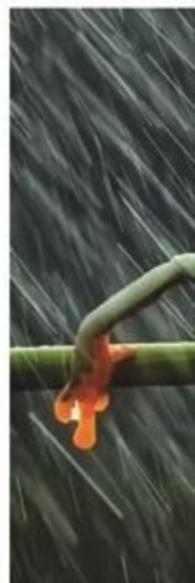


希腊的夏天 [希腊] 迪米特里奥·帕利斯

# 上善若水



指南针 [摩纳哥] 朱利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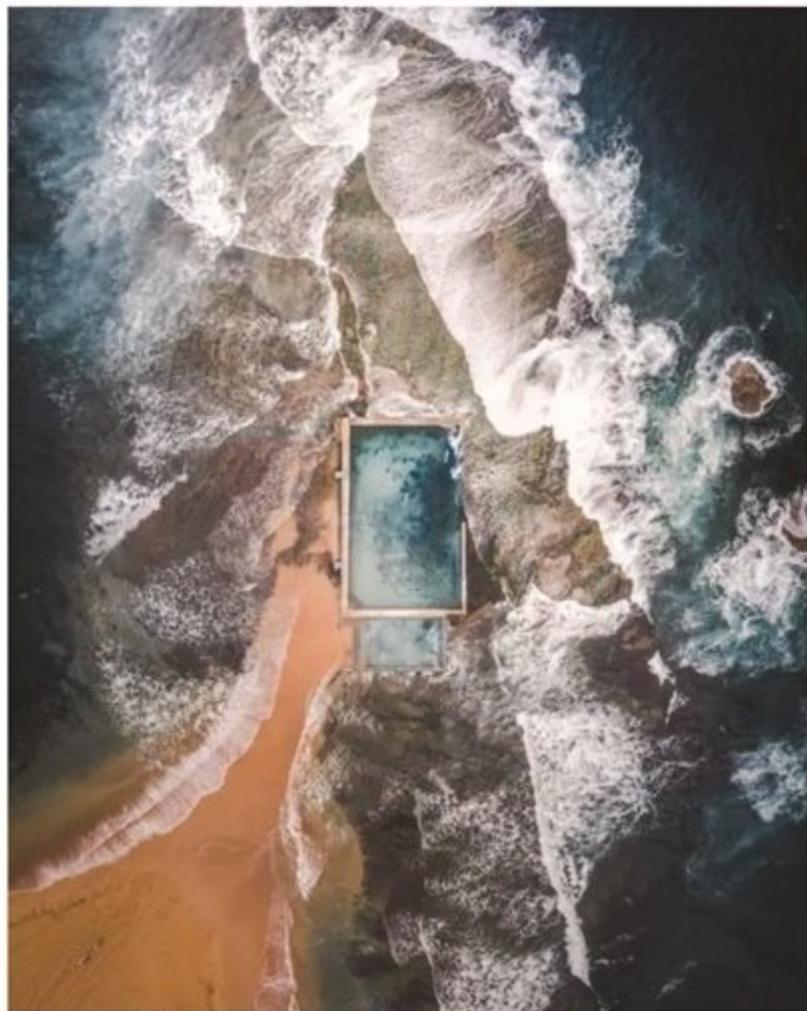




彩虹童年 [印度] 苏吉特·萨哈

“水 2019”摄影大赛在摄影平台 AGORA 上征集了来自全球 16665 名摄影师的作品，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有 50 幅作品入围。

每位参赛摄影师都围绕“水”这一主题进行创作，他们不仅拍摄关于水的美景，也通过水表达对当今社会的人文关怀。



潮汐 [英国] 李·芒福德



雨天 [印度尼西亚] 亨迪·爱慕皮



自然的进化 [土耳其] 埃默拉尔·乌埃文



雨后翠鸟 [印度] 米特什·帕特尔



## 普拉特尔的春天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张玉书 译

她像一阵旋风似的从门口冲了进来。

“我的衣服送来了吗？”

“没送来，小姐。”使女答道，“我也不大相信今天这衣服还会送来。”

“当然不会送来了。我知道这个懒家伙。”她嚷道，颤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被强压下去的哭腔，“现在是十二点，一点半我就该乘车出门到普拉特尔公园去看赛马了。这个蠢货害我去不成了，碰巧今天的天气这样好。”

她火冒三丈，苗条纤秀的身子猛地一下倒在那张狭窄的波斯长沙发上。她没法

去参加赛马会，而通常在这种场合，她作为众人熟悉的贵妇和著名美女，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为此气得发抖，双手捂住脸，眼泪从她那戴了许多戒指的手指缝里滚滚流下。

她闷闷不乐地在屋里乱转。狭窄的闺房里塞满了东西，从劣等的破烂货到精致的艺术品，应有尽有，所以显得品位低下。她在这里感到极不舒服，更别提那二十种不同的香水混杂的气味和刺鼻的烟味了，屋里每样东西都沾上了这种气味。这一切第一次令她如此厌恶，甚至那些精装的普

列沃斯特的小说集今天对她而言也失去了魅力，因为她总是一个劲儿地想着普拉特尔公园，想着她的普拉特尔和草场上矫健的赛马。

这一切全都落空了，仅仅因为她没有漂亮的礼服。

她走到窗前，俯瞰那被太阳晒得发亮的格拉本街的人行道和行色匆匆的过往行人。天空澄碧如洗，春风和煦宜人，她想郊游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以至心急如焚。突然，她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独自到普拉特尔公园去。尽管她坐不上装饰着鲜花的彩车，但是至少也得看看彩车，她可不能不去普拉特尔。这样，她就不必身穿高贵的礼服，只需要穿一身朴素的衣服——这样一来，别人就认不出她了。

有了这个念头，她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她打开衣柜，挑选衣裙，可满眼都是鲜亮夺目、花里胡哨、大红大绿的颜色，看得她眼花缭乱。她挑来挑去，但真不知道挑哪件才好，因为她所有的礼服几乎都有一个明确的意图，就是引人注目，而这正是她今天竭力避免的。找了半天，终于有一抹天真而愉快的微笑突然浮现在她的脸上。在柜子的一角，她发现了一件简朴得近乎寒酸的衣服，满是灰尘，被压出了很多褶子。引她微笑的不光是她发现的这件衣服，还有这件衣服勾起的历历在目的往事。她想起那一天，她穿着这件衣服和她的恋人一起离家出走，想起她和恋人一



起享受的许多幸福，然后又想起她以幸福为代价换来华裳丽服的口子：先是充当一个伯爵的情妇，继而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情妇，接着成为其他许多人的情妇……

她不知道自己为何还留着这件衣服。但是这件衣服现在还在，她很高兴。她换上这件衣服，在笨重的威尼斯大镜子前左右顾盼，不禁对自己的模样感到好笑——她看上去规规矩矩的，实是一个市民家的姑娘，天真烂漫、纯洁无瑕。

到处乱抓乱摸了一阵，她找到了与衣服配套的帽子，然后笑吟吟地冲着镜子看了一眼，只见镜子里有一个市民家的少女，穿着星期口的盛装，同样笑吟吟地向她还礼。于是她出发了。

她唇边挂着微笑，走上街。

起先，她认为每个人都会觉察到，其实她并不是自己装扮出来的那种人。但是，那些在正午的骄阳下从她身边匆匆走过的行人，绝大多数没有时间去打量她。慢慢地，她自己真的进入角色，一路遐想，沿着红塔大街走了下去。

这里，一切都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星期口的气氛从身着盛装、心情欢快的人们身上传染给了动物和其他东西，一切都闪闪发光、光彩夺目，向她致意。她目不暇接地注视着五彩缤纷的街道和热闹非常的人们，其实她从来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只顾傻瞧傻看，差点儿撞上辆马车。这时，她不禁自言自语：“简直

像一个乡下姑娘。”

她兴高采烈地继续往前走，不久就汇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挤在人流中，像大海里的一朵浪花，漫无目的，毫无计划，却在充满活力的欢呼声中不断涌动起伏，向前翻腾。

她几乎要庆幸女裁缝忘记给她送衣服了。因为她在这里体验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自由，简直和童年初游普拉特尔时的感觉差不多了。

突然，她抬起头来。

起初，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突然给她的思维蒙上一层难以看透的轻纱。她抬头一看，发现有一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尽管她没有朝那儿看，但她那女性的直觉，正确解释了让她从梦中惊醒的这道目光。

射出这道目光的是一双深色的眸子，镶嵌在一个年轻人的脸上。尽管小胡子长得浓密，这张脸依然流露出稚气，十分讨人喜欢。论穿着，此人像一个大学生，一顶圆顶宽边毡帽斜遮住他脸上柔和而规则的线条，赋予那颗普普通通、几乎可以说极为平常的头颅一些诗人的丰采和理想的成分。

她的第一反应是轻蔑地皱起眉头，高傲地把目光移开。这个普通人想在她身上打什么主意呢？她可不是从郊区来的姑娘，她是……

突然，她的思路中断了，眼睛里闪出不安分的笑意。刚才，她又自认为是社交场上的时髦女子，完全忘记自己已经

戴上了市民少女的假面。她的乔装打扮这样成功，她孩子气地感到非常得意。

这个年轻人把她的微笑理解成一种鼓励，便走近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试图使自己表现出一种必胜的信心和男子气概，但是徒然。他那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样子，一次又一次地把刚强的表情扫得一下二净。而这正好是他讨她喜欢的地方，因为男人表现出的含蓄和内敛对她来说是那样的陌生。仔细观察这个大学生一而再、再而三欲语又止的样子，对她来说简直像看出无比幽默的喜剧。她不得不使劲咬住嘴唇，免得冲他笑出声来。

这个年轻人还有一个优点——他眼睛不瞎。他清楚地看到她漂亮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流露出真情，这使他勇气倍增。

突然，他一下子没头没脑地说起话来，彬彬有礼地问道，他是否可以陪她走一程。

尽管这个年轻人准备了很长时间，可是在他提问的一刹那，她仍然大吃一惊。她该接受吗？为什么不呢？千万不要马上就想这件事该如何收场。既然她已经是市民少女打扮，那就得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她也要像市民少女一样，与自己的爱慕者一起去逛一逛普拉特尔公园，没准儿还很有趣呢！

于是，她决定接受邀请，便对他说，她很感谢，不过他还是不陪她为好，因为这会占用他很多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肯定回答就隐藏在这



个看似婉拒的句子里。

他马上明白了，便走到她身边。

不久，两个人便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

这是一个快乐的年轻大学生，离开高等文科中学还没几年，他从中学带来一股奔放的疯劲儿。他的人生经历还很少，爱情往往只停留于暗自思慕，表现为小心翼翼地在那里欣赏，沉醉于诗句和梦境之中。

相反，她却吃惊地发现，自己一下子变成一个话匣子，对什么事情都十分关心，并且突然间又操起她从前说的一口维也纳方言。她大约有五年没说这种方言了，她似乎觉得，这五年风流放浪的生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又变成那个身材纤瘦、热爱生活的郊区少女，如此迷恋普拉特尔公园和它特有的魔力。

她不知不觉地跟他一起慢慢离开了大道，脱离了喧嚣的滚滚人流，走进春意盎然的、广阔的普拉特尔公园。

枝叶繁茂的百年老栗子树，浓荫匝地，翠绿一片，宛如巨人矗立。那缀满花朵的枝丫沙沙作响，像恋人们在悄声细语地互诉衷肠；白色的花絮宛如冬日的雪花飘洒在翠绿的草丛里，落英成阵，组成奇特的图案。天空像蓝宝石拱顶笼罩在千树万木之上，湛蓝明亮又纯净。太阳为它精妙绝伦、亘古长存、无可比拟的造物——普拉特尔的春天洒上万道金光……

“普拉特尔的春天！”

两个人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些魔力已经慢慢萦绕在他们心上。渐渐地，在他们的欢快戏谑之中渗入一丝知心朋友间的亲密——这可是一个不请自来却颇受欢迎的客人。他们变成了好朋友。他遇见这个活泼开朗、快活迷人的姑娘，感到满心喜悦，她那旁若无人的神态使她看上去活像一个乔装的公主。她也喜欢这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而她对与这个小伙子合演的这场喜剧，现在也有些认真了。她穿上过去的衣服，也找回了过去的感觉：她又渴望着一种幸福，那属于初恋的幸福。

她感到，她仿佛希望现在是初次经历这种感情——那化为玩笑的赞赏，那隐而不露的渴望，那单纯宁静的幸福……

他轻轻地挽住她的胳膊，她没有拒绝。他给她讲了好多好多事情，讲他的少年时代，讲他的种种经历，然后，讲他名叫汉斯，正在上大学，他非常喜欢她……他讲这些的时候，她感到他温暖的气息吹到她的发际。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她表白，这使她因快乐和幸福而浑身战栗。表白的话她听过千百遍，有些人也许说得更美妙。她也接受过许多人的求爱，但是从来没有一次求爱的表白像今天这样，他在她耳际低声道出的、发自内心的朴素话语，让她的面颊变得绯红，发出光彩。

当他用双手捧住她的头，吻她的时候，她也没反抗，那是长长的、深情的一吻，里面包含了无数埋在心底表示爱情

的话语。

这一吻驱散了她的全部记忆，她觉得这是平生得到的第一个爱之吻。她和这个年轻人演的这场戏现在变得情节动人、感情充沛。她心中萌发出一种深挚的爱，这使她忘记了自己的全部过去，就像演员演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时候，感觉自己真的是国王或者英雄，不再记得自己的职业。

她觉得，仿佛发生了一个奇迹，使她可以再一次体验初恋的滋味。

他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小时，手挽着手，沉浸在脉脉柔情的甜蜜之中。晚霞烧红了天幕，树梢像漆黑的手指插入赤红的天空。暮霭浓重，树木的轮廓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朦胧。晚风习习，树叶沙沙作响。

汉斯和莉泽——平素她总管自己叫莉齐，此刻她觉得“莉泽”这个儿时的名字突然变得如此可爱、可亲，于是她就告诉了他这个名字——转身向普拉特尔公园走去。他们远远就能听到公园里人声鼎沸，夹杂着各式各样的噪音和喧哗声。

对莉泽来说，这个普拉特尔公园简直是一块新发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找回的童年乐土。

又过了一会儿，汉斯发现，肚子饿的问题该解决了。她欣然同意，他们便一起走进一家稍稍远离热闹人群的酒店。在那里，喧嚣的人声渐渐变成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越来越轻，越来越静。



他们坐在一起，紧紧地依偎着。他给她讲各种各样欢快的故事，并且巧妙地在每个故事里安插进一些奉承话，让她保持着愉快的心情。她早已忘却童年时代的故事，如今重新记起；那些早已从她记忆中消失的人物形象，如今重新浮现，并且以幽默的方式汇集在她的脑海中。她像中了魔法一样，和原来判若两人，变得更加年轻。

他们就这样一起聊了很久……

黑夜早已带着浓黑的面纱来临，却没有驱走傍晚的闷热。空气滞重，犹如一道沉重的魔障。远方，一道闪电打破愈来愈深沉的宁静。渐渐地，灯火阑珊，游人四散，大家向着不同的方向各自回家。

汉斯也站起身来。

“来，莉泽，我们走吧。”

她跟着他走，他们手挽着手，离开幽暗而神秘的普拉特尔公园，最后几盏彩灯像闪闪发光的猛虎的眼睛，在簌簌作响的树丛中闪烁。

他们走过洒满月光的普拉特尔大街，没有多少行人，街道也已沉睡安息。走在石子路上，每一步都产生很响的回声。人影幢幢，怯生生、急匆匆地从路灯旁一闪而过，街灯漠然地发出微弱的幽光。

他们没有谈论归途的方向，但是汉斯默默地充当起向导。他是在向自己的住处走，这一点她预感到了，却不想说出来。

他们就这样向前走，很少说话。他们走过多瑙河大桥，

接着穿过环形大道，走向第八区。这是维也纳的大学生区。他们走过维也纳大学那闪闪发光的、用石块砌成的宏伟建筑，路过市议会，向着狭窄寒碜的小巷走去。

突然，他开始对她说话。

他向她倾诉着炙热灼人的话语，用火烧火燎的情感吐露出对青春爱情的渴望，那是只有在最炽烈的情绪支配下才能说出的最热烈的话语。在他的言辞中，隐藏着—一个年轻生命对幸福与快乐的无限向往，对爱情最迷人之处全部狂热追求。

听了他的这番话，她浑身颤抖。

醉人的词句和狂野的诗句，在她耳中汇成—首令人痴迷的乐曲。她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他急切的表白在她心中引起强烈的热情，驱使她去靠近他的身体。

在一座古老而狭小的房子前面，他停住脚步，按了一下门铃，眼睛里闪耀着巨大的幸福……

门很快地打开了。

他们先快步穿过—条细长阴湿的过道，然后是很多狭窄的旋转楼梯。但是这些，她都没有注意到。他用强壮的双臂把她像羽毛似的抱上楼梯，他的双手由于期待快乐而颤抖，这颤动也传到了她的身上，与此同时，她如历梦境般地向上飞升。

爬到楼上后他站住了，打开—间小屋。这是一个狭小昏暗的房间，需要费尽目力才能辨明屋里的陈设，因为—条破

烂的白色窗帘遮住了窄小的天窗，稀疏的月光就洒在这窗帘上。

他把她轻轻放下，然后更加用力地抱住她。

房间昏暗而狭小。

但是，无边无际的幸福充溢于屋里，整个房间安宁静谧。爱情的灼热阳光照亮了这深沉的黑暗……

时间还早，也许才刚到六点。

莉齐重新回到家里，回到她漂亮的闺房。

她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扇窗户敞开，呼吸早晨新鲜的空气，因为那混浊的、甜得发腻的香水味道实在令她恶心，这香味使她想到眼前的生活。过去，她漠然地容忍了这样的生活，不去深思，盲目顺从，听天由命。但是，昨天的经历像—缕清新愉悦的青春幽梦落入她的命运，使她突然产生对爱情的渴望。

可是她感觉到，她已无法回头。马上就会有—个她的崇拜者上门，接着是另—个。想到这儿，她悚然—惊。

她害怕这渐趋明亮、更加清晰的白天……

但是，她又慢慢地开始回想起昨天，它像行将消散的阳光照进她如此昏暗、阴郁的生活。她忘记了即将到来的一切。

在她唇上闪着—缕孩子般的微笑，那是—个从清晨的美梦中醒来的幸福的孩子。 ❀

（若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斯·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书，李晓林图）



## 时间的河流与母亲的光阴故事

●韩良露

生命是一条长河，在时间的河流中，没有人可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管何时何地，我们踏入的都是不同的时间之河。

我对这个说法一直深信不疑。时间的河流不断地向未来流去，逝水年华，我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回到以往的时间之河中。我只有一条生命的河流，不管我如何追忆过去、想象未来，都只能体验自己每一次的时间之河。

直到母亲在3年多前去世，我才发现自己的时间河流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仿佛除了我自己的一条，还有一条母亲的时间河流，伴随着我的生命之河流淌。

母亲在世时，我从来不曾想到母亲的生命之河和我的会如此纠缠。虽然我的生命河流从母亲的子宫源头流出，但这条我自以为独立的河流，早已如大江般奔向生命的海洋。我早已忘记母亲子宫里羊水的波动，早已不复忆起我的时间河流最早的源头。

母亲离开后，她不再只是那个母女关系中的母亲，我突然意识到，母亲是一个女人，也有她自己的时间长河。最奇异的是，我开始感知到母亲的时间河流和我的之间存在的关联。我发现，随着母亲的逝去，母亲的时间河流竟然在我的生命中重生了。

母亲生我那年才20岁，从师范学校毕业一年多。母亲

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子，根本不想那么年轻就走入婚姻，担起家庭及母亲的责任，但命运为母亲安排了一条并非她心甘情愿走的路。母亲18岁那年，来自江苏省的父亲在台南的药房中遇到了她。父亲看上了这个白皙、害羞的少女，在付了一大笔聘金后，阿嬷阿公答应了父亲的提亲，让他们的长女嫁给了大她14岁的男人。

就世俗的标准而言，母亲嫁得不错，她其实不需要去小学教书，但她坚持做职业妇女。

我看着母亲结婚时的照片，以曾经在19岁时间之河中的我，进入她的时间之河。19岁的我还是个冲撞成规、充满文艺热情与爱情梦想的少女。我的人生刚开始朝具有无限可能的大海伸展，但母亲的人生已经被社会及家庭规范成运河，承载着各种传统的责任。

母亲个人的不甘，换回了她整个娘家的安稳。父亲之前一个人在台湾，娶了母亲之后，承担起母亲全家的生活费、教育费，成为亲戚朋友口中孝顺的女婿。在人生的天平上，父亲未免付出得过多；但在与母亲关系的天平上，他也得到了许多。

母亲在婚前恋爱过吗？18岁以前的她是否有过充满少女情怀的憧憬？母亲曾在我17岁时，因我过于狂野、过着逃学离家的生活而告诉我她当年求学的困难。母亲初中毕业

后，因家庭变故无法继续升高中，只得去食堂打工。但母亲的初中老师坚持要这位一直是学校第一名的好学生继续求学的入学考试，母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他到她的家中去说服她的父母，告诉他们读师范院校不用花钱，学校每个月还会给零用钱，可以贴补家用，于是母亲获得了求学的机会。

这位帮助过她的男老师，是否曾让她这名女学生有过少女情怀呢？

当年37岁的母亲对17岁的我，一直采取放任自流的管教方式，就是因为她希望我可以拥有她不曾拥有的人生，但她也不希望我因过分撒野而走上艰难的道路。

17岁的我，其实无法了解37岁的母亲，甚至无法了解17岁的自己，更无法了解曾经也是17岁的母亲。母亲在67岁时离开人间，当时47岁的我，突然跨进了母亲的时间之河。

47岁的我，早已理解17岁的我是怎么回事，同时也了解了17岁时的母亲的生命状态。但在母亲生前，我何曾感受过她的时间之河，何曾想到她也有过身为少女的时光？

47岁的我，懂得了自己的37岁及母亲的37岁。在17岁的我看来，37岁的母亲是相当老的女人；37岁的我，却觉得自己仍然很年轻。



选择不做母亲的我，没有一个孩子来对应我的年龄，所以让有着37岁身体的我，依然保持着27岁的心境。

但母亲的27岁、37岁是如何度过的呢？身为女儿，我看到的从来只是身为母亲的她，而不是一个处于不同年纪与岁月阶段的女人，更不用说去想她的心理状态。母亲27岁时，我7岁，她会带着我去裁缝店做母女同款的洋装。但我可曾好好看过母亲27岁时年轻的身影？这些影像并不曾留在我的心灵中，只留在斑驳的照片上。但母亲去世后，当我终于进入她的时间之河时，突然可以忆起母亲独立的生命。我不再以女儿之眼，而是以女人之眼去注视母亲作为女人的身影。

母亲67岁时因卵巢癌去世。去世之前的半年，她一直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奇怪的是，在母亲离开前的最后一个月，我开始腹痛；而在母亲结束痛苦时，我的腹痛也神奇地消失了。一般人说母女连心，对我而言，则是母女的卵巢与子宫之间的相连。

母亲离开后，47岁的我立即懂得了自己47岁的生命状态。我原本一直把47岁活成37岁，却始终躲不开岁月的镜子。如今已经一脚踏入母亲时间之河的我，不只感受到17岁、27岁、37岁、47

岁的母亲，甚至开始懂得超越自己年龄阶段的时间之河。通过母亲，我开始而对自己47岁的身体和心灵。

47岁时的母亲，考上了台湾师范大学的夜校，花了几年时间拿到一张在她的工作中派不上什么用场的大学文凭。但这是母亲人生的文凭，是让她找回自己可以掌控的人生的一种方式。

47岁的我，一直活在自己可以掌控的人生中。不管是在工作、婚姻中，还是在人生目标上，都不太遵守社会规范的我，却有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也许我成了母亲有阴影的人生中光明的一面。在母亲生前，我知道她一直以我为荣，又或者说，她可能羡慕我活出

了她不能拥有的精彩人生。

47岁以前，我觉得自己和母亲走的是根本不相连的两条人生道路：我的自由相对她的不自由，我的幸福相对她的不幸福。在母亲离开后，两条原本各自奔腾的时间之河却再度相连，让我回忆起自己生命的源头。我的时间之河中有母亲的时间之河，母亲的时间之河中有我的时间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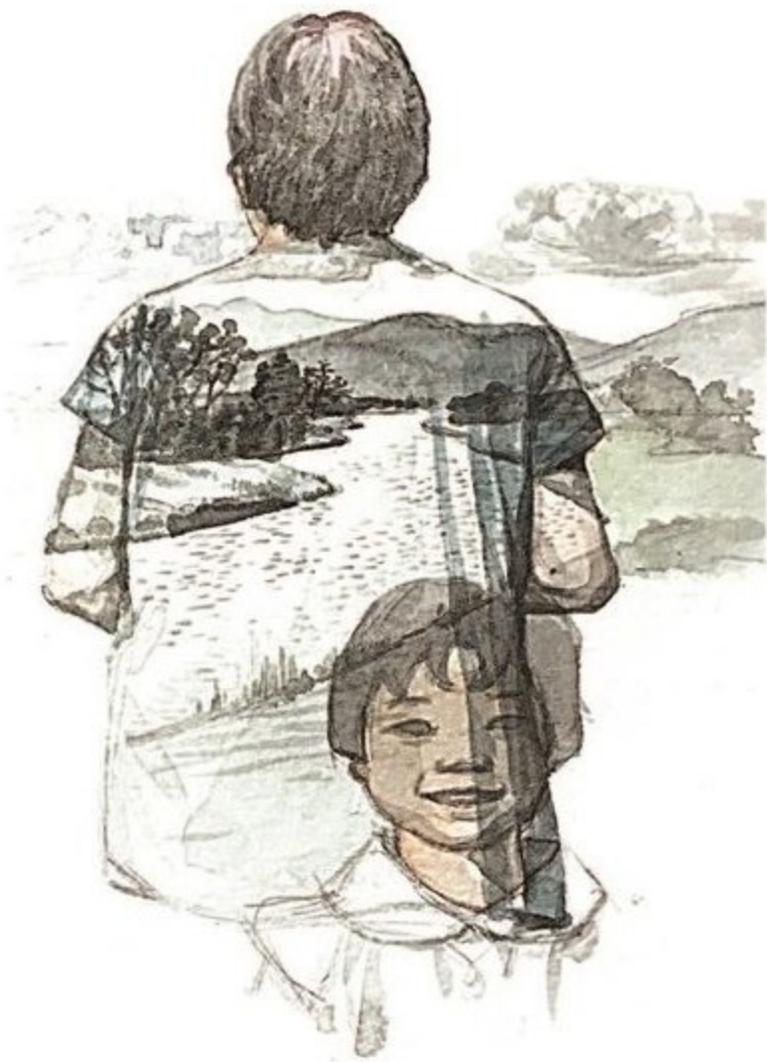
如今的我可以不依靠照片，而通过心灵之眼清楚地看到47岁的母亲，不只是从脑子里知道，而且是从心里知道她为什么要重回校园——唯有这种方式可以让她脱离人生轨道，让生命的火车开回年轻时曾经错过的人生。

时间的河流，是一条可以反复向前看或向后看的河流。原本我只能回顾自己的过去，却因母亲离去所带来的永恒之眼，看到自己的未来与母亲的过去交织的时间之河。

我知道自己必将走过母亲所走过的旅程，我的子宫终将萎缩，我的肌肤终将失去润泽，我体内的基因终将以母亲记忆中的方式活动。母亲的痛苦终将成为我的痛苦，虽然我的幸福从来不曾是母亲的幸福。

如今，通过时间的河流，我走入了母亲一生的光阴故事。 ❀

（远流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文化寻味》一书，李小光图）





## 爵士乐队领导力

◎徐珊

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波士顿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约翰·克拉克森就提出一个大胆而具有预见性的想法：“未来能立于不败之地的组织应该更像一支爵士乐队，领导应该融入群体，不能依赖于决策制定中的绝对权威，整个团队再也不分你我。”

具体而言，在爵士领导力的带动下，团队能够一边高效实施，一边创新改进，快速自我学习修复；爵士领导力也能兼顾个人所长和集体协作，完美促进个人天赋的发挥，使团队和谐协同、互相成就；爵士领导力还鼓舞成员在不确定中探索创新，挑战事业的极限。爵士领导力成功激发了组织在实施阶段去中心化的自运转和自驱动。

仔细观察爵士乐队的准备过程和现场演奏，我们发现其具备五大行为特征，从而能够完美创造多点协同的即兴表演。而作为领导者本人，也可将这5个要素作为行动指南，以加速转身。

### 去中心化创作

为了呈现精彩纷呈的原创佳作，爵士乐手普遍在深度、广度和角度三方发力。若没有扎实的基础，创新即是无源之水。因此，他们的入门课程一般是枯燥的基本和声和调式理论，之后再加以大量标准把位和音阶组合的训练。

打好基础后，爵士乐手依靠多听、多练、多碰撞，识别和掌握更多风格、律动、音阶等模块化元素和它们常见的组

合方式；之后再将这些组合自然地分解，并通过大量的吸收与练习，将“连点成线”内化成一种反射行为，从而能在短时间内快速作曲，形成新的组合，造就个人风格。

爵士乐表演乐曲时的即兴创作并非完全是乐队领队一个人的意志，或在领队的“授意”和严谨指挥下进行，而是一种去中心化，人人可为、人人愿为的共同创新。

### 框架下授权自治

一方面，爵士乐手在授权下，拥有尽可能大的个人自由发挥空间以及与同伴甚至现场观众的即兴互动空间；另一方面，这种自由是有章可循的，爵士乐手持有的精简但充足的乐谱做指引，以此构成授权自治的最简框架，从而实现“有限框架内的无限自由”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和谐统一”。

爵士乐手能够激发自治的根源，首先来自他们对音乐源源不断、无法遏制的热忱；其次，虽无指挥，但领队的“定调”确保了大框架犹在，即使自治，团队也对行动的基本方向确认无误。

领队还往往在演出前精心挑选团队成员，深入了解每个乐手的喜好风格、弹奏习惯，以此构建最简框架下自治的基础。只有将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才能通过简化的规则实施基于信任的管理。

### 领导力共享机制

杰出的爵士乐队往往因为带有大师浓厚的个性化烙印而



受到观众和乐界的追捧，这在极大程度上归功于爵士乐队的灵魂人物。他们往往是乐队的召集人、乐曲的作曲人或领队，负责确定演奏风格、配器方式、和弦主题等“交响化”规划，以及组织团队。

而真正演奏时，不同于交响乐团的指挥成为众人之中的焦点，爵士乐队的灵魂人物往往隐匿于团队中，取而代之的是“适当共享的领导力”：每位乐队成员无主次之分，各自基于对乐曲风格和基本旋律、节奏走向的共识，交替即兴演奏，焕发光彩；伴奏时则快速转换为支撑配合的角色，通过默契配合和补位以达到“琴瑟和鸣”的效果。而要做到在领导者的高阶规划下团队成员轮替和共享领导角色，需要包括领导者在内的团队中每个成员的努力。

### “转危为机”之术

爵士乐演奏者认为，错误只存在于传统音乐和固定制式中，今天的不拘一格、将错就错可能铸就未来的创新华章，即“错误”反而能激发即兴演奏。

除了即兴演奏时会出错，爵士乐手也不免遇上真正致命的技术性失误。12座格莱美奖杯得主赫比·汉考克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与迈尔斯·戴维斯合作的场景：汉考克在为戴维斯的即兴演奏做钢琴伴奏时弹奏了明显错误的和弦，然而戴维

斯仅略做停顿，简单改变音符，就让旋律峰回路转、焕发生机。“我意识到戴维斯并不认为它是一个错误……他只是觉得要弹些什么去适应它。”赫比·汉考克说。

我们发现，在乐手管理“错误”的过程中，有三方面行为要素至关重要：首先是积极看待，重新认识“错误”；其次是主动对待，提前探索灵活应变的多种可能性；最后是顺势应变。

### 网状沟通显效

爵士钢琴家汤米·弗拉纳根认为，无论作为主角还是配角，乐手之间都在演奏中保持着张弛有度、神秘自如的互动：“只有在演奏时实现彼此的沟通，你的弹奏才有意义，而这就像一次谈话。”的确，由于爵士乐没有指挥作为信息集中处理和决策的中枢，同时乐谱也只具有框架性的指导意义，因此需要乐队成员在演出中建立持续、即时的沟通，彼此应和，才能交织融合为连贯的音乐篇章。

相比线性沟通的上传下达，爵士乐队的网状沟通效率异常之高：这种沟通是即时性、社群化和心照不宣的，演奏各个乐器的队员在同一沟通场景内，所有交流都在音乐的流动中同步、自然地发生，这其中，倾听、响应两个环节不可或缺。❀

（德音摘自《21世纪商业评论》2019年第4期，连培伟图）

## 发脾气

● 亦舒



倪匡的名言：“最讨厌的，是天天发脾气与永远不发脾气的女人。”发脾气的对象，至少要旗鼓相当，有本事就对老板大发脾气；气出在妇孺、弱者、下属身上，未免胜之不武。什么时候发脾气，也有讲究：乱发脾气，无理取闹，诚属不智；为争取正当利益，拍案而起，则无可厚非。

永远不发脾气，在今时今日不大行得通。社会节奏急匆匆，谁会费时地琢磨别人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所以一定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可如果不得要领，就得采取比较慷慨激昂的态度——也就是发脾气了。

脾气人人会发，却也讲究身份。很普通的人，只拥有很普通的才智，脾气还是少发为妙，发错脾气，惹人生厌。连说话都没有资格的人，居然乱发脾气，更是自寻死路。

有人隔些时候发一阵脾气，视作平常；有人一生发一次脾气，不可挽回。

真正一身坏脾气的人十分吃亏；会挑时候来发脾气的人则是聪明的人，当然占便宜。❀

（若子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生活志》一书，123RF供图）

### 抬杠

最近一个女同事和我“杠”上了。我把网名改成“皇上”，她就改成“太后”；我改成“嬴政”，她就改成“赵姬”，总是要长我一辈。

今天，我想了一个绝招，果断将网名改成“孙悟空”，看她怎么改。刚才我打开电脑一看，她居然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石头”。

### 霸王条款

在牙科诊所，我要做拔牙手术，医师助理递给我两张纸，要我签字。我边签字边开玩笑说：“我这一签字，是不是意味着即使你们把我的头连根拔起，我也无权起诉？”

助理说：“不，不，那是另一张上的。这一张说的是‘你还得付款’。”

### 彩礼

小王去女朋友家提亲，未来的丈母娘说：“要不彩礼就按我女儿的体重来算吧，一斤5000元，不高吧？”

小王咬咬牙答应了。他正忙着四处借钱时，接到未来丈母娘的电话，她说：“其实那天我是和你开玩笑的，到时候你意思意思就行了。”

小王不解，就给女朋友打电话，女朋友说：“你不知道，我都绝食5天了，我妈急坏了。”

### 诱惑

我对鱼说：“来吧，来岸上吧，辞掉你水中的工作，在



旅游中升华自我，告别那水中的污浊，让天空净化你的灵魂。”

鱼对我说：“如果我信了你说的的心灵鸡汤，今晚我就会变成鱼汤。”

### 坐一起

坐火车时旁边坐了一个帅哥，我心里可美了。这时来了一个女孩，拿着一张票对我说：“可以换个座吗？”我诧异地问：“为什么？”那女孩说：“我想跟我男朋友坐一块儿，买票时没买到一起。”我坚决地说：“可我也想跟你男朋友坐一块儿。”

### 少吃点儿

我失恋了，痛苦至极，向闺蜜哭诉：“没想到他是这样的卑鄙小人，分手就分手吧，还向我索取交往3年所产生的费用。什么餐费、牛奶费、饼干费、水果费和零食费，他居然一笔一笔都记了账，一共两万多！”

闺蜜说：“别伤心了，这样的渣男，分了也好。但是你

以后再谈恋爱的时候，千万记得要少吃点儿！”

### 认罪

在法庭上，被告突然认罪。

法官问：“你为什么不早认罪？白白浪费了我们许多时间。”

被告说：“在听到控方提出足够的证据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无辜的。”

### 意义

狄仁杰：“我觉得父母给我取的名字真好，仁义、杰出，真是帅极了。元芳，你怎么看？”

李元芳：“您要我说实话？”

狄仁杰：“当然要说实话。”

李元芳：“我觉得‘敌人节’不如情人节好。”

### 共享单车

路边两个老爷爷在下象棋。一个老爷爷突然急眼了：“老赵，你是不是老眼昏花了？看好了，你刚才拿我的车，吃我的卒！”

另一个微微一笑：“这不是你的车，这是共享单车！”

### 可怜的猫

早上上班，小刘碰见对门的老张。老张问：“昨晚你被老婆骂了？声音真大呀！”小刘回答：“没有啊，我老婆那是在训猫。”老张感叹道：“真是可怜的猫啊，我听见你老婆命令它上交工资卡。”



1



10 米外六亲不认，  
50 米外雌雄不辨，100  
米外人畜不分。

2



脸可以脏，眼  
镜不能脏，但下雨  
天基本全毁，为什  
么眼镜没有雨刮  
器？差评！

3



# 只有近视才懂的痛

●辛巴狗

6



在镜框前面，所有的大  
眼睛和长睫毛都是白搭。摘  
下眼镜的那一刻，我听到有  
人在说：“哇，原来你的眼  
睛这么大，睫毛也挺长的  
的……”



小时候，我觉得  
戴眼镜特别酷，看着  
就好有学问。现在……

好想告诉身边近  
视的小伙伴，宝宝心  
里苦，这种痛我不能  
一个人承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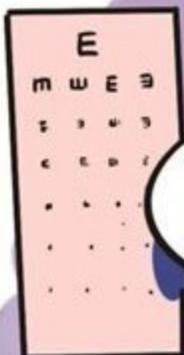
看 3D 电影时，我成了  
一只可怜的“六眼田鸡”。  
呱呱呱……不仅脑袋被夹  
得生疼，鼻梁也被压塌了  
一截。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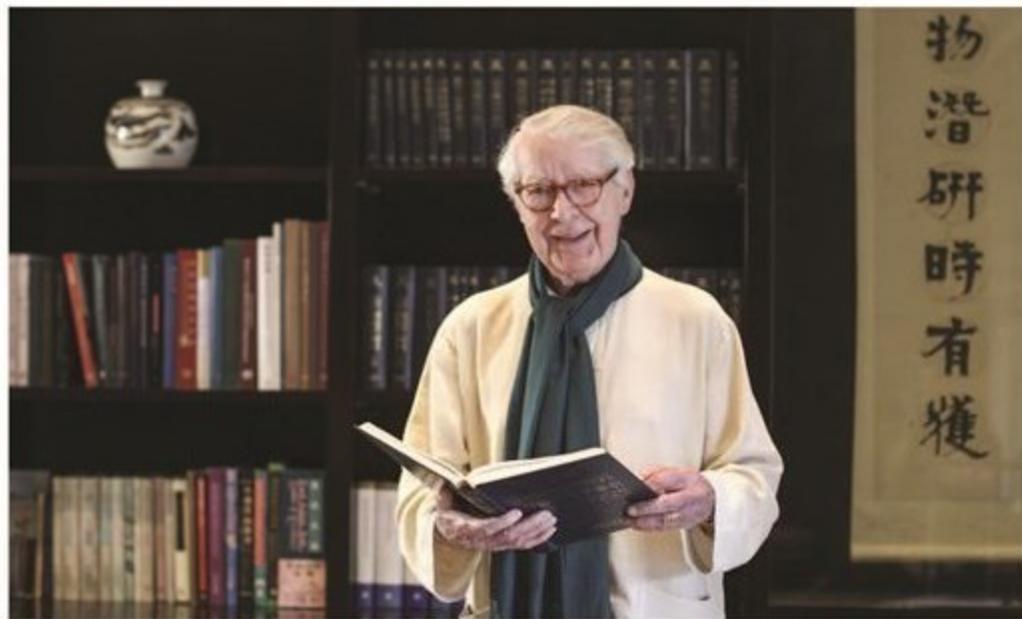


当喝热茶、吃火锅的时候，  
猝不及防就瞎了……

5



体检测视力，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背  
下上面 5 排字母的方向，万万没想到，测的  
时候，我看不见棒子指在哪里。



## 带着汉语的乡愁离去

●艾江涛

在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7天后，据瑞典媒体报道，95岁的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去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马悦然，这个来自瑞典的老头儿，以瑞典学院有资格对诺贝尔文学奖投票的18位终身院士中唯一一位精通汉语的学者身份，为中国人所熟悉。在当代作家的圈子中，马悦然则以一位中国文学热心、真性情的推荐者为人们所推崇。

当电话接通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多年的作家万之，刚刚参加完在哥德堡举办的一个诗歌节，正在等候回斯德哥尔摩的火车。万之告诉我，因为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爆出丑闻，瑞典学院在是否起诉女院士弗罗斯滕松一事上产生分歧。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由于包括马悦然在内的多数院士同意不起诉，结果埃斯普马克、厄斯特格伦、恩隆德

3位院士愤而退出诺奖投票，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延迟到2019年颁发。谈及这件事，万之有些感慨：“马悦然这个人，有点像中国人，很讲情面。”

然而，留在万之心目中的，仍是3年前中秋节晚上和马悦然最后一晤的美好记忆：“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很漂亮的雕塑公园，松树林中，月光之下，喝酒赏月。他那年已经92岁，还能喝半瓶我带去的五粮液。”

对多数像我一样并没有见过这位老人的人来说，了解他更好的办法，或许只有读他留下的文字。在2004年出版的文集《另一种乡愁》中，80岁的马悦然追忆过往的学术人生。他所写的自己青年时期在四川调查方言期间住在一座庙宇中的情景，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怅惘之感：“我永远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

晚上仪式的头一首很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 与汉语结缘

马悦然与中国的缘分，与林语堂有关。1946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与希腊文的他，人生规划原本是做一名高中老师。无意中读到林语堂的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马悦然对其中谈到的老子的《道德经》产生了兴趣。他找来英、法、德几个译本，发现内容差异很大，于是鼓起勇气给当时已经写出《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打电话求教。初次见面，高本汉便将自己翻译但尚未出版的《道德经》借给了这个好学的年轻人。马悦然一周后还书时，高本汉问他：“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学中文呢？”就这样，1946年8月底，马悦然转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高本汉开始了他的汉学研究。

1948年8月，追随高本汉学习两年的马悦然，凭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获得去中国调查四川方言的机会。此后两年，他辗转在重庆、成都、乐山和峨眉山等地，记录方言数据。初到中国的马悦然，汉语水平还停留在会读不会说的阶段。在重庆和成都待了两个月后，他学会了西南官话，可以独自调查方言。不过，他对汉语更进一步的学习是跟着报国寺一个法号



为果玲的老和尚。从1949年的大年初一到8月，马悦然一直住在峨眉山最大的一所寺庙——报国寺中。

在晚年的回忆文字中，马悦然对当年那位曾在大学教过国文的老和尚充满感激：“每天早饭后，老和尚到我的房间给我讲两小时的课。首先读的是‘四书’，‘四书’读完就念诗，《唐诗三百首》、汉朝的五言诗和乐府、魏晋南北朝的诗，他什么都教。他也想教我用毛笔写字，但是很快发现我完全缺乏书法的天赋。”

在四川的那段时间，马悦然还收获了后来伴随他终生的中文名字。1950年上半年，马悦然跟随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宥学习宋词，闻教授为他起名“马悦然”。

在回忆文字中，马悦然时不时会冒出几句四川话，像“莫得事”“莫得办法”，颇为自得。山西小说家李锐告诉我，马悦然的普通话和四川话都不错，和他在一起时讲普通话，和妻子陈宁祖回四川老家时便讲四川话。

马悦然刚到成都时，曾在当时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陈可行的家中租住过一段时间，刚刚高中毕业的陈宁祖是房东的二女儿。马悦然受邀为陈宁祖补习英语，两个人渐生情愫。不过当时马悦然已经订婚，直到1950年7月，他返回香港得知在美国的未婚妻爱上了别人，愿意和他分手后，才立即给陈可行发电报，向其二女儿求婚。不久，两个人如愿走到一起。

此后几十年，陈宁祖成为马悦然的贤内助的同时，还成了他学习中国文化的窗口，陈宁祖也出现在许多中国作家的回忆中。1996年，陈宁祖去世，万之所写的纪念文章中，还谈到她在一次闲聊后，为格非收集伯格曼电影的录像，为余华送来某个瑞典音乐家的磁带。

在四川调查方言的两年多，马悦然不仅收获了爱情，还更深地体会到传统中国的人情之美。他感慨岳父家那个不但主张放走小偷，还偷偷把对方翻墙用的梯子放回去的厨子。在一次采访中，他回忆起那时普通中国人对美的感受：“我以前在四川的时候，看见峨眉山的农民总是在农忙之余，翻过一座山去看芍药花……还有一次是我正背靠着一棵大树看书，发现一个老人一边踩着大树周围的落叶，一边说‘真好听啊’！”

### 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经历了驻华文化参赞、国外多所大学讲师等身份变化，1965年，马悦然回国创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并长期任教于此。

李锐在一篇题为《心上的秋天》的序言中写道：“他把西汉典籍《春秋繁露》翻译成英文。他让同胞们和他一起分享《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到处流传。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现当代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

人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外国人像他这样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到处传播中国文化，到处传播中国的语言和声音。”

1986年6月的一天，李锐忽然收到一封从瑞典寄来的信。一个叫马悦然的人，声称自己在订阅的《小说月报》上看到李锐的小说集《厚土》的节选，希望获得该书的翻译授权。自此，李锐便开始了与马悦然的交往。1989年，瑞典文的系列小说集《厚土》出版后，1989年、1990年，马悦然连续两年邀请李锐到瑞典访问。1990年，两个人终于在瑞典见面。早在一年前，马悦然就告诉李锐，他邀请了瑞典学院的八九位院士，想一起去看看李锐当年插队的村子——吕梁山区邸家河村。结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直到2004年才最终成行。

在邸家河村，马悦然再次感受到来自中国大地的气息。当村主任向村里一个年长的老太太介绍这位从遥远的北欧来的客人时，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说：“哈，天下乌鸦一般黑。”马悦然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无论住在什么地方，地球上的人都是一样的。

马悦然似乎偏爱那些带有泥土气息的中国作家。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说：“我很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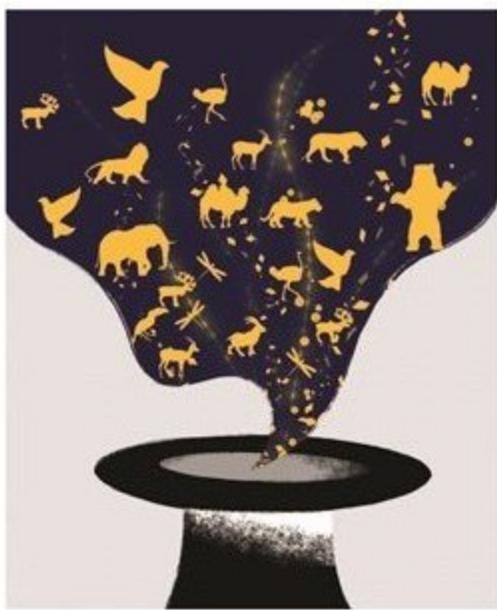


## 魔法师之死

◎ [智利] 迭戈·穆尼奥斯·瓦伦苏埃拉 ◎ 范童心 译

世界上最后一个伟大的魔法师行将就木，他的身体已经无比衰老，油尽灯枯，但精神依旧清明。那曾经风靡千百年的辉煌魔法，也强大如初。

成百上千的奇幻生物聚集在用独角兽皮做成的病床前，向魔法师做最后的告别。它们都是他终其一生用自己伟大的法术创造出来的——有天使和人鱼，有狼人和吸血鬼，还有他最喜欢的章鱼怪和海蛇



精……这些光怪陆离的生命都悲伤得不能自己，在独角兽皮做成的床边低声啜泣。即使那些平日里无时无刻不翻江倒海的物种，此刻都默然肃立，不曾发出一丝响动。

“只有人类没来，”老人环顾四周，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痛楚，“只有他。”随后，溘然长逝。

（希 声摘自漓江出版社《出售幻觉》一书）

### 绕不开的诺奖话题

1986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在发言中试图解释，翻译的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没想到这一说法竟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质问他：“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是创作奖还是翻译奖？”一起参会的学者王元化看到群情激愤下马悦然发窘的样子，不禁对他有些同情。

回头来看，文学作品必然要通过翻译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这本是常识。发生在30多年前的这一幕，无疑反映了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某种焦虑。这种焦虑，随着中国作家的得奖，得到了自然的纾解。但围绕在马悦然身上的，依然是无法绕开的诺奖话题。

谈及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的18个评

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没那么重要。”

在中国作家得奖前，对可能得奖的中国作家，从鲁迅、林语堂到老舍、沈从文，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言。或许是为了一次回答这些问题，2015年4月，马悦然在澳门科技馆专门做了一场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1913年选入瑞典学院的斯文·赫定很希望中国作家得到诺奖。1924年12月，斯文·赫定给高本汉写信，请他帮忙推荐一位合适的中国作家。高本汉的回信说，据他看，没有中国作家有资格得奖，但他提到一位年轻的中国朋友正在巴黎从事语言学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很熟，也许可以帮忙介绍。这位年轻的朋友正是刘半农。后来刘半农在一次宴会上，趁机单独问鲁迅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拒绝了这个好意。刘半农很可能将鲁迅的回

答转达给了斯文·赫定。

谈到沈从文，马悦然说：“我是1985年被选进瑞典学院成为院士的，要是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的话，他肯定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秘密我不应当说出来，但自从我说出来以后，我的同事们非常理解我的心情。”

“马悦然非常喜欢道家。他不喜欢儒家，比如《论语》，他都不翻译。”万之回忆。马悦然不但重新翻译了《道德经》，大概从85岁之后开始翻译《庄子》。去世前几年，他仍将大量精力花在《庄子》的翻译上，据说，他在骨折以后，看到《庄子》，腿就不疼了。

始于《道德经》，终于《庄子》，马悦然带走对汉语的最后一缕乡愁，从此不用再回答有关诺奖的各种问题了。

（酣 歌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3期）



## 带雨的韭

◎陈思呈

写到韭菜的诗浩如烟海，最让人感怀的是那首《赠卫八处士》。在微信时代，我们很少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机会了，但这几年参加同学会，也常常发出这样的感慨：“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然而杜甫这首诗，最让人动容的，并不仅仅是久别重逢的温暖。

二十年前，我参加过一次人类学系的短期活动，把吾乡乡下的某个村庄作为田野考察点，住了一个月。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毕业后卷入恋爱、结婚、生子以及家母病故的人生洪流，匆促不问前尘。前年春天，我突然想到那个村子，莫名地想再去一次，尽管也没想明白，去了要干什么。

总之就去了。仍住在当年寄住的大叔大婶家，故人相见，倒也谈不上多激动，只是反复地确认着，村子里哪一个老人在哪一年去世了，果然真的是“访旧半为鬼”了。

那也是晚上，大婶从地里摘了芹菜，煮了两碗粥，吾乡有吃夜粥的习惯，在待客之道里，一碗夜粥，象征着柔情的体贴。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我住了两个星期，尽管无所事事也不想太快离开。因为感到了深沉的依恋。一般而言，乡村的发展比城里大概慢了十年，所以村子里仍保留着很多我童年的记忆。村子里的女人忙碌的很多日常事务，就是多年以前，我的祖母和母亲每天的生活内容。

这些是在城里很少见到的情景和感受到的

气氛。吾乡那些奇妙的风物，在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中被淘汰、被更换；那些落伍的风俗被简化，热闹而亲密的大家族生活被分解。在城里，已经很难体会到儿时有序而繁密的生活细节，而在乡村，它们重现了。

所以，在夜晚，当主人用一碗夜粥招待我，放的虽然不是春韭，但粥的蒸汽与当年杜甫那碗黄粱的蒸汽，大概是同一种蒸汽。浮现在我眼前的，是几十年如幻影般的前尘往

事。在《赠卫八处士》中，杜甫感怀的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他们处于“见面难”的古代，而我在通信方便的现代，也感到了同一种离散，尘世间无所不在的离散。

时光洪流下谁都逃不过的离散。

这样的两个夜晚是相似的，为这样的夜晚，我也写下我的诗句，这就是我全力以赴的人间：

这些年来少有过的温馨夜晚。邻居过来诉说猪圈的修缮及其暧昧的所有权。

她们从猪圈讲到柑树虫害再讲到遭遇的不公，

最后落实到对命运的安顺，她们迟迟不愿离席，

这流连让我满喉泪意。我知道这人间亲切热闹，

我们以前的时光都是虚度。

可是这样的时刻我拿它何用？在我心里巨大的爱，像骆驼穿过了针眼。

（若子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私城记》一书，赵希岗图）



# 相见时难别亦难

● 张 爽



“很快你就 82 岁了。身高缩短了 6 厘米，体重只有 45 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地美丽、优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 58 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越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安德烈·高兹坐在床上，轻轻地读着写给妻子的信。多利娜倚在他的胸前，身体微微颤抖，高兹用手抚过她的脸颊，才发现她正默默流泪。

## 米洛斯的阿佛洛狄忒

1947 年 9 月，师从哲学家萨特的年轻学生高兹，正忙着在法国巴黎找一份报社编辑的工作。生于奥地利，又在瑞

士洛桑上学，初到这座陌生的城市，高兹的生活格外单调。

那天，一个同学邀请高兹参加一场派对。浪漫的巴黎青年，在舞池中翩然起舞。高兹舞艺不精，只好坐在一旁欣赏。不远处，3 个男青年正围着一个女孩，央求她一起打牌。女孩没有理他们，而是径直向高兹走来，邀请他共舞。腼腆的高兹摇手拒绝，他涨红了脸说：“我不会跳舞。”女孩笑道：“好吧，希望等你学会跳舞后，可以主动邀请我。”她转身离开。高兹望着女孩的背影，心潮澎湃，忍不住问同学：“她是谁？就是那个充满活力、皮肤像珍珠一般的女孩。”同学笑着说：“她叫多利娜，难道你对她动心了？”高

兹没有回答。在他的心底，多利娜美丽、高贵、大方，如同米洛斯岛上的阿佛洛狄忒，不可能看上他这样的穷酸书生。

这次相遇后的一天，他望着窗外发呆时，突然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多利娜正经过他的楼下。那一刻，高兹相信了命运，他匆匆冲下楼，假装无意邂逅。那天的太阳很明艳，多利娜美丽极了。高兹鼓足勇气，问道：“你可以教我跳舞吗？”“可以。”多利娜回答道。其实早在初见时，她就有些倾心于这个面带忧郁的青年。

在高兹的童年里，父母受到反犹太主义的侵袭，他的学习生涯颠沛流离。这种不稳定，让他对婚姻有一种天生的畏惧。“什么能够证明，在 10 年或 20 年后，我们历经沧桑，而婚姻的契约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呢？”高兹向多利娜袒露心迹。

“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都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强、改变，重新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多利娜的回答让高兹无法抵挡，他甚至认为，多利娜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们的灵魂产生了共鸣，这促使他们一起成长。1949 年的秋天，在众人的祝福声中，他们喜结连理。

## 欢愉是相互给予

婚后的日子，虽然贫穷，



却充满幸福。每天早上，高兹都会静静地望着躺在身旁的多利娜。他说，那时的自己，仿佛是在欣赏充满柔情的奇迹。而这份奇迹的力量，让高兹不知疲倦地投入精力，坚持创作。但是，其著作即使在萨特的鼎力推荐下，依然没有出版商愿意刊印。

高兹很失望，也很失落。多利娜抱着高兹，亲吻着他的额头。“没有关系，你的生命还有很长的时间，要去创作更多的东西。”高兹在妻子面前，第一次流下眼泪。

1950年的春天，在新婚的高兹看来，春寒料峭，祸不单行，他所在的报刊社因为种种原因破产了。抱着一箱办公杂物走在回家的路上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多利娜解释。

“没有这份工作，我们一样过得下去。”多利娜把做好的菜端到高兹面前，“不过，以后牛肉我们要少吃一点了。”她的调侃，让高兹感到既甜蜜又心酸。

在那之后，多利娜找了几份兼职。高兹心疼不已，但多利娜告诉高兹：“爱上一个作家，就是爱上他的写作。你的天赋是写作，那就坚持下去。”高兹被多利娜的这份力量感染，此后笔耕不辍，陆续以戈尔兹为名发表作品，在巴黎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随着高兹稿费的增加，两个人的生活也有了改善。1958年，高兹的第一本著作《叛徒》出版，但是，高兹在这本具有自传性质的书中，只用了些许语言谈及爱情，还把多利

娜塑造成很卑微的形象。

高兹的声誉越来越高，他进入《现代》杂志编委会，这家由哲学家萨特创办的杂志在当时负有盛名。不久后，高兹又创办了《新观察家》周刊，开始陷入应接不暇的应酬，吸引了许多追随者。

某天，多利娜突然平静地告诉高兹，她希望离开他，以免爱情坠入争吵和背叛的深渊。她建议说，最好的方法是分开一段时间，希望高兹能够根据自己实际的愿望，做出人生的选择。

高兹开始反思，他清楚地知道，这段时间里，自己被名声所累，也伤害了多利娜。他恳求多利娜原谅他。看着高兹的眼睛，多利娜相信了他，回到家中。从此以后，高兹更加尊敬妻子。

### 病痛给了爱情一双翅膀

随着岁月的流逝，高兹和多利娜的感情越来越深厚，他在每一场活动中都会带着妻子。多利娜是一个智慧的女人，她聪慧又好学，与哲学家、作家相谈时不卑不亢，连萨特都非常喜欢和她交流。本来多利娜在理论知识上比较欠缺，但她很快就学会了那些生涩的专业术语，开始与学者们巧妙地辩论起来。

1973年的秋天，多利娜间歇性的头痛发作了。一开始，她以为是气候变化导致的疾病，但疼痛很长时间都没消失。高兹带她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是因为多年前多利娜治疗腰椎时，注射的药物产生了

严重的副作用。他深深地自责，正是因为自己终日忙于工作，妻子才会过度劳累，腰肌劳损。医生随后的话，更让高兹绝望。“她得了蛛网膜病变，这很致命，我们尽力保障她5年的生存期。”

走向病房，看着正在病床上打盹儿的多利娜，高兹才发现，他曾经以为哲学、写作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了多利娜，他就会失去一切。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医生建议多利娜到乡下疗养。于是，高兹放下所有事情，陪着她回到自家的农场。她说想要在绿树成荫的地方看书，他就在农场前后栽种了200余棵树。等到这些树木都成材了，还在照顾妻子的高兹，也是病痛缠身。一天，他们讨论了人生即将到来的不同结局，但是，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都不愿意在对方走了以后，孤独地活下去。他们决心一起告别人世。

于是，他们相拥着，就像当年新婚时睡在沙发上一样，挤在一起。高兹轻声读着写给妻子的信，多利娜流着泪……当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躺在那里，闭着眼，宁静得像睡着了一般。

而在不远处的书桌上，翻开的本子里，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经常对彼此说，万一有来生，我们仍然愿意共同度过。”

（琴羽摘自《莫愁·智慧女性》2019年第25期，沈璐图）



## 苏东坡的南渡北归

●祝勇

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地降临，他就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把它化于无形。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所在。

一

北宋的官场，比赣江十八滩更凶险。

就在过赣江十八滩时，苏东坡接到朝廷把他贬往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的新旨意。

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新宰相。

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那时二人还是朋友。后来的历史，完全验证了苏东坡的预言。苏东坡到惠州后，章惇一心想除掉他，以免他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章惇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东坡的死敌程之才担任广南东路提刑，让苏东坡没有好日子过。苏东坡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

二

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苏东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都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亦无不可。他依旧作诗，对生命中的残忍照单全收。他虽年过六旬，却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更不会听亲友所劝，放弃自己最心爱的诗歌。在他看来，丢掉诗歌，就等于丢掉了

自己的灵魂，而正是灵魂的力量，才使人具有意志、智性和活力，尽管那些诗歌，曾经给他，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

此时，苏东坡写了一首名叫《纵笔》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白发萧然，却在春日里，在藤床上安睡。这般的潇洒从容，让他昔年的朋友、如今的政敌章惇大为光火：“苏东坡还过得这般快活吗？”朝廷上的那班政敌，显然是不愿意让苏东坡过得快活的。他们决定痛打苏东坡这只“落水狗”，既然不能杀了苏东坡，那就让他生不如





死吧。公元1097年，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今海南省），任昌化军安置，弟弟苏辙也被谪往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

苏东坡知道，自己终生不能回到中原了。长子苏迈来送别时，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代清楚，如同永别。那时的他，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他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海南，根本没有棺材这种东西，当地人只是在长条状的木头上凿出白穴，人活着存稻米，人死了放尸体。

苏东坡孑然一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抛妻别子，孤身相随。年轻的苏过，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这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他知道，父亲被一贬再贬，是因为父亲功高名重，从来不蝇营狗苟。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来进行交易。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仅没有丝毫贵难，相反，他感到无限的荣光。苏过在海南写下《志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

苏东坡的命途，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是他应对噩运的撒手锏。在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他除了写书、作诗，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脱出来，内心

有了一种节口般的喜悦。

### 三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下旨将苏东坡徙往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将苏辙徙往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就是苏轼在这个时候书写的。

那一次，苏东坡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赵梦得，不巧赵梦得北行未归。他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赵梦得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

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苏东坡晚年的书迹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着痛快。”

无论对于苏东坡，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被贬往海南的官员，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宋代不杀文官，那座大海中的孤岛，对宋代官员来说，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因此，南渡与北归，往往成为羁束与自由的转折点。

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船至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那是六月初一。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到了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继续了。

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燥热，苏东坡病了几十口，到二十六口时，已到了弥留之际。

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意思是，我这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不会下地狱。

又说：“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

苏东坡病中，他在杭州时的旧友、径山寺维琳方丈早已赶到他身边。此时，他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

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苏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

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皆应顺其自然；能否度至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看缘分，不可强求。他写文章，主张“随物赋形”，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他的人生观，也别无二致。

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东坡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溘然而逝。

那一年，是公元1101年。

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就像《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所说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林冬冬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李晨图）



诺贝尔奖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奖项，这并不在诺贝尔本人的预想之中。

诺贝尔奖科技类奖项的评选标准，历经多次变革，有的内容甚至违背了诺贝尔本人的意愿。1895

年，也就是诺贝尔去世的前一年，

他原本设立的遗嘱是这样的：“我所留下的全部可换成现金的财产，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处理……成立一个基金会。它的利息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诺贝尔本人的遗愿是，获奖者是在前一年有所贡献的人。

然而，后来的诺贝尔奖评委会在决定颁奖前，会对获奖者进行长时间的考察。

这就导致了很多遗憾。比如，女生物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对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发现——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贡献很大，然而在今天，人们关于这项成就的记忆，只有两位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

原因很简单，在诺贝尔奖评委会决定颁奖时，富兰克林已经去世了。类似的遗憾有很多。坊间有传言，林语堂、沈从文等人去世得早，是他们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

只此一个变化，就改变了诺贝尔奖的“意义”。

诺贝尔本人的想法是，通过鼓励杰出贡献者，来支持他们的科研事业，所以获奖的时

间不宜太迟。要知道，早期诺贝尔奖的3万美元奖金，可以支持一个科学家无负担地进行20年科研工作。

但在今天，当诺贝尔奖颁发时，大多获奖者早就功成名

“活地图”的条件之一。

但如果只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其实，诺贝尔奖诞生在一个很巧的时间点（1901年），可以说它生逢其时，彼时的世界正需要一个有标志作用的科学奖项。

在这之前，它存在的

必要性是不大的。在没有诺贝尔奖的时代，也存在科学的“地图”，事实上，那时的科学地图相对而言更加清晰。

科学史家公认的是，世界科学中心有过5次大的转移。什么叫世界科学中心？这最早是由英国学者贝尔纳提出的概念，他借此描述科学力量的转移现象。后来，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受到启发，用定量的方法，“很科学地”界定了世界科学中心。

根据定义，科学成果数量超过同时期内全球科学成果25%的国家，就被称为世界科学中心。

从近代科学的诞生之日算起，世界科学中心有过5次大的转移，分别是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转移，发生在“二战”时期，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美国。根据资料，“二战”之前，美国只有8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英国有10人，德国有11人。而在“二战”之后，美国获奖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至今几乎从不缺席，一家独大。

可以看出，在诺贝尔奖诞

## 世界科学中心的五次大转移

### ● 向 由

就了，奖金的支持意义被削弱。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但这一变化，却让诺贝尔奖有了“终身成就奖”的意义。而这，是它迈向世界性参考指标的第一步。

### 科技史还是私人史

尽管诺贝尔本人对获奖者获奖时间的规定后来没能贯彻，但它以另一种形式被执行下来。即在颁奖时，奖项并不针对获奖者本人，而是针对他的某一项成就。

有的科学家名气很大，但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比如霍金。

相反，有的科学家不止一次获奖。比如著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在1903年因发现物质的放射性，和她的丈夫一起获得诺贝尔奖。1911年，她又因为发现镭元素而再次获得诺贝尔奖。

正是因为这种变动，诺贝尔奖所强调的，是杰出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而不是科学家本人。

所以，它能够标记出科技的创新点在全球版图上的出现和转移。这也是它能成为一幅



生后，它的科技类奖项，如实地反映了各个国家科学力量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它具有“活地图”功能的一面。

然而，在没有诺贝尔奖以前，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世界科学中心的前几次转移，与科学史上的伟大人物的生卒时间相对应。

比如，意大利成为第一个世界科学中心，伽利略功不可没。当时，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学派的书籍，从阿拉伯世界传回西欧。意大利凭借其靠近阿拉伯世界的地理位置，在当时兴起了最为活跃的思潮。伽利略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然后是英国，很显然，牛顿开始放射光芒了。牛顿出生于伽利略逝世的第二年。在牛顿时代，西欧的科学中心无疑在英国。无论是经典物理学大

厦的建成，还是微积分的发明，这些成果都让英国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微积分的发明权，牛顿与莱布尼茨争执了大半生。有趣的是，莱布尼茨是德国人，德国的当权者选择支持自己的国民。英国政府也当仁不让，他们捍卫牛顿式微积分，奉其为正统。然而，我们现在使用的微积分，是莱布尼茨式的，因为它的表现更直观简洁，牛顿式的微积分过于烦琐。

法国和德国作为接替者，它们的先天条件足够好，这两个国家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同样辈出。从较早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到后来的安培、巴斯德、赫兹，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以说，在19世纪以前，一部科技史，就是几个科

学家的私人史。

## 比诺奖时，在比什么

既然是“私人史”，那么它的发展脉络自然是很清晰的。

界定了世界科学中心的日本学者汤浅光朝提出，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大概以80年为一个周期。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科技发展上的领先地位，只能维持80年左右。

“汤浅现象”在20世纪以前是适用的，科学力量的前4次转移都符合这一说法。不难揣测，周期为80年，这与科学家本人的寿命，有着很大的对应关系。

不过，来到20世纪，一切都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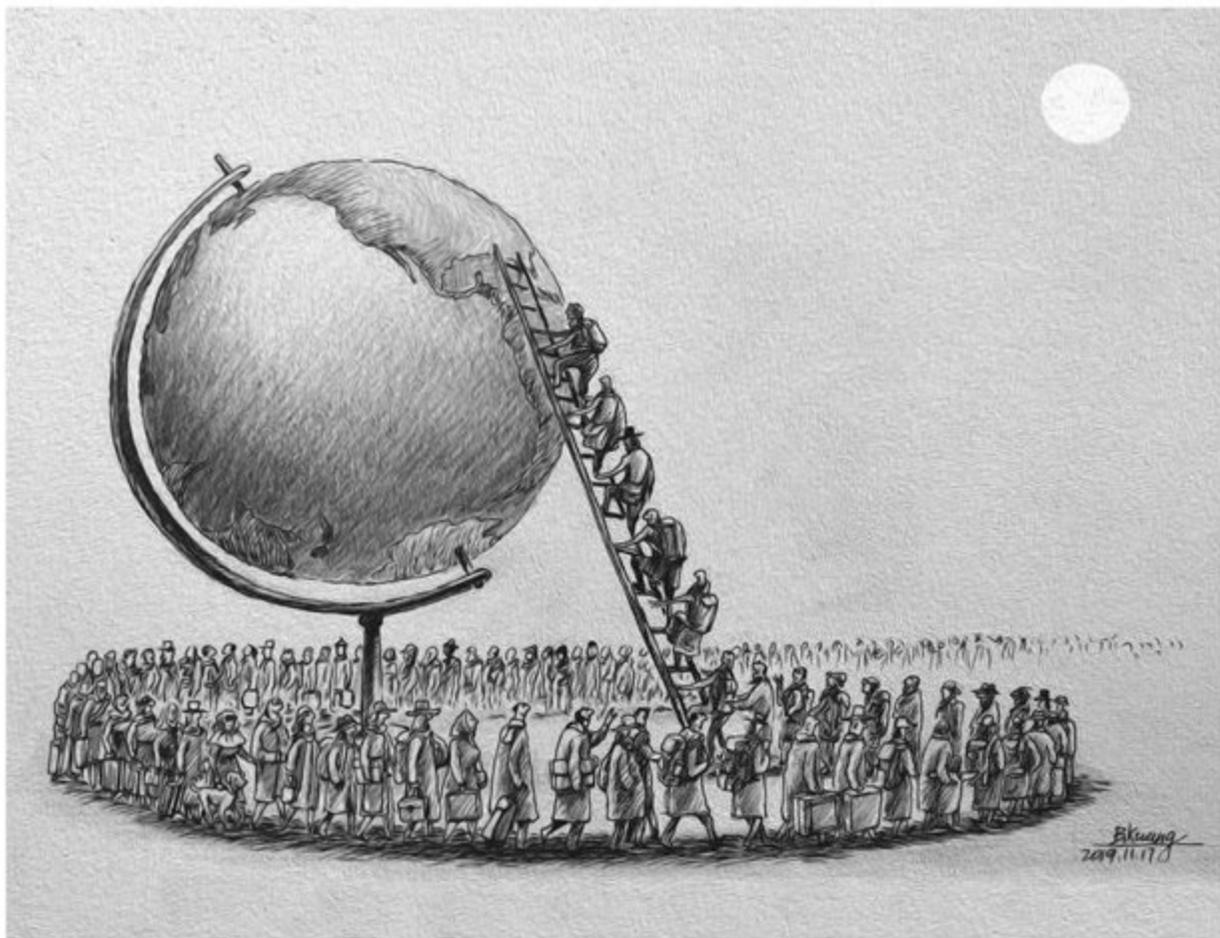
首先，“汤浅现象”失效了。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始于1920年，根据规律，它应该在20世纪末丧失领先地位。即使将美国科技兴盛的起点定在“二战”结束（1945年），那么，此时的它理应后继乏力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截至目前，美国籍科学家仍然是诺贝尔奖科技类奖项的常客；过去的20年，每年都有美国籍的科学家获此殊荣。不但没有衰落的迹象，甚至在创立新学科、发明新技术方面，美国始终保持着绝对领先的地位。

为什么？

科技激烈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简单来说，20世纪以前的科技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代，草





根出身的法拉第，通过自学电学理论知识，发现电磁感应。没有学院派背景的爱迪生，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创造出他最负盛名的发明。

20世纪伊始，科学研究越来越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它拒绝“民科”，也很难再有“个体户”。换言之，科研已开始成为一项耗费巨大的事业，不再是个人或小型的独立团队所能承受的。

以物理学科为例，早期伽利略的实验工具，只是斜面、计时器、滑轮等简单工具，但到了20世纪，最富成就的发明当属核能量的释放。据了解，美国在当年动员了10多万人，参加核武器的发明工程。

试想，除去国家力量的支持，还有谁能完成这样一项科技研究呢？

### 举国趋势

核武器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科技发展到20世纪，或多或少都顺应了“举国趋势”。此时，科技成就的出现，不再单纯仰仗个别的天才，参与竞争的实际上是国家实力。

更具体地说，20世纪后的科技拼的是3种实力：经济实力、科研实力和教育实力。

毫无疑问，“二战”过后，美国至今在全球仍然占据霸主地位，以上3种实力，美国都独占鳌头。因此，它拥有最多的和最先进的科技成就，也就拥有最多的诺贝尔奖科技类奖项获得者。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汤浅现象”的失效，应当归

咎于全球化。他们的论据有两方面：一方面，世界科学中心最近一次转移，是从德国到美国，人才的转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时至今日，尽管获奖者多在美国，但其中约38%的获奖者是移民。

以上两种论据，都涉及移民。在他们看来，美国科技的强大，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吸收了大量的他国人才。所以，不是“汤浅现象”错了，而是美国“作弊”了。

诚然，世界科学中心从德

国向美国的转移，取决于它背后极为特殊的历史。“二战”时期，许多在德国被迫害的犹太科学家，都在美国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让美国捡到了大便宜。

不过，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今天已经不具备，但全球范围内的人才，依然持续地往美国跑。这能反映出，过往那种以国别区分国家科研力量的做法，在今天已经失效。

（格致摘自《看世界》

2019年第42期，邝飏图）

## 灭掉灯

◎〔日〕河合隼雄 ◎吴倩译

有几个人坐着渔船出海钓鱼，他们凝神垂钓，忘了时间。眼看天就要暗下来了，于是慌忙准备打道回府，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海潮的流向发生了变化，他们失去了方向。在一片混乱中，天完全黑了，倒霉的是还没有月亮，他们拼命地打着灯想要搞清楚方向，却看不出所以然来。

这时，同船的一位智者叫他们把灯灭掉。这下子，四下里就更是伸手不见五指了。然后，等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以后，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本以为是漆黑一片的周围竟然有一丝亮光，仔细看，原来是远处海边城镇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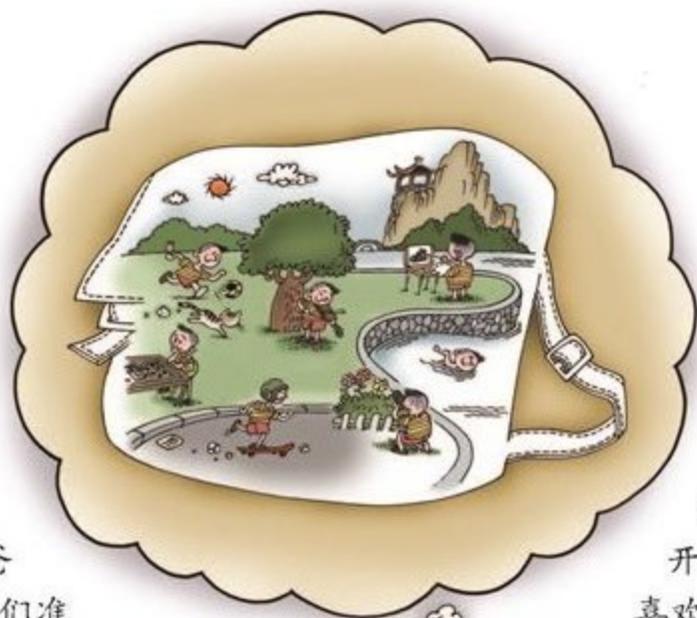
的灯光。借着这点亮光，他们找到了返航的方向。

我们通常认为，灯可以照亮自己前方的路。可为了找到方向，有时竟然要把灯都灭掉。

敢于把照耀眼前的灯——大多是别人给自己的东西——灭掉，敢于在黑暗中凝神远眺，找出遥远的目标，不管对谁来说，这种勇气都是非常必要的。最近，贩卖华而不实的灯火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我们更需要靠着自己的双眼在黑暗中冷静观察，仔细寻找方向了。

（小九摘自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心的处方笺》一书）





开车到机场门口，跟往常不一样，我特地从车上下来，从安全座椅上抱下儿子。他爸爸在后边提行李箱，他们准备出发，开始一次为期半个月的回乡旅行。

亲完小孩，我下意识地跟他说了一句：“想我的话，就给我打电话吧。”

他表情有点儿凝重地说：“我会一直想你的，但是我不想一直给你打电话。”

我带着三分震惊，开车回家，路上情不自禁地美滋滋起来，细细品味着“会一直想你”这几个字，觉得真是太贴心了，太甜蜜了，越想越觉得比他笨嘴拙舌的爸爸强百倍。小陈只会眨巴着小眼睛说：“走了。”可我再琢磨后面这半句，孩子说得不是很有道理吗，谁还能一直打电话？后来我才醒悟，其实这半句的真正意思是：一直不打电话。

24小时后，我首次联系小孩，给他的电话手表发了条消息：“你在干吗？”

“我在玩，不要给我发消息了。”

多问一句，他又来一句：“不要再给我发消息了，谢谢。”

你谢什么啊。老母亲的心，在7月的梅雨季节里，就像被扔在大马路上，被淅淅沥沥的雨无情地洗刷。这也太早了吧！你才6岁，就想把我从最近联系人列表里删除？

隔24小时后，我又试了一次，用温柔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的语气：“亲爱的，你在干吗？”

“你不要再给我发了！”

老母亲的心碎了一地。

小陈为了安慰我受伤的心，向我仔细汇

报了儿子回乡后的具体活动。“他早上很早就起床了，抓了一只田螺。哥哥答应要送给他的，大蜗牛死了，他一个下午都不开心，一直说要去买个大的。他很喜欢去对面的村子玩沙子，一天要去玩4次。村里田螺挺多的，他每天都能捡到。”

小男孩的世界里，有田螺、蜗牛、沙子……这就足够了，再加进来一个牵挂他的老母亲，显然不合适。而且老母亲永远不会问“捉了什么样的蜗牛啊，漂亮不漂亮”这种他乐意回答的问题，只会问一些让小男孩烦躁无比的问题：你吃了吗？你吃了什么？在哪里吃的？

对付母亲这种生物，我们人类好像都有一种迫不及待要摆脱的感觉。好烦，不要来接近我，有什么事我会主动找你的，我已经长大了，不要把我当3岁小孩来看。

对付小孩这种生物，不管什么样的母亲，只要是个母亲，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用两只眼睛锁定小孩：我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吃了什么，几点睡的，生长发育情况怎么样，健康状况怎么样。蜗牛就不用跟我分享了，我不关心，我只关心你！

我一个人在家住的第4天，沈女士更新了菜谱，接着，她问我：“回家吃吗？给你做点儿卤牛肉？没时间回来的话，我叫你爸送过去，好吗？”

有人说，做了父母后，担心就成了一辈子的功课。

他没告诉我们，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被嫌弃将是父母一生的命运。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和毛利午餐”，喻 梁图）

## 被嫌弃将是父母一生的命运

● 毛利



## 举国哀悼与“永恒”坠落

● [冰岛] 安德里·马纳松   ◎ 舒愉棉 译

如何为冰川写一份悼词？试想一下，如果你从小就生活在犹如天赐、宛若永恒的冰川旁，你该如何对它的消亡说再见？

当美国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的学者致电，邀请我为冰岛首个消融的冰川撰写纪念碑文时，我发现自己遇到了上述问题。这让我想起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所著的《第五号屠宰场》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对话：

“当我听说有人写反战作品时，你知道我对他们讲什么？”

“不知道。你说啥，哈里森·斯塔尔？”

“我说呀，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川的作品？”

他的意思是：战争总会有的，反战就像拦截冰川一样，谈何容易。我也这样想。

然而，哈里森·斯塔尔，你猜怎么着？我们人类成功

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冰川都停止了生长，并且其中的大部分正以惊人的速度缩小。奥克冰川就是冰岛第一个被官方宣布死亡的冰川。在喜马拉雅山、格陵兰岛、阿尔卑斯山和冰岛，所有的冰川都在融化。按照冯内古特的说法，可以说得克萨斯州的教授邀请我撰写的其实是“前冰川”的文案。

这座故去的冰川的名字有多层含义。“奥克”（Ok）在冰岛语里的意思等同于英语中的“扁担”（Yoke），也就是过去挑水时用来挂水桶的长杆；除此之外，还有“负担”之意，指那些将人压垮的东西。奥克山川曾以冰的形式荷载着水，如今这些水变成海水，成了未来人类日益加重的负担。

按照目前的趋势，冰岛的冰川会在未来的200年内全部消失。奥克冰川的纪念碑是冰岛那即将消失的400座冰川中的第一个纪念碑。凡尔纳在

《地心游记》中描述的地心入口——斯奈菲尔冰川则可能在接下来的30年内消失，这将会是冰岛的一个重大损失，毕竟，斯奈菲尔冰川之于冰岛犹如富士山之于日本。

冰岛所有冰川的消融会让全球的海平面升高1厘米，看上去这好像并不多；但当这一现象在全球一再发生，所产生的水潮将影响数以亿计的百姓。在所有即将消融的冰川中，最令人担忧的当数喜马拉雅冰川，因为它荷载着可供10亿人口的水。

我的家族与冰川有着不解之缘。我的祖父母是冰岛冰川研究协会的创始人。1955年，当我的祖父说他希望能够带我的祖母一起进行为期3周的冰川考察时，好些人问他是不是疯了，因为带着一个女人进行冰川考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后来我的祖父母和考察团在对冰川进行测量和地图标记时被困在一个小帐篷里三天三夜。“你们不觉得寒冷吗？”我问他们。“寒冷？我们可是新婚宴尔呀。”他们回答。他们驻扎的那座冰川在当时还没有名字，而如今它被人们称为“布鲁瓦尔本加”，意为“婀娜的新娘”。

目前，冰岛约10%的面积是被冰川覆盖的，而冰川最厚的地方在瓦特纳伊库尔，大约有100米厚。想象一下，将3个帝国大厦一个接一个叠起来，再将它整个横过来沿着地平线伸展开去，这样雄伟的存在其实很脆弱，每每想到这一点，都会让人觉得无法理解。



当我的祖父母测量那些冰川的时候，它们还是永恒不变的白色巨人，可计算一下它们在这日渐变暖的气候里能存续的时间，再怎么往好里说也只能是前景暗淡。绝大多数冰川如今剩下的时光仅仅能与那些现在出生并活到一个不错的年龄的人差不多。冰川生长，然后消融，这个过程我们能够理解，可如今发生的一切却是全线崩塌，是慢镜头下的爆炸。

这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大自然的变化：在冰岛，有比我还年轻的山峦，有比布鲁克林大桥更年轻的火山口，有猛烈有力、让所有人类活动相形见绌的火山爆发。

一次火山喷发就会喷出上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我们人类又算得了什么呢？人们不禁问道。2010年，著名的冰岛埃亚菲亚德拉火山喷发，让欧洲国家关闭了所有的机场，但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是一天15万吨，而人类活动会造成每天1亿吨的排放量——人类日常活动的影响超过600座这样的火山喷发的效果。试想，这样的火山喷发在地球上每日每夜全年无休地进行，你还会对自己说，这对气候没有一点儿影响吗？

自然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西伯利亚冰冻着猛犸象的冻土层正在融化，而海洋

酸化的速度达到了5000万年以来的最高峰。垂死的冰川并不是一个戏剧性的夸张事件。冰川融化的戏剧性甚至比不上如今春天夸张的气候：头一天还有雪，第二天就消失了。我们正身处大解冻和大消融时期，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些现象是不正常的，为一座名为奥克的冰川写悼词是令人难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图片显示：1986年的奥克冰川是一片纯白色区域，2019年的奥克冰川只剩下零星的薄冰块

接受的。我们要用一块纪念碑提醒自己，我们就像寓言里那只慢慢被温水煮熟的青蛙。各位“青蛙”同伴，我们正在炖自己，这该怎么办？

人类文明的一个根本缺陷是不能跳出当下进行思考。当科学家谈论2100年时，我们觉得那个时代和我们毫无关

联。所以有时候，当我和大学生交谈时，我会请他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做一个思想实验。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出生在2001年，你可能会健康地活到90岁。在那个时候，你的生活里可能有一个你最喜欢的20岁的年轻人，也许那是你的孙子，一个你熟识并爱了20年的人。那么当他成为一个90岁的健康老人，比如可能还会跟别人说你是他生命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的那个时候，会是在哪一年？

学生们算了算，最后得出类似2160年这样的答案。这并不是通过抽象的计算而得到的答案，这是某些如今正身处高中或者大学的人未来的私人时光，是他们触手可及的日子。如果我们能够与一个未来的时刻像这样深度地联结在一起，那么对于科学家们做出的可能发生在2070年抑或2090年的灾难的预警，我们又该做何感想？那怎么可能还会是一个超出我们的想象、好似未来科幻小说的故事情节？

因此，在纪念奥克冰川的铜碑上，我们给这些身处未来的亲人写信说道：“我们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也知道现在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只有你们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做了这些。”

（夜书摘自《世界科学》2019年第10期）



地球生命属于碳基生命，碳无疑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元素。那么，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碳呢？如此重要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准确答案，只有一个估算。

大约 10 年前，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 1000 多名地质学家决定联合起来，向这个问题发起挑战。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火山和地质活跃带上安装了测量仪器，以记录从地下释放出来的碳（主要为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的总量，然后将这些数据汇总起来进行分析，得出 18.5 亿吉吨（1 吉吨等于 10 亿吨）这个数字，这就是地球上所有碳元素的总量。

这其中绝大部分碳被深深地埋在地下，地表部分（包括海洋、土壤和大气层）含有的碳总量仅为 4.35 万吉吨，在地球总碳量中的比重极小。

所有地表碳当中，埋藏在海底深处的碳约为 3.7 万吉吨，约占 85.1%；海洋生物沉积物中的碳总量为 3000 吉吨，约占 6.9%；陆地生态系统中的总碳量约为 2000 吉吨，约占 4.6%；海洋表层中含有的碳约为 900 吉吨，约占 2%；大气层中含有的碳总量为 590 吉吨，仅占地表碳总量的 1.4%。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脚下的地球活像一枚定时炸弹，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幸亏地球上存在碳循环，把地球大气层中的碳总量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生命才得以延续至今。

碳循环的细节相当复杂，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只需知道这个循环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

先，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光合作用进入生物的身体，其中的一部分生物碳随着海洋生物的尸体沉入海底，再因板块运动而被埋入地下。其次，埋在地下的碳由于地质运动被重新翻到地表，然后随着火山喷发被重新释放到大气层中，供植物吸收利用。地球的大气温度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主要原因就是，最近这 5 亿年来，地球的地质活动相对稳定，使得每年通过火山喷发而释放到大气层中的碳维持在 2.8 亿吨~3.6 亿吨的水平上，正好和沉入地下的生物碳的总量差不多。

地质研究显示，在过去这 5 亿年的时间里，地球的碳循环平衡曾经遭到 5 次严重的破坏，其中就包括发生在 6500 万年前的那次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当时有一颗直径超过 10 千米的小行星把地壳撞了个大窟窿，一下子释放出 425 吉吨~1400 吉吨的碳。这些碳所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导致大约 75% 的物种灭绝，其中就包括当时的陆上霸主——恐龙。

统计数据显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燃烧化石能源等方式一共向大气层中释放了大约 2000 吉吨碳，比那次导致恐龙灭绝的小行星撞击事件所释放的碳元素总量多得多。更可怕的是，这个过程还在持续之中，目前人类活动每年排放至大气中的碳总量是火山喷发所排放的碳总量的 40 倍~100 倍，这说明地球的碳循环已经严重失衡了。

（潜途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 年第 41 期，黎青图）

## 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碳

●袁越



## 妙在简淡

●陈 迅

看清代画家恽南田的画，觉得妙，却不知妙在何处。一天，闲来翻书，见《南田画跋》里，清楚地写着四个“妙在”，即：“妙在平淡，而奇不能过也；妙在浅近，而远不能过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万壑不能过也；妙在一笔，而众家服习不能过也。”仔细品读，再看南田画，便以为画如其人，妙在简淡。

（勇往直前摘自《新民晚报》2019年10月22日）

## 宽阔人生

●蔡志忠

智者问学生：“往前走一步即死，往后退后一步则亡，这时你该怎么办？”

学生说：“很简单，我往左右两边走。”

智者笑道：“不错不错，你已经毕业了。”

当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时，别忘了左右两侧的路跟前后的路一样开阔。

（夕梦若林摘自现代出版社《自然箫声的微笑：〈庄子〉解密》一书）

## 老守一井

●冯 唐

曾国藩说：“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世界上有才华的人毕竟是

少数。芸芸众生，只有用功，老守一井，埋头往下挖。

绝大多数人是很普通的人，所以需要牢牢记住：安身立命，掘井及泉，自己养活自己，不给其他人添麻烦，胜过人间无数。

（林冬冬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成事》一书）

## 智圆行方

●陈传席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谨小慎微之徒，不足成大事，此胆欲大也。小者，细也。心不细，则为粗鲁之徒，亦败事之端也。

圆者，周密也，智不圆，则纰漏层出。所谓“行成于思，毁于随”。为人行事，行不方，则无以立身显名，甚则奸诈油滑，邪恶小人也。

（秋水长天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悔晚斋臆语》一书）

## 用什么衡量“爱”

●罗振宇

看到一句话，说什么是爱？就是八个字，叫“很有时间，不怕麻烦”。我拍案叫绝。

爱这个东西因为是主观的心理状态，很难衡量。但是用“时间”和“怕不怕麻烦”这两个维度，就能把它客观化。

时间这个东西的弹性非常

大，我们经常在嘴上说“没时间”，但扪心自问，真的没有吗？对爱的人也没有吗？

还有麻烦这个东西，也有无穷的伸缩性。对陌生人，我们也许连抬一抬眼皮都嫌麻烦，但是，对自己心爱的孩子，则可以无微不至。

除此之外，什么“我为你付出很多”“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谁”，等等，这些都叫责任，而不是爱。

咱们都可以拿“很有时间，不怕麻烦”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对身边人的态度，父母、伴侣、孩子，我们对他们到底有多爱。

（水云间摘自微信公众号“逻辑思维”）

## 纸上生活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夏建清 译

弟子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开悟？”

大师答：“你看见之时。”

弟子：“看见什么？”

大师：“看见树木花草，看见日月星辰。”

弟子：“我每天都看见这些啊！”

大师：“不！你所看见的是纸上的树木、花草、日月和星辰。你并非生活在现实中，而是生活在自己的言语和想象里。”

要是一生都活在纸面上，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啊！

（田晓丽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视觉中国供图）



# 女人的白夜

●铁凝

我坐在窗前看窗外的窗，窗外的窗子静静地看我。在白夜里我才知道，我看世界时，世界也在看我。奥斯陆的白夜银白银白。夜最深时也能辨清对面窗内窗帘的颜色。那亚麻色的窗帘从不拉严，我才知道对面这老式房子并非一幢公寓。我依然认定对面便是娜斯金卡的家，这少女的外婆正用别针把外孙女和自己别在一起。可娜斯金卡还是有办法逃走，于是，圣彼得堡朦胧、湿润的白夜里便有了娜斯金卡和她的爱情故事。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十几年前它就给了我那样美好的心境。当我在黑夜里梦见白夜时，那白夜就是娜斯金卡纯净的脸。十几年过去，我看见了真正的白夜。如今我置身奥斯陆的白夜中，又听见了另一个白夜的故事。

六月二十二日是北欧的仲夏夜狂欢节。这天的白夜最长，人们在黄昏时分相聚海边，点起篝火，彻夜欢歌。在古代，这个节日却是以拿女人祭神为主要内容的。小镇上的人们在海边燃起火堆，将一个被镇长认定有罪的女人扔进火里，将她烧死以换取整个小镇的清白。女人们惧怕这白夜的来临，惧怕自己被镇长选中，于是更加小心做人。可是，每一年的仲夏夜，火堆里仍然要投入一个女人，女人们仍然要在这里战栗着狂欢。多少年后，当又一个仲夏夜来临，又有女人就要被扔进火里时，一个聪明、勇敢的女人决意夺回女人的命运。她站出来质问镇长，问他有什么证据证明那将被火烧的女人有罪。镇长也很聪明，说：“可以将这个女人装进麻袋，绑好后投入池塘。假如她漂在水面上，那就说明她是清白

的；假如她沉了下去，那她便是罪恶深重。”人们雀跃着拥向池塘，去观赏这种验证。自然，镇长选中的女人永远都是沉下去的。这种验证的方式不过是让用来祭神的女人在火的折磨前又加一重水的折磨。多少年后，仲夏夜狂欢的篝火里不再投入女人，时代终于使活人换成了草人。草人敷衍了神灵，草人让女人松了一口气。仲夏夜可爱起来，篝火旁响起没有战栗的歌唱。可那草人的样子是男草人还是女草人？

我一直想问一问讲故事的人。

当我在一个白夜从易卜生的故乡希恩乘车返回奥斯陆的时候，沿途那幽深的有野鹿出没的森林里，那绿色松涛起伏的山谷里，到处响着娜拉出走时的关门声。这关门声曾经响彻全世界，如今在这明如白昼的夜色里，它格外清晰、真切，就像是回答着古代那个镇长的暴虐。于是，世界上那么多的女人被吸引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人们称这些人为作家。于是，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在娜拉的故乡开幕了。六月二十二日，参加书展的全体女作家聚集在英格亚德海湾，燃起篝火，共度狂欢之夜。于是，奥斯陆慷

慨地将它的仲夏夜献给更多的女人，女人在今夜决定一切、享受一切、统治一切。这里有梦中出现过的美妙意境，这里有我们不曾有过的梦。英格亚德海湾的松树绿得娇嫩，海水蓝得透亮。红色的太阳在深夜十一点的海面半浸着身体，久久不愿沉没，就像在倾听芬兰女作家正在演唱的那粗犷、幽默的无字歌。在她家乡的山谷里，当人们在彼此相隔很远的地方劳动时，就靠这无字的歌声沟通着心灵，传递





着彼此的消息。一个弹着吉他的女歌手也在唱，歌声就像她那白布衬衫和褪尽颜色的牛仔裤、平底鞋一样，直接、朴素，却叫听的人要哭。她尽心尽意地向海倾诉着她的灵魂，这种倾诉感曾经离我们多么遥远。一个头戴花环的少女从我身边走过，手里还拿着鲜花。夕阳照耀着她唇边细密的金色茸毛，她是多么年轻啊。我想起了已远离我的年轻朋友。一个农村姑娘对我说，她一定要等学会写情书之后再谈恋爱；一个城市姑娘对我说，她讨厌她的未婚夫是因为他太爱她；一个从未有过伤心事的女孩子对我说，她的灵魂整口充满了痛苦；一个历经坎坷的女人对我说，她活得很愉快。我还想起近在咫尺的新朋友。那做了母亲的挪威汉学家易德波告诉我，当她乘电车上班时，看着电车里的男人，便开始假设今天她在精神上该同他们中的哪一个结婚。我问她结果怎样，她说结果他们都令她失望，那唯一沉淀在她心里的人还是她的丈夫。可再乘电车时，她还是假设着那精神上的婚姻。女人的愿望是这样复杂，又这样简单；女人的要求是那么多，又那么少。我曾经和从未到过中国的挪威女作家特瑞尔聊天。她曾经在肯尼亚一个农民家里生活了四个星期，之后便写了一本关于肯尼亚农民生活的书。在书中，她描述了肯尼亚农村一个男人有三个太太的家庭结构。

因为她是白人，一位肯尼亚作家便嘲讽这本书，说白人写黑人不居高临下才怪。但这本书的出版毕竟鼓舞了她从事国际题材的热情。我曾经看见南非黑人女作家劳梦塔·尼克布在书展大厅向工作人员发脾气，因为大厅里竟没有她的书。我愿意谅解尼克布女士的激动，因为当一些作家有暇讨论文学如何表达自我情感、自我意识这样的“豪华”问题时，尼克布女士还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容身之地。她被赶出南非，流亡英国，不能用母语写作。在英国的她仍然一往情深地歌颂着南非的妇女，她把她们称作“南非的根”。尼克布女士做着艰难的重返故土的梦，幻想着回归家园，幻想她的书在世界各地出版。一个双耳坠着“大虾”的女人迎着我走来，那逼真的“大虾”和那一身黑色衣裙使她显得气度不凡，就像对于统治海洋

有着悄悄的欲望。于是，有人悄悄地模仿起女性：一个额前梳着刘海儿的男青年盯着几位正在篝火边烤肉的女作家，他把嘴唇涂得很红，长长的头发用红头绳束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他的身姿很是矫健，热衷于模仿女人的打扮。在欧洲曾经有一些摇滚乐队，最初就是靠装扮成女人演出而走红。他们发迹了，但我从来不相信这是因为对女性的崇拜。也许这该叫作畸形的女人梦？英格亚德海湾温暖着人的心，人人都有不断的梦。白夜包孕着它们，它们离你很近。人总是要有一点儿梦的：梦想、梦话、梦境……哪怕是噩梦、玄梦、荒唐梦，哪怕是美梦、酣梦，或者黄粱一梦之后的惊醒。没有梦，日子便少了滋味；有了梦，人便有了第二组生活。第二组生活使你获得双倍的时间、双倍的勇气、双倍的生命。也许你会为了一个梦去追寻终生，纵然一路荆棘、一路坎坷，你也将无所顾忌。

朝霞续着晚霞，天空一片灿烂，白夜尽了。白夜使那么多女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相聚，白昼使那么多女人各奔东西。人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为了使人类不再有仲夏夜那般的噩梦，为了使人类能够有仲夏夜那般的美梦，努力向生活奉献着自己。当娜拉出走的关门声将你惊醒，当你从梦中醒来开始向生活奉献时，那梦才会变得真实。“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你不觉得那如昼的白夜原本就是一个梦吗？

（远山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女人的白夜》一书，王青图）

你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到了暮年，你乘坐的火车突然抛锚了，这时，你爱的人会驾着一辆温暖舒适、清洁干燥的汽车载你回家。

——大卫·米切尔

当一个人心怀悲悯时就不会去索取，悲悯是清空欲望的删除键。悲悯的人有慈悲心，但慈悲不一定要悲悯。

——麦家



数夜前，我在北京的一家饭馆吃饭。服务员递过一本厚厚的菜单，每一页都有两张A4纸那么大，随便翻开一页，我被吓了一跳。整整半页纸都是一幅猪头的照片，焦点是巨大的猪鼻。登时，我的食欲被吓回去一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饭馆习惯用图片填满菜单。的确，有时候没有图片，仅从菜名很难推断出能吃到什么。

我在西安工作时，常去大雁塔周围散步，那里有不少专门为游客准备的西安小吃。有一家小店的名称就是主打的陕西名吃——水盆羊肉，大概是为了吸引外国游客，还有英文名：Birdbath Mutton。“Birdbath”确实是水盆，但不是吃的，是西方公园里常出现的巨大石质装饰，通常上面还有喷泉，鸽子之类的鸟可以落上去喝水嬉戏。庆幸的是，店家在玻璃上贴出了水盆羊肉的照片，让外国游客不至于认为会出现绵羊在喷泉里洗澡的奇观。

先前我去肯尼亚旅行，在内罗毕市中心一家看上去格外热闹的饭馆里吃饭。在周围的喧嚣声里，服务员采用一种混合语言和手势的奇怪表达，试图向我解释什么是当地人常吃的“ugali”。他大概比画出了

## 你会点菜吗

●宿亮

玉米、米糊以及搅拌的样子，但我当时并没有理解。后来，店老板实在看不下去了，拿着手机搜出制作这种食物的图片，才化解了尴尬。

这是一种实用主义镜像，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食客究竟能吃到什么，显示了我们吃这件事情的认真程度。比这个更直接的，大概只有国内“明厨亮灶”的大排档和国外满大街的土耳其烤肉架了。

提到在国外饭馆吃饭，总会有人戏谑地说：“你会点菜吗？”除了街边的快餐店，在西方国家正式的饭馆里，菜单上往往只有用料。一行一行密密麻麻的，读起来就像外文考试。一顿饭下来，连猜带蒙，分不清惊喜还是惊吓，吃出了一种“学术感”。

在伊斯坦布尔旅行，最后一天要走的时候，我在加拉塔半岛找到一家叫作“新本地”的饭馆。这里的位置特别好，窗户正对金角湾和伊斯坦布尔老城，我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夕阳下的金角湾。

服务员递上带木板夹子的菜单，只有一两页A5大小的纸片，然后悄悄地把一小摞便笺纸钉起来的小册子放在一边。我在词典的帮助下点完菜，顺手拿起小册子，发现里面都是关于菜肴的故事。比如我点的牛尾混合了土耳其传统宫廷菜“Begendi”的做法。

小册子上介绍了“Begendi”背后奥斯曼苏丹和法国王后的情事，以及他们如何融合两国元





素发明新菜的故事。再比如一道鱿鱼意面的前菜，小册子里也描述了这道根植于土耳其家常菜“Erist”的菜肴有着怎样的创意。

读完小册子，菜正好上来了，再看到混合了茄子泥的贝夏美白酱，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吃饭都吃得这么学术，我觉得也蛮好的。

更多的时候，面对诗意的名字和少见的食材，怕是词典也帮不上忙，点菜变成“冒险”，不过就像披头士歌里唱的：“随他去吧……”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晃悠，街角一家清清爽爽的小牛排店吸引我走了进去。菜单就是一张纸，用西班牙语写满了牛的各种部位。看我一脸茫然，服务员小哥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又用拳头捶捶自己的胸口，闪身到后厨。

不一会儿，他把一块厚牛排端到我面前。餐刀轻松切下去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那块肉的品质该是多么上乘。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块肉来自牛的什么部位，但它好吃到就像夜晚的潘帕斯草原。当然，我也忘不了小哥看我享受牛排时的那种得意和满足的眼神。

所以，比起那个大猪鼻子的菜单照片，我可能更喜欢一段朴实或者华丽的文字描述，至少还能让我想象。当然，更好的事情是，在懵懂之中获得惊喜。

（罗 浮摘自《环球》2019年第21期，小黑孩图）



## 何必等待

◎余秋雨

何必等待，着眼当下。

与其等待稀世天象，不如欣赏今天的晚霞。晚霞中，哪一团彩云散开了，不要等待它的重新聚合；哪一脉云气暗淡了，也不要等待它的再度明亮。它们每一次翻卷出来的图案和花纹，全在人的等待之外。

因此，只有不等待的人，才能真正享受晚霞。

晚霞不见了，你还等待什么呢？等待“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它们恰恰都没有来。于是等待明天的晨曦吧，但是，整个早晨都风雨如晦，别

是一番深沉的咏叹。

从理论上说，等待，是一种由“预测”“预期”所引起的误导。

那么，“预测”“预期”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是“预知”。所谓“预知”，大多是依据异地、异时的相似资料，拼凑出来的主观判断，其中掺杂着不少幻想。

对于这种“预知”，哲学家王阳明认为是“未知”和“无知”。因此，他提倡“知行合一”，否认在行动之前有什么“知”。他本人就是行动的典范，而且总是立即行动，绝不等待。如果无法行动，他也不等待。如果有一丝可能，他只寻找这种可能，而不是等待这种可能。寻找是主动的，等待是被动的。王阳明宁肯放弃，也不要被动，因为被动往往是“不动、乱动、反动”。

（丁 强摘自天地出版社《雨夜短文》一书，（英）Magoz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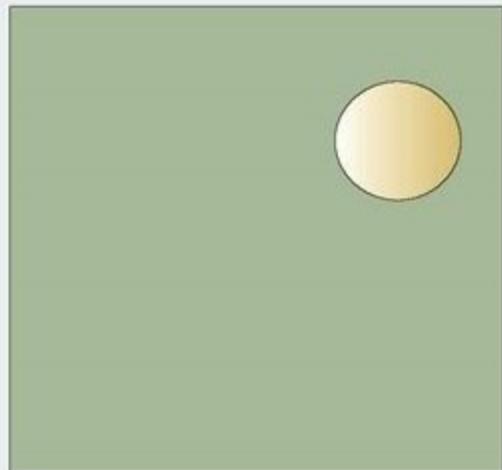
智趣



## 神秘的洞

这是一张正方形的纸板，在纸板偏离中心的位置上有一个洞（如右图所示）。将这张纸板剪成两部分，并且将这两部分重新排列，就能把这个洞移到正方形中心的位置上。你知道怎么做吗？

（答案见下期）



2019年第24期智趣答案：  
1.C 2.A 3.A 4.C 5.A



## 经典就是最有用的作品吗

不一定。

你说《战争与和平》有用吗？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有用吗？它们不能教你如何赚钱，如何处理职场关系，如何当上 CEO、迎娶“白富美”。它们不可能让我们变得富有，甚至不可能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

### 为什么要读经典

因为人生仅掌握有用的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来自精神世界的激励。那些经典名著可以唤起生命的激情，唤醒人的灵性，只强调实用性的书做不到这一点。我记得读大学时，给我最多鼓励的不是老师或同学，而是独自坐在图书馆里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刻。读到“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读到音乐家第一次遇见音乐时的情景。

在这部 1300 页的著作里，有一两处是我毕生难忘的，那些文字开启了我人生新的篇章。

我们现在都讲刻意练习，讲 1 万小时定律，要熟练掌握一门技术需要练习 1 万小时；讲一个人成为专家需要经过二三十年的训练。凡称得上事业有成的人，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没有生命激情，没有理想和情怀、诗和远方、头顶的星空，没有使命感，怎么可能会坚持一份事业几十年而不懈怠、不厌倦？经典名著给予我们深沉的精神激励，这是那些

# 什么成就了经典

●田艺苗

所谓实用的书或鸡汤文做不到的。

### 经典一定是高雅的、严肃的吗

也不一定。

有不少经典名著，在它们诞生的时代属于流行读物，像我国古代的《诗经》，其中的“国风”大多是各地的民歌。日本的世情小说《源氏物语》，在平安时代几乎就是人手一册的通俗小说，而且内容也不太高雅。

这样的例子，古典音乐里面也有不少。像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和《魔笛》就相当于当时的娱乐大片，整个维也纳和布拉格，大街小巷，人人爱唱费加罗的咏叹调。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如今是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的高雅音乐，但在作曲家生活的时代，那就是《江南 style》，是流行舞曲。在此之前，欧洲人爱跳小鸡、小鸟一样缩手缩脚的小步舞，圆舞曲却仿佛让整个维也纳都旋转起来，人人都跑出来跳这种“广场舞”。所以说，经典未必是高雅的、严肃的。

### 经典一定是几百年前的吗

也未必。

曾经的流行歌曲，像披头士和猫王的歌，很可能以后会成为 20 世纪的经典，约翰·列侬和猫王的传记已经被列入古典音乐名家系列。况且我们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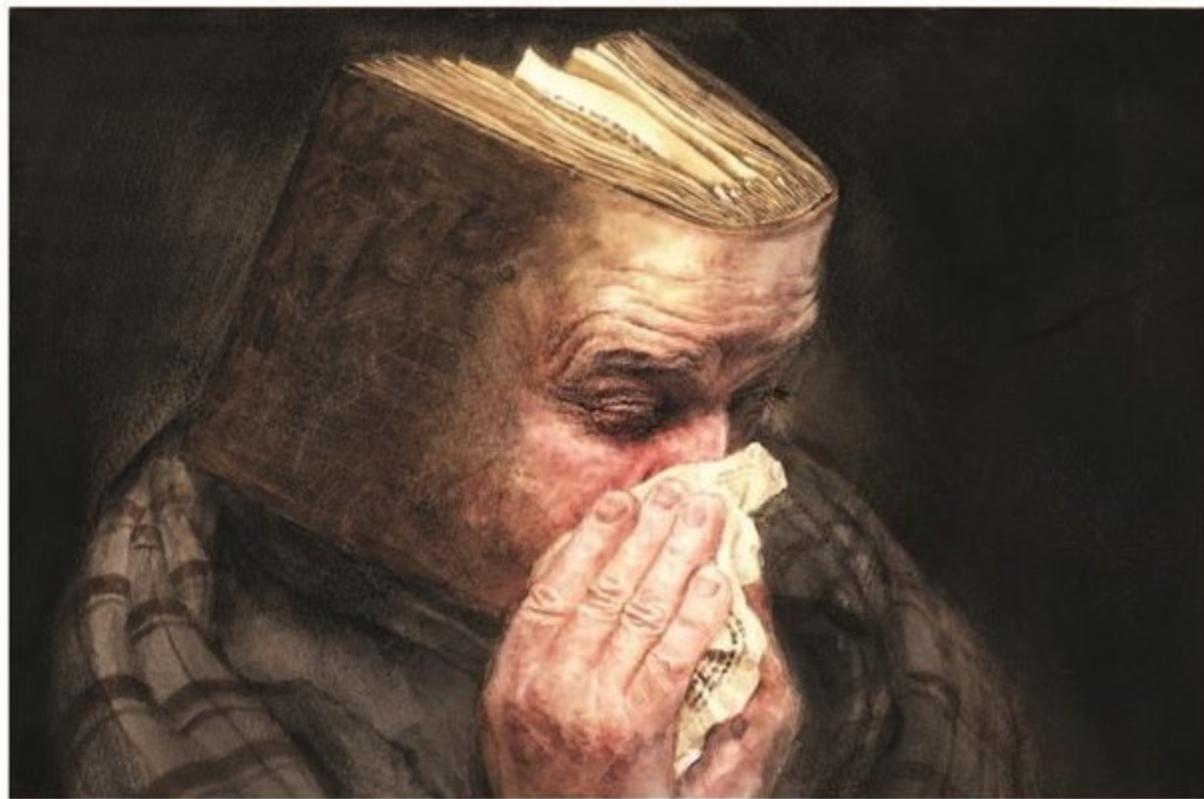
现，眼下流行的音乐未必比百年前的经典作品逊色。

有一次，我去听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仲夏夜音乐会，音乐会把约翰·威廉姆斯写的《哈利·波特》的主题曲《海德薇》和 1891 年由洪佩尔丁克创作的儿童歌剧《亨赛尔和格莱泰尔》的序曲放在一起演奏，一比较，显然《哈利·波特》的主题曲比 100 多年前的儿童歌剧更生动优美，更引人入胜。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作品未必不如 100 多年前的经典乐曲。音乐不分流派，只有好音乐和不好的音乐之分；经典也不分时代，只有好作品和坏作品的差别。

### 经典一定是复杂的、难以理解的吗

经典是精华，当然不是那么容易读的，需要一定的阅读和生活经验的积累。

我们同时又会发现，经典作品的细节部分其实非常通俗，大多取材于民间，简单朴素，亲切有力。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贝多芬的。他写的《c 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里面的音乐核心很简单，简单到群众大合唱的水平。比如阐释“命运之神在敲门”时，用“灯灯灯等”“灯灯灯等”这样的节奏来表现，两个音，一个三连音的音型，这样两个不到一小节的素材，居然给他建造成一座粗犷而结



歌剧院建在皇宫里面，歌剧演给帝王将相们看，自然都是为了歌颂他们。后来到莫扎特时代，歌剧院开始建到城市中心，普通人也可以买票去看了。受众群体变了，歌剧的题材和音乐风格自然都跟着改变。莫扎特也写过正歌剧，而且写得不逊于他那些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讲街头巷尾故事的喜歌剧，但是正歌剧的时代过去

了，即使是莫扎特也无力回天。

构精密的宏伟宫殿，调性的变化、和声的新颖程度、结构的说服力，都令人叹为观止。不只是贝多芬的交响曲里面会用到这样的结构，马勒这样风格复杂庞大到颓废的后期浪漫派音乐家也喜欢这样写。马勒的《D大调第一交响曲》里，出现了我们最熟悉的童谣《两只老虎》，而且被改成温柔的小调版。这里就体现了德奥古典音乐健康质朴的审美追求。

### 经典有什么品质

经典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我们不要总觉得现在的听众不行了，其实每个年代的大众都一样，都喜欢通俗的娱乐化作品。但同样是娱乐化作品，莫扎特的歌剧流传了下来，当年比巴赫更著名的泰勒曼的作品几乎不再有人听了。为什么？抱着这个问题，我认真地听了泰勒曼的一些乐曲，它们好听、简短、轻快，但是

跟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相比，他的音乐除了轻快好听，就没有其他可以沉淀到听者心里的东西了。没有新颖的乐句，没有深刻的想法，没有有说服力的音乐组织，表面的优美很容易沦为轻浮。巴赫和莫扎特的乐曲，在情感表达、结构组织、音乐审美、时代感等各方面都经得起反复推敲解读，并提供了开放式诠释的可能性，这大概就是经典的品质。

### 每个年代的代表作都是经典作品吗

我想也未必。

各个年代的代表作，往往因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特征而引起大众共鸣，但不少作品都随年代消逝而被遗忘。在音乐史上，正歌剧一度非常流行，场面铺张奢华，唱段冗长炫噪，剧情千篇一律，讲的都是帝王将相的伟大功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歌剧呢？因为当时的音乐家是被宫廷贵族雇用的，

了，即使是莫扎特也无力回天。

正歌剧为了歌功颂德，内容千篇一律，不能源远流长。而莫扎特的喜歌剧，讲的都是些调情游戏、吵架斗嘴，敏锐智慧、妙趣横生，发生在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中，即使没有史诗级大制作，也能够成为歌剧史上的经典作品，因为其真实、有人情味。经典，不仅仅是记录时代的，有些作品湮灭了，有些流传了下来。那些流传下来的作品，并不只是那些讲究形式感的，而是感人至深的、走心的，触碰了日常生活最朴素、脆弱的部分，关怀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它提出的人性考验、生命困境、价值观，数百年之后依旧成立，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剧变，人们面对的人生难题是永恒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

（桐音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穿T恤听古典音乐：靠谱》一书，王青图）



# 茶在江湖漂

●李树波

几天前，我因故滞留阿姆斯特丹机场 10 小时，幸好有一间亚洲餐厅让我得以休息。我点了一壶巴厘绿茶，是绿茶泡小玫瑰花苞，喝一口，馥郁的香气便传遍全身经络。不过第一泡还是有点尴尬，开头没出味儿，最后几口又太浓。我满心期待第二泡，想象着那感觉必将如江南四月，草长莺飞。

我请女招待加水，她点了一下头就走了。我想她也许没听清，于是抓住第二位路过的女招待要求加水。这位单刀直入地说：“我们的茶不再加热水，你得再点一壶。”在她身后，第一位女招待袅袅婷婷地捧着一壶新茶走过来，换掉了那壶还没完全泡开的茶。荷兰人的精明全世界都知道，可是，为了多卖一壶茶，就杀掉一壶正值“妙龄”的茶，这是犯罪啊。

荷兰人贩茶的历史悠久。17 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把茶叶销往欧洲。年鉴派史学家布罗代尔还闹了一个笑话。他的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里，引用了一幅来自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版画，图注为“18 世纪出岛的口本人所看到的荷兰人和中国人同桌饮茶”。画上醒目的汉字标题“奕山、杨芳和义律结和好图”被视而不见，也没人指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广州和约》的签订

现场，英国驻华商务总领事爵士也被认作“荷兰商人”。

法国人不关心中文，对喝茶倒很上心。18 世纪时，巴黎上流社会把喝茶当作“中国风”时尚里不可或缺的部分。宫廷画家弗朗索瓦·布歇（蓬皮杜夫人的绘画老师）画了多

幅《中国花园》，和谐与喜悦都被浓缩在这洛可可化的中国花园里。这奠定了后来西欧插图画家对中国视觉想象的基调：东方是西方的后花园。布歇还给专供皇家的瓷器工场塞夫勒设计了一些具有中国风的茶具，学习明清瓷器的“开光”装饰，器皿上画出小窗子，让人窥见绣房里的红男绿女。

伦敦绅士佩皮斯在 1660 年第一次喝到茶，很快，茶和



中国花园 [法] 弗朗索瓦·布歇



时髦婚姻 [英] 威廉·霍加斯



茶炊 [俄] 伊戈·格拉巴



商人太太 [俄] 波利斯·库斯托迭夫

英国人的社交癖一拍即合，成为贵族十分重视的一项传统。茶会可以是大聚会，画家查尔斯·菲利普笔下的《哈林顿爵

士府上的茶会》里，这些绅士就开了3桌茶席。茶会也可以小到只有三五人，比如威廉·霍加斯画家庭肖像画常以

茶聚为背景，以期自然地展现每个人的神态——此类画叫“聊天图”。老派英国人的请柬，一般写“某先生和太太下午3点在家”，雅在含蓄。

弗吉尼亚·伍尔夫写过散文《伦敦人》，说一位太太每天下午5点都在家备好茶点，等她的客人，正如蜘蛛在网上等着猎物。她的猎物并非那些定期来报到、早过了更年期的先生和女士，而是他们带来的伦敦最新动向：谁和谁结婚了，哪里在上演新戏……英国人喝下午茶，品的不是茶，也不是点心，而是八卦。

欧洲的另一边，16世纪时茶就已进入俄国，但要到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边境贸易开始，大量砖茶进入俄国，俄国人才爱上喝茶。砖茶要煮，茶炊几乎变成俄国文化的象征。俄国画家伊戈·格拉巴是列宾的学生，他的《茶炊》里，闪亮的银茶炊旁边的高脚玻璃杯里装的是用来加入茶中的各种果酱和糖浆。

列宾的另一位高徒波利斯·库斯托迭夫晚年因脊椎病瘫痪，在瑞士养病，所以拼命画他心里最美的家乡。在《商人太太》中，雍容的美人在肥猫的陪伴下喝下午茶，隔壁阳台上的两口子也在用下午茶——“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背景是让人内心安宁的教堂尖塔。美人喝茶，是把茶杯里的茶倒在托碟里晾凉了大口喝。这就是俄国式的喝茶，“战斗民族”就喜欢痛快！🍀

（采 葑摘自《齐鲁周刊》2019年第41期）



#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 薛兆丰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比较和选择的学问。一个人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首先要把比较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天平两边去比对。而经济学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比较的时候不仅要看见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还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每次在北大教经济学入门课时，我推荐学生阅读的第一篇文章，都是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于100多年前写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巴斯夏在文章开头就斩钉截铁地说，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只能看见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权衡看得见的后果和通过推测得到的后果。

是否能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是一个人的有没有受过好的经济学训练的重要标志。

## 破窗理论的故事

巴斯夏的这篇文章，首先举了破窗理论的例子。破窗理论说的是，一个顽童把窗户打破了，窗户的主人就要去买玻璃，这将刺激玻璃的生产。制造玻璃的工人完成订单以后，有了钱，就可以去买面包，而面包工人拿到工钱又可以去买衣服。这样就推动了一连串的生产。破窗理论的支持者说，有破坏才有进步，破坏本身就是好的。

这种思维在社会中很常见。每一次经历灾难，每当有飓风、地震、海啸时，总会有

一些经济学家站出来说，灾难虽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它为下一轮就业和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带来了机会。

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真的是有破坏才会有进步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破窗理论常见的几个变种。

## 破窗理论变种之一： 国家发展

破窗理论有一个变种，说的是，有些国家走了很多的弯路，做了很多错事，但回过头来看，发现幸好当时做了那些错事，这个国家才有了后来的发展。比如说，德国经历了“二战”，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所以它们后来才发展得很





快。

一件事情发生在前，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后，我们当然不能让历史重演，试看这些国家如果没有前面的经历，后面会怎样。但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如果其他国家也想像德国、日本那样高速发展，它们是不是也得像德国那样先被“二战”摧残一遍，或者像日本那样先挨几颗原子弹呢？当然不是。这就至少说明，灾难不是繁荣的必要条件，不是必须先蒙受灾难，才能享受繁荣；不是要先做一阵子坏人，才能变成好人。

这两个国家如果不遭受那些创伤，资本的积累会更丰富，经济基础会更好。同样的道理，在刚才那个破窗的故事中，如果窗户没有被打破，这户主人所拥有的资源，就可以用来从事其他生产，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这些由于创伤而消失的其他生产和财富，是我们不容易看见的。

### 破窗理论变种之二： 工人就业

破窗理论的另一个变种，是关于工作机会的。这种说法认为，老人不早点儿退休，不把职位让出来，年轻人就不会有工作；机器太先进的话，机器就会替代工人，工人就没有工作可做。可见，老人工作时间太长，或者机器太先进，对社会发展都不利。

可是，让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我们本来是有推土机的，现在不用推土机，改用勺子挖

土，那我们的社会是变得更富裕，还是更贫困呢？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提前20年退休，那整个社会是变得更富裕，还是更贫困呢？毫无疑问，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会一落千丈。

巴斯夏还曾经用反讽的方式写过一篇文章，叫《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这篇文章说，阳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后，蜡烛工人的工作机会就减少了，因此，蜡烛制造商希望国会议员立法禁止大家使用阳光。

确实，如果大家都尽量采用阳光，蜡烛工人的工作就会减少。但实际上，制造蜡烛的工人不会永远失业，不会永远找不到工作，他们可以从事别的工作。问题是，别的工作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够说出来，这得靠想象。

马车跟汽车之间的替代也是一样。有了汽车，马车夫就要失业了。经济学家会说，我看得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我预测马车夫最后能找到工作。问题是，新的工作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只能靠想象。

### 破窗理论变种之三： 节省物资

芝加哥大学的史蒂芬·列维特写过一部脍炙人口的著作《魔鬼经济学》，书中有这么一个例子：很多环保主义者反对用大量的塑料袋来包装食物，因为这会造成很大的污染。但这位经济学家说，塑料包装能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食物保鲜的时间越长，对食物的浪费就

越少。我们要看到的，不仅仅是用了多少塑料袋，还要看到，如果不用塑料袋，得扔掉多少食物。因此，切中要害的问题是：到底是该多用一些塑料袋，还是该多浪费一些食物？

### 看不见的东西要靠想象力

在这些破窗理论的变种中，看得见的，是自然灾害、人为破坏、人的衰老、工具落后等问题带来的就业机会变化以及花费的物资；而看不见的，是选择替代方案所导致的隐形的净损失。

如果没有发生自然灾害，没有人为破坏，如果人能生活得更健康，机器能更先进，那些没被破坏的资源和节省下来的时间与劳动力，原本可以用在生产其他更有效的东西上。而如果多用了塑料包装，便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从而减少食物的浪费。

认识破窗理论的谬误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连经济学家自己往往也说不清楚，那些节省下来的时间、人力和资源能用到什么新的工作和生产上，而那些多花费的物资又会带来多大的隐形利益。要理解这个问题，得靠一点儿想象力。

当然，有必要澄清一下，并不是说凡是看不见的都比看得见的重要，而是说，每当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要充分想象那些暂时还看不见的，甚至永远也看不见的因素。

（心香一瓣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一书，辛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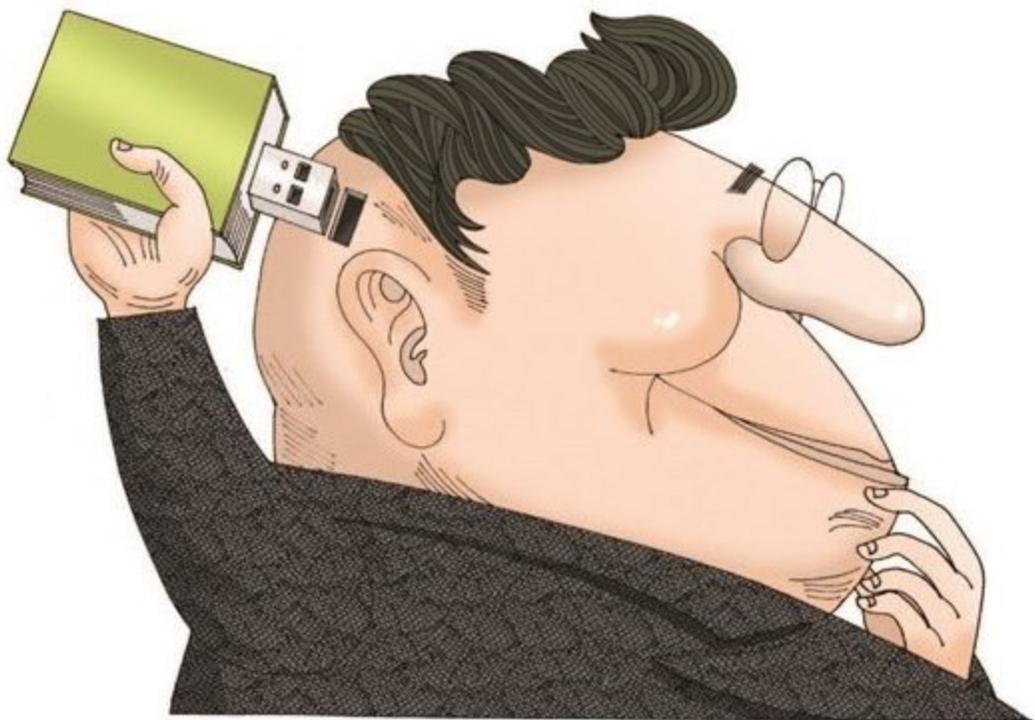
# 为什么我们人生中的样本太少

◎杨耘硕译  
●〔德〕罗尔夫·多贝里

假设你要招聘一名秘书，现在有100位女士看到招聘信息后前来参加面试，你需要按照随机顺序，对她们进行单独面试，并在每一次谈话后立即决定是否聘任对方。你不能过一天再做决定，也不能等所有的面试结束后再择优录取，而且你在面试后做出的决定无法撤回。此时你该怎么办？

你应当选择第一位表现不错的女士吗？那你也许会错过最优秀的秘书，因为后面的应聘者可能在面试中表现得同样出色，甚至更胜一筹。或者你想先面试95个人，让自己对所有应聘者的水平有一个整体感觉，然后再在最后5个人中，选出一位与之前最优秀的候选人水平差不多的。可假如最后5个人的表现都令你失望，你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统计学家都知道，他们称其为“秘书问题”。令人惊奇的是，针对该问题，的确存在唯一的最优解：你应当首先面试37个人，然后将她们全都拒绝，此时你已经知道这37个人中最优秀的那位是什么水平了。在随后的面试中，只要出现比之前的最优者还要优秀的候选人，那你便立即将其录用。一旦运用了这个方法，你的决定将会非常出色。虽然你未必能选出最棒



的那位，但你肯定能选出一位相当优秀的秘书。统计学已经证明，其他任何方法都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

“37”这个数字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37除100，结果正好接近数学中的常数 $e$ （约为2.718）。假如只有50人应聘，那就先拒绝掉前18位（依据 $50/e$ 的结果确定），随后再聘用第一位表现比前18个人都好的应聘者吧。

秘书问题最初被称作“婚姻择偶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同他人结婚之前，我应当先与多少位女士（或男士）试婚？由于恋人的数量不可预知，所以刚才说的方法并不是很管用。出于这个原因，数学家给这个问题改了名字。

美好生活绝不是一场与数学精确度有关的游戏，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说就是：“近似的正确，胜过精确的错误。”这条帮助巴菲特完成投资决策的法则，你也应当在面临人生决策时坚守。既然如此，秘书问题为何依旧重要呢？答案

是：它能在我们面临重要抉择时提示我们，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究竟应当“试水”多久。与秘书问题相关的实验已经证明，绝大多数人在选择“面试者”时，过早地做出了决定。而当我们面临针对事业、职位、领域、配偶、居住地，以及最喜欢的作家、乐器、运动和度假地的选择时，我们应当在起始阶段，在较短的时间内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案，最好比自己想要尝试的多一些，随后再做出最终的决定。在很好地了解各种可能性之前便做出决定，绝非理智行为。

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于过早做决定？为什么我们总是没有耐心？第一，样本实验要花费精力。如果面试5个人就能完成任务，那我们有必要面试100个人吗？为了选择一个工作岗位，我们有必要去参加10场面试吗？这种做法很费力，绝对比我们想象的更费力。第二，样本本身会影响我们。我们很可能仅仅因为在年轻时初探过某一行业，便抓住



点 滴 · 点 滴

## 看开不看破

◎曾仕强

有些人喜欢说“看破红尘”，其实人是不能“看破”的，因为一旦看破，人就会很消极，无所作为。

但人也不能斤斤计较，不然就会时时不愉快，常常痛苦。那人要怎么样？我以为，人要“看开”，但不要“看破”。不过很多人分不清楚二者，他们认为“看开”就是“看破”，这是不正确的。

“看开”就是说：我不会常常倒霉，这次的情境别人也碰到过，只是他碰到时，我不知道而已。

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怎么别人运气都那么好，只有自己这么倒霉了。有时大家看见一个人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面带笑容，觉得这个



人好像从来没有病过。其实他遭遇不幸时，他在家里受疾病折磨时，大家又何尝知道。

做人应该有一颗平常心，这话听起来很平常，但事实上很不平常。如果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认为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个人的情绪就会很稳定。

（清荷夕梦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情绪的奥秘》一书，魏克图）

这个行业不放。诚然，我们的确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成绩，但假如当时的我们，能够对样本实验多付出哪怕一点点的热情，我们便很可能在某个其他行业也获得同样的成功，甚至还能获得更大的成就和更多的快乐。第三，我们喜欢拥有一个被清理干净的大脑，希望能完成一个主题，然后跳到下一个。针对不太重要的决策，这无可厚非，然而一旦面临重大决策，这种做法绝对是有害无益的。

我家的保姆是一个20岁的姑娘，几个月前，她曾沮丧地敲响了我的房门。她的男友，也是她到目前为止唯一的恋人，在不久前离开了她。泪水在她的眼眶中打转。我曾尝试着劝她：“你还这么年轻，还有大把的时间！你应当先试着同10个或者20个男孩子打交道，然后你就会对目前的

‘行情’有所了解。只有这时，你才会知道究竟谁才能真正与你长久共处，而你又与哪个男孩子合拍。”她苦笑了一下，依旧愁眉不展。我觉得我没能说服她，至少在那一刻没有。

遗憾的是，有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像这个保姆一样。我们的样本容量太小，我们的决定太过仓促，这一切用统计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缺乏代表性”。我们所依赖的，是自己对现实的错误印象。

我们相信，只要认识世界上的两三个男人或女人，就能找到那个可以与共度一生的人；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寻找最理想的工作、最好的住处等。

当然，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你真的经历了这种好事，那我会发自内心地为你感到高兴。但即便如此，那也只是偶然的运气而已，我们不能

指望自己总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更复杂，同时也更加丰富多彩。所以，请在年轻的时候尽量多完成一些样本实验。在成人阶段的最初几年中，最重要的绝不是挣钱或谋求事业发展，而是去了解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应当以尽可能开放的态度，接受命运为你安排的一切。

你应当多读书，因为小说——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是对生活极佳的模拟。而一旦上了岁数，你就应当切换一下生活模式了。

你应当在做选择的时候坚持极其苛刻的态度，因为此时的你，已经清楚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了。

（秋水长天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清醒思考的策略》一书，黎青图）



# 对抗大帝国的骑士

◎段宇宏

马耳他素有“地中海心脏”的美誉。很多中国人兴许在地图上都无法将这个岛国找出来，它的面积仅有300多平方千米，弹丸之地却承载着非常厚重的人文历史。每当我阅读马耳他历史之际，总忍不住联想到魔幻文艺作品中那些传奇的岛屿，比如《冰与火之歌》中的龙石岛、熊岛，总觉得那里生活着喷火的飞龙、无畏的勇士。

没错，马耳他除了没有飞龙，真的曾经是一座骑士岛屿。骑士们曾在那里抵御一个庞大的帝国，上演过一段悲壮的传奇故事。

1453年，奥斯曼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震惊整个欧洲，造成普遍的恐慌和失落。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地中海中线以东，三大骑士团之一、据有马耳他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又叫“医院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是仅存的天主教军事力量。

苏丹苏莱曼无法容忍地中海心脏地带插着一根眼中钉，1565年，他派出4万大军将马耳他围得水泄不通。虽然骑士团大团长瓦莱特仅有700名骑士和8000余名士兵，但誓与马耳他共存亡。

冷兵器时代，攻城通常以围困为主而不贸然进攻。当时处于冷热兵器过渡期，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装备了颇有威力的大炮，每次进攻先以大炮轰击城墙，打出缺口之后士兵再蜂拥而上。每当他们冲到缺口处，都会与前来抵抗的骑士展开血腥的肉搏战。奥斯曼帝国

的军队每推进一步，皆以血肉铺路。岛上的圣艾尔摩堡，在被切断所有外援后，血腥攻防一个月，奥斯曼军队以6个换1个的代价（骑士团损失1500人，奥斯曼军队约8000人丧生）才将堡垒攻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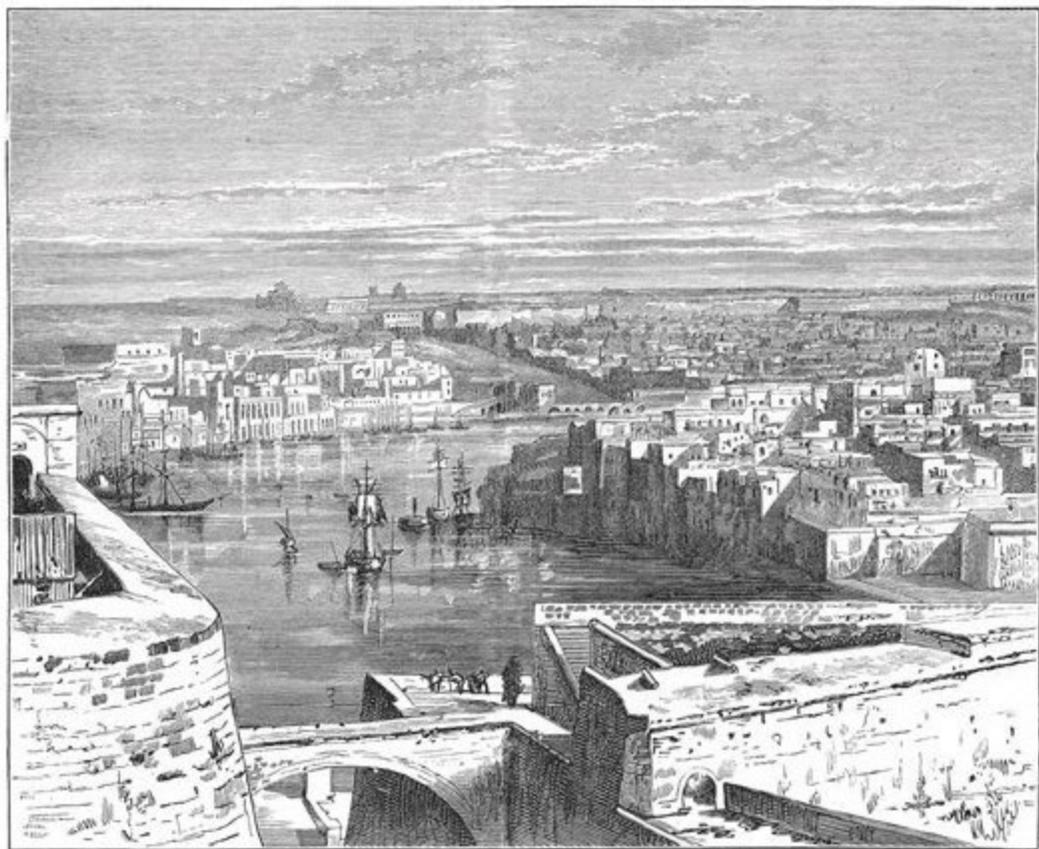
至第3个月，岛上城镇大部分被毁，骑士团伤亡过半，军民有9000人丧生。瓦莱特年过花甲，3个月没睡过一个好觉，他断然拒绝了投降的提议，对精疲力竭的残部高喊：“比捍卫信仰而献身更光荣的事能有几何？”

围攻之艰难出乎奥斯曼指挥官的预料。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也被粮草短缺和疾病肆虐所困扰，士气低迷到无法组织起有威胁的强攻。

骑士团坚守马耳他的事迹感动了欧洲，援军共一万人陆续赶到西西里岛集结。28艘船载着援军穿越海峡，悄无声息地朝马耳他开进，第二天一大早便冲上滩头。

奥斯曼指挥官穆斯塔法是久经沙场的骁将，在最后一次进攻溃败之后，又听到对方援军抵达的消息，终于心灰意冷，下令撤军，解除了对马耳他长达3个月的围攻。

帝国军队垂头丧气地撤离，身后是满目疮痍的小岛，城墙到处是缺口，遍地残垣断壁，从山坡到海湾尸积如山，包括3万具奥斯曼帝国士兵的尸体。战事结束之后的3个月，岛上硝烟久久不散，伤残人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在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论述了一门“书籍建筑学”：“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枢闼，类书如厨柜，说部如庖湍井医，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厅堂正寝，可以合宾；书舍花园，可以娱神。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犹之有厅堂大厦，而无园榭之乐也；能吟诗词而不博通经史者，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

这段论述形象地概括了古代士大夫的读书观。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各有不同位置，尊卑亦各有序。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本身就是黄金屋，读书人有书，就有了片瓦遮头的精神家园。若能像袁枚那样藏书丰富，就更可以“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了。

南美作家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的《纸房子》，是一本有趣又艰涩的小说。书中

嗜书如命的布劳尔，原本搭建了一套完整的读书、藏书体系，比如同年出生的莎士比亚和马洛互控抄袭，两个人的作品无法毗邻陈列；略萨与马尔

沙丘上，用藏书建造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纸房子。他交给工人一本博尔赫斯的书充作窗台；一本巴列霍的诗集上头放一本卡夫卡的作品，旁边填上康德的著作，再铺上一本海明威的小说当门槛；加缪和摩洛哥索里的书砌在一块儿；莎士比亚和马洛的代表作，在砂浆的簇拥下终于难舍难分……

相比之下，袁枚的“纸房子”还停留在理论层面。我浏览自己的书架，若按袁枚的“筑书”法则，属于缺少户牖、厅堂不全的那种，好在有正寝、东西两厢勉强可饮食起居，书舍花园也小有规模。不过结构有些混乱，小池挨着床榻，沙发与花坛连接。而看完《纸房子》，再看到书架上《朝花夕拾》与《雅舍小品》放在一起，我总想象着，两位作者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样子。

（孤山夜雨摘自《大公报》2019年10月24日，吴浩然图）

## 袁枚的纸房子

◎蓬山



克斯闹翻了，两个人的书也不能放在一起。

不幸的是，布劳尔的索引毁于大火，于是他不再顾及作家之间的交情或者思想脉络，而是雇用工人在大西洋岸边的

瓦砾堆中艰难挪动，仿若直立的尸体。

而对一个大帝国的血腥攻伐，马耳他没有灭亡，它存活了下来，虽然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这场浩劫，即欧洲历史上著名的“马耳他大围攻”。

胜利的消息传到欧洲大陆，无论新教地区，还是天主教地区，从巴勒莫到罗马，从巴黎到伦敦，各个教堂都敲响了钟声，很多地方的居民拥上街头欢庆。马耳他这座小岛名动全欧洲，“信仰的堡垒”“英

雄之岛”等美誉纷至沓来。

英国地中海军事史学者厄恩利·布拉德福德曾经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扬帆地中海30年，他以一本《大围攻：马耳他1565》，将那段悲壮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奥斯曼帝国势头咄咄逼人、基督教世界节节败退的时代，欧洲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和恐惧感，骑士团控制的马耳他无疑成为地中海里的基督教精神孤岛。读完厄恩利的作品，我产生一种感想：有时候承载

文明的支柱是那么纤弱，但同时又十分坚韧。

奥斯曼帝国始终没有征服马耳他，令人意想不到的，最后将骑士团驱逐出马耳他的是拿破仑。从此以后，骑士团不再有自己的领地，但他们在岛上耕耘几百年，在那里留下抹不去的痕迹。为了纪念那段大围攻的历史，今天马耳他的首都就叫——瓦莱塔。

（烟云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7期，视觉中国供图）



## 青城山

◎何大草

我书房的窗户朝西，雨后天晴，能望见 50 公里外的青城山。

峨眉、青城，是蜀中两座名山，一座大而秀，一座小而幽。大，是山体的巨大、嵯峨，也是言其盛名远播。但凡到四川的游客，有两处必去：峨眉山、都江堰。青城山距都江堰一步之遥，但知之者甚少。电视剧《笑傲江湖》播出后，大家因青城派而知晓青城山。然而，剧中的青城派，不能和少林、武当相比，跟五岳剑派也差得远，按今天的说法，属于小众、非主流。

1998 年秋，我去登了泰山，夜宿山下宾馆，和一个同行的北方记者闲聊，他说他不喜欢泰山。我问：“为什么？”他说：“满山都是石头和政治味道，一点儿也不秀。”我问：“你登过峨眉山没有？”他说：“登过。美极了……但我更喜欢青城山。”我稍稍有些惊讶，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小。”

我头一回听外省的朋友这么谈峨眉和青城。小，换成今天的说法，或许是：高冷。

青城山在峨眉山的盛名遮蔽下，被关注得少，就连阳光也少，四季潮气氤氲，绿茵茵的，青而幽，幽而静。青城的前山是道教圣地，倘若与青城后山、外山等连成一片，在条条

蜿蜒的山道上，还能见到散落的尼姑庵、寺院、山民老屋、度假村落……即便意料中的邂逅，也有小的惊喜，像一首小诗，甚至比五绝还要短小，譬如俳句。

日本的作家中，我喜欢的几位，都有俳句所带的那种高冷和小巧的气质：躬耕于一只女人的巴掌，却自有其丰腴的肉质和复杂的纹理。就连被称为“国民大作家”的夏目漱石，也写下过这样的俳句：

愿如紫地丁，  
生为渺小人。

川端康成过世后，加藤周一写过明褒实贬的《永别了，川端康成》一文，称川端康成是伟大的小诗人，“因为他不触及世界、国家大事，不问大自然与社会的构造，经常从以

历史为主体的事情中逃离，一味想把世界局限在眼前的这块地方，用眼睛看，用手指抚摸女人的肌体，冷的温的，干的湿的，使人迷惑在稀落的混合色彩里”。

然而，他所谓的川端康成之“小”，正好是我喜欢川端康成的理由。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大江健三郎谈到了政治和道德，川端康成谈到了风花雪月、禅。前者正义、硬朗，让我敬佩；后者细柔、纤弱，让我着迷。

青城山是青藏高原伸入成都平原的余脉，也就是说，它虽小，却是“世界屋脊”的一部分。33 年前的严冬，我曾和几位同学在青城山中住过一夜。后半夜，我被一片沙沙之声惊醒了，仿佛千军万马正在衔枚疾走。我摸黑披衣出门，什么也看不见，只觉沙沙声弥漫天地，更密、更急切了，试着





## 翻译家的气质

◎尹 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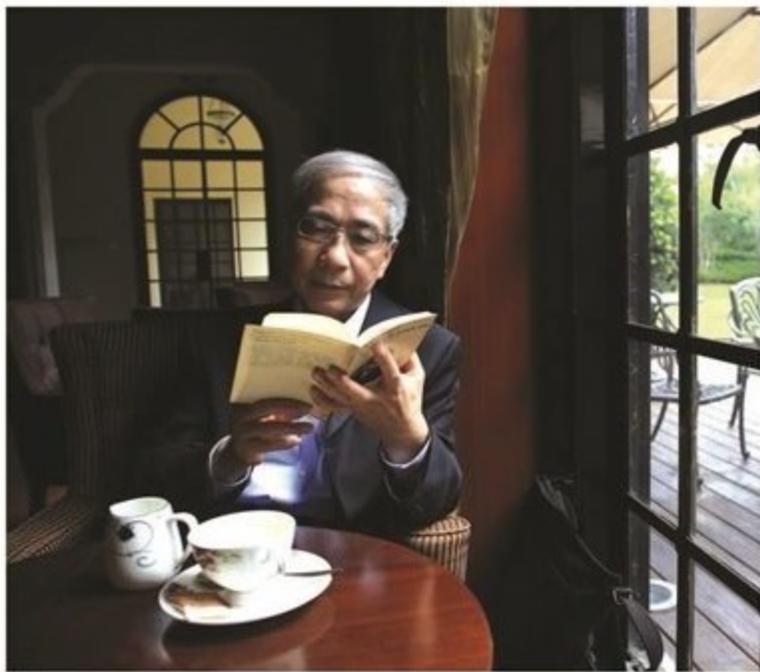
最近读了一本翻译随笔《译边草》，行文精短，内容活泼，像片场花絮，着实有趣。作者周克希毕业于数学系，做了20多年的数学老师，人到中年突然对翻译产生兴趣，于是毅然改行做了一名翻译。认清自己热爱的方向，并有胆量将前半生归整清零，从头来过，单这一点，就令人钦佩。他举了一些文坛大家的例子，让我窥见翻译家背后的一面。

汪曾祺女儿曾描述父亲全神贯注构思时，“直眉瞪眼地坐在沙发上，像要生蛋的鸡”。周克希说这就是浸润。翻译同写作一样，都需要浸润，需要“直眉瞪眼”。

草婴先生独力翻译过《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从事我们这项工作，有一条相当重要，就是甘于寂寞。”如果说羞涩和温柔是作家该有的气质，那么善感和耐静就是翻译家该有的气质。

林疑今翻译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译本一改再改。小说中有一段，他在1940年译成：“你不过是个旧金山的洋鬼子。”后来的版本，修改成：“你不过是个旧金山的外国赤佬罢了。”1995年的译本则变成：“你无非是个旧金山来的意大利佬罢了。”互相对照，就知道越改越好。周克希谈到自己的译作，也是七改八改地改出来的，不仅自己改，有时朋友、读者也帮着改。好东西都是磨出来的。

周克希和郝运合译《四十五卫士》时，周克希的每页译稿，郝运都仔细过目，用铅笔做出改动或注明修改意见。郝运对周克希说，要细细琢磨作者为什么这样写。琢磨清楚后译文



周克希

才能精准、传神，贴近原作的色彩和趣味。为此，他建议周克希每天看一点儿中国作家的作品。周克希感慨道：“我真想有这个时间啊。”可以想见，翻译家的时间是分秒必争的。必须坐得住，沉得下气。

傅雷1945年给宋淇写信，说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真是好书，不过自己几年来不敢碰，因为里头涉及19世纪法国的破产法及破产程序，所以动手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后来，傅雷译出了这本书，想必下的功夫不会少。翻译家，最好是一个杂家，历史、地理、音乐、美术……样样都懂一点，尤其翻译专业性强的书，对译者是一个考验。周克希说，“事因经过始知难”，翻译的过程中常感到如站在黑黢黢的隧道里，看不见尽头的微光，唯有坚持慢慢前行。

里尔克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你要爱你的寂寞。”周克希觉得这话也是对译者说的。翻译，寂寞而清苦，但是做成了就有成就感。一个人一生应该好好做成一件事。

（海城楼摘自《深圳商报》2019年10月18日）

走到院中，才发现正在飘雪花，那是雪花落地的声音。

我是在南方城市长大的，听到雪花的声音，就像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第一次触摸到冰块。

今天，青城山也不那么清静了。大势如此，清静在一步步退缩，退入人的记忆。

我试写了一首俳句，那是记忆中的，也是想象中的情景：

天寒一尺雪，  
暮叩山门风吹月。  
小寺闲做客。

（回雪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记忆的尽头》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 沙之书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王永年 译

我一个人住在贝尔格拉诺街一幢楼房的5楼。几个月前的一天傍晚，我听到门上有剥啄声。我开了门，进来的是一个陌生人。他身材高大，面目模糊不清。也许是我近视，看得不清楚。他的外表整洁，但透出一股寒酸。他穿一身灰色的衣服，手里提着一个灰色的小箱子。乍一见面，我就觉得他是外国人。起初我认为他上了年纪，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只是他那斯堪的纳维亚人似的稀疏的、几乎泛白的金黄色头发给了我错误的印象。在我们后来不到一小时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是奥克尼群岛人。

我请他坐下。那人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他散发着悲哀的气息，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卖《圣经》。”他对我说。

我不无卖弄地回答：“这间屋子里有好几部英文的《圣经》，包括最早的约翰·威克利夫版。我还有西普里亚诺·德巴莱拉修订的西班牙文版，路德的德文版，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是最差的，还有耶柔米的拉丁文版。你瞧，我这里不缺《圣经》。”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搭腔：“我不光卖《圣经》。我可以给你看看另一部圣书，你或许会感兴趣。我是在比卡内尔一带弄到的。”

他打开手提箱，把书放在桌上。那是一本8开大小、布面精装的书。显然已有很多人翻阅过。我拿起来看了看，它异乎寻常的重量使我吃惊。书脊上而印的是“圣书”，下面是“孟买”。

“看来是19世纪的书。”我说。

“不知道，我始终弄不清楚。”他回答说。

我信手翻开，里面的文字是不认识的。书页磨损得很厉害，印刷粗糙，像《圣经》一样，每页两栏，排得很挤，每页上角有阿拉伯数字。页码的排列引起我的注意，比如说，逢双的一页印的是40.514，接下来却是999。我翻过那一页，背面的页码有8位数。这本书像字典一样，还有插画：一个钢笔绘制的铁锚，笔法笨拙，仿佛小孩画的。

这时，陌生人对我说：“仔细瞧瞧，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他的声调很平和，但话说得很绝。

我记住这一页的位置，合上书，随即又打开，尽管一页页地翻阅，铁锚图案却再也找不到了。我为了掩饰惶惑，问道：“是不是《圣经》的某种印度文字的版本？”

“不是的。”他答道。

然后，他像是向我透露一个秘密似的压低声音说：“我是在平原上的一个村子里用几个卢比和一部《圣经》换来的。书的主人不识字，我想他把圣书当作了护身符。他属于最下层的种姓，谁踩着他的影子都认为是晦气。他告诉我，他这本书叫《沙之书》，因为这本书像沙一样，无始无终。”



他让我找找第一页。

我把左手按在封面上，大拇指几乎贴着食指去揭书页，可是白费劲，封面和手之间总是有好几页，仿佛是从书里冒出来的。

“现在再找找最后一页。”

照样失败，我目瞪口呆，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不像是自己的：“这不可能。”

那个《圣经》推销员还是低声说：“不可能，但事实如此。这本书的页码是无穷尽的，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荒诞的编码办法，也许是想说明一个无穷大的系列允许任何数字的出现。”

随后，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

他的说法使我心烦。我问他：“你准是教徒了？”

“不错，我是长老会派。我问心无愧。我确信我用《圣经》同那个印度人交换他邪恶的书时绝对没有蒙骗他。”

我安慰他说没有什么要责备自己的地方。我问他是不是路过这里，他说打算待几天就回国。就是那时我才知道，他是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人。我说出于对史蒂文森和休谟的喜爱，我对苏格兰有特殊好感。

“还有罗比·彭斯。”他补充道。

我和他谈话时，继续翻弄那本无限的书。我假装兴趣不大，问他：“你打算把这本怪书卖给不列颠博物馆吗？”

“不，我想卖给你。”他说着，开了一个高价。

我老实告诉他，我付不起这笔钱。想了几分钟之后，我有了办法。

“我提议交换，”我对他说，“你用几个卢比和一部《圣经》换来这本书；我现在用我刚领到的退休金和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圣经》和你交换。这部《圣经》是我家祖传的。”

“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他咕哝着。

我从卧室里取来钱和书。我像藏书家似的恋恋不舍地翻翻书页，欣赏封面。

“好吧，就这么定了。”他对我说。

使我惊奇的是他并不讨价还价。后来我才

明白，他进我家门的时候就决心把书卖掉。他接过钱，数也不数就收了起来。

我们谈印度、奥克尼群岛和统治过那里的挪威首领。那个人离去时已是夜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本想把那本《沙之书》放在威克利夫版《圣经》留下的空当里，但最终还是把它藏在一套不全的《一千零一夜》后面。

我上了床，但是没有入睡。凌晨三四点，我开了灯，找出那本怪书翻看。其中一页印有一个面具，角上有个数字，我现在记不清是多少，反正大得惊人。

我从不向任何人出示这件宝贝。随着占有它的幸福感而来的是怕它被偷掉，然后又担心它并不是真正无限。我生性孤僻，这两层忧虑使我更反常。我有少数几个朋友，现在不来往了。我成了那本书的俘虏，几乎不再上街。我用一面放大镜检查磨损的书脊和封面，排除了伪造的可能性。我发现这本书每隔两千页有一幅小插画。我用一本有字母索引的记事簿把它们临摹下来。簿子不久就用完了，没有一张插画重复。晚上，我多半失眠，偶尔入睡就梦见那本书。

夏季已近尾声，我领悟到那本书是一个可怕的怪物。我把自己也设想成一个怪物：睁着铜铃似的大眼盯着它，伸出带爪的十指拨弄它，但是无济于事。我觉得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是一件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

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

我想起有人写过这么一句话：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地点是树林。我退休之前在藏书有90万册的国立图书馆任职，我知道门厅右边有一道弧形的梯级通向地下室，地下室里存放着报纸和地图。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把那本《沙之书》偷偷地放在一个阴暗的搁架上。我竭力不去记住它是在搁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

我觉得心里稍稍踏实一点，以后我连图书馆所在的墨西哥街都不想去了。

（海棠无香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沙之书》一书，王 妮图）



诗笺

假如一定要有一轮月亮  
 就让它做一轮庇护情人的满月  
 弯弯新月只是一根隐匿的琴弦  
 藏身于上一把吉他的苦痛里

假如一定要有一个家园  
 就让它足够宽敞，能看见金丝雀，还有  
 其他

有一条能让空气自由进出的走廊  
 在无人注意的角落，蜜蜂也有居住和忙  
 活的权利

假如一定要有一次旅行  
 就在内心旅行吧，不用抵达任何目的地  
 而离去，不过是一次敏锐的迷恋  
 想要抵达被打断的梦之境

假如一定要有一个梦  
 就让它变得纯净、赤裸、湛蓝  
 就像曾经的那样，梦从梦之中诞生  
 但它不过是一个影子，投射于他者——  
 它的对立物之上

（田龙华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来自巴勒  
 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一书）

# 假如一定要

◎薛庆国 唐 珺译  
 ●〔巴勒斯坦〕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日落在海边 [意]乔瓦尼·法托里 布面油画

九二翁家人多吉見之松葉墨間如石



老鼠葡萄图 齐白石 68cm x 33cm 约 1941年



农历庚子年

一月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小寒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大寒	廿七	廿八	廿九	除夕	正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二月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初八	初九	初十	立春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雨水	廿七	廿八	廿九	二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三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惊蛰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春分	廿八	廿九	三十	三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四月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初九	初十	十一	清明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谷雨	廿八	廿九	三十	四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五月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立夏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小满	廿九	三十	四五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六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芒种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夏至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七月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小暑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六月	大暑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八月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立秋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七月	初二	初三	处暑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九月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白露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八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秋分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月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寒露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九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立冬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十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小雪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二月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大雪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冬月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冬至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